目录

[序幕 一年前](#_Toc41815736)

[第一章 弃儿](#_Toc41815737)

[第二章 镇长](#_Toc41815738)

[第三章 图书馆员](#_Toc41815739)

[第四章 叛逆](#_Toc41815740)

[第五章 科学家](#_Toc41815741)

[第六章 大使](#_Toc41815742)

[第七章 巡警](#_Toc41815743)

[第八章 贵妇](#_Toc41815744)

[第九章 大亨](#_Toc41815745)

[第十章 亡命之徒](#_Toc41815746)

[第十一章 船长](#_Toc41815747)

[第十二章 侦探](#_Toc41815748)

[第十三章 游艇玩家](#_Toc41815749)

[第十四章 变节者](#_Toc41815750)

[第十五章 俘虏](#_Toc41815751)

[第十六章 被告](#_Toc41815752)

[第十七章 原告](#_Toc41815753)

[第十八章 胜利者](#_Toc41815754)

[尾声 一年后](#_Toc41815755)

[后记](#_Toc41815756)

# 序幕 一年前

来自地球那人有了决定，虽然过程漫长，但终究还是决定了。

自从他离开太空船中令人感到心安的甲板，以及周围冰冷、黑暗的太空，已有数周的时间了。当初，他只打算到“星际太空分析局”的当地办事处做一次简短的报告，再以迅速的动作撤回太空。不料，他却被留置此地。

这里简直像个监狱。

他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，然后望着桌子对面那个人，对他说：“我不要再等下去了。”

另外那人有了决定，虽然过程漫长，但终究还是决定了。他需要时间，更多更多的时间。第一批信件未有任何回应，像是尽数掉进恒星腹中，一点也没有达到目的。

这并未超出他的预期，或者应该说没有低于他的预期，话说回来，毕竟那只是第一步的行动。

在接下来的行动中，他绝对不能让这个来自地球的人脱离掌握。想到这里，他摸了摸口袋中那根光滑的黑棒。

他说：“你不明白问题的微妙处。”

那地球人说：“一颗行星的毁灭有什么微妙的？我要你向整个萨克公布详情，把这件事告诉那颗行星上的每一个人。”

“我们不能那样做。你该知道那将引起大恐慌。”

“你原本说你会那样做。”

“我仔细考虑过了，那样做绝不实际。”

地球人转而开始抱怨另一件事。“分析局的代表还没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他们正忙着为这次危机筹划解决方案，再等一两天吧。”

“再等一两天！总是叫我再等一两天！他们忙到不能抽空见我一面吗？他们甚至还没看过我的计算。”

“我曾想要把你的计算给他们送去，你却不要我那么做。”

“现在我还是不要。他们可以来见我，我也可以去见他们。”他又激昂地补充道：“我认为你不相信我，你不相信弗罗伦纳会毁灭。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

“不，我明明知道你不相信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只是在应付我。你无法理解我的数据，你不是个太空分析员。我甚至觉得你自称的身份也是假的。你究竟是谁？”

“你越来越激动了。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这令你惊讶吗？或者你只是在想，这个可怜虫是不是着了太空的魔；你认为我发疯了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

“你当然这么想，所以我才要见分析局的代表。他们会明白我有没有发疯，他们会明白的。”

另外那人记起了自己的决定，他说：“你看上去不太舒服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”

“不，你做不到，”地球人歇斯底里地吼道，“因为我这就要走出去。如果你要阻止我，就把我杀掉吧，只不过你不敢。假使你那样做，你的双手会沾满那整个世界每个人身上的鲜血。”

另外那人也开始吼叫，好让对方重视他的话：“我不会杀你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杀你，没有那个必要。”

那地球人说：“你要把我绑起来，你要把我关在这里，你心里是这样想的吗？当分析局开始找我的时候，你又要怎么办？你也知道，我该定期提出例行报告。”

“分析局知道你平安地和我在一起。”

“是吗？我根本怀疑他们并不知道我已抵达这颗行星。我也怀疑他们是否收到我最初那封电讯。”地球人忽然一阵头晕眼花，开始感到四肢僵硬。

另外那人站了起来。他心里非常明白，自己的决定下得一点也不早。他沿着长桌，慢慢向那地球人走去。

他以安慰的口吻说道：“这都是为了你好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根黑棒。

地球人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心灵改造器。”他吐出的字句含糊不清，而当他试图起身时，双臂与双腿只能微微发抖。

他从使劲咬紧的牙关蹦出几个字：“你下了药！”

“我下了药！”另外那人承认，“现在听好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在如此激动而焦虑的情况下，难以了解这件事真正的敏感之处。我只是要除去那份焦虑，只有焦虑而已。”

地球人再也说不出话来。他只能坐在那里麻木地想：太空啊，我被下药了。他想要大喊大叫、拔腿就跑，可是他做不到。

此时，另外那人来到地球人面前。他站在那里，低头望着他。地球人则扬起目光，他的眼球还能转动。

心灵改造器是个自足式的仪器，只需将它的电线固定在头颅的适当位置。地球人惊惶地望着这一切动作，直到他的眼部肌肉僵硬为止。当尖锐而纤细的导线探入皮肉，与他的颅骨骨缝进行接触时，他连轻微的刺痛都感觉不到。他在心中发出一遍又一遍无声的呐喊，大叫道：不，你不了解，那是一颗住满人类的行星。难道你看不出来，你不能拿几亿活人的生命冒险吗？

另外那人的声音逐渐模糊，逐渐远离，像是从强风涌动的深长隧道另一端传来。“这不会对你造成伤害。一小时后你就会恢复了，真正恢复了；你会跟我一起嘲笑这一切。”

地球人感到头颅中有微弱的振动，不久这个感觉也消失了。

黑暗的帷幕越来越厚，将他紧紧罩在下面。有些部分再也没有升起，其他部分也要一年之后才渐渐揭开。

# 第一章 弃儿

愚可放下手中的食具，猛然跳了起来。他全身颤抖得如此猛烈，必须倚着乳白色的墙壁才能站稳。

他大吼道：“我记起来啦！”

大家都向他望来，午餐中嘈杂的交头接耳多少消停了些。望向他的脸庞都不怎么清洁，也刮得不怎么干净，在三流的壁光照耀下，个个略显苍白并泛着油光。那些目光并不算太好奇，任何突如其来的叫喊都会造成这种反射性的注目。

愚可又喊道：“我记起了我的工作，我曾有一份工作！”

有人咆哮道：“闭嘴！”还有人叫道：“坐下！”

众人纷纷转开脸，交头接耳声再度响起。愚可茫然望着餐桌，听到有人骂他“疯愚可”，同时猛力耸了耸肩；他还看到有人伸出手指在太阳穴旁转了几转。对他而言这一切都不算什么，全都没有往他心里去。

他慢慢坐下来，重新抓起他的食具。那是个像汤匙的东西，具有锋利的边缘，凹处的前端还有微小的尖齿，因此可用来切肉、舀汤或叉取食物。每一项功能都同样笨拙，不过一个厂工无法要求更多。他将食具转过来，瞪着手柄背面那几个字出神，但并未注意具体内容，因为他早就背熟了自己的号码。其他人跟他一样，也都有个登记号码；但其他人还有个名字，而他却没有。他们叫他愚可，因为在蓟荋加工厂的俚语中，这个称呼代表低能、心智鲁钝的意思。非但如此，他们还常常管他叫“疯愚可”。

不过从现在开始，他或许会记起越来越多的往事。自从来到加工厂后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记起从前的事情。只要他努力回想！只要他全心全意回想！

他突然感到不饿了，一点也不饿。他猛然将食具插在面前的菜肉胶冻上，再将那盘食物推到一旁。他用双手的掌根按住双眼，十指插入头发用力拉扯。他使尽全身力气，试图跟随心灵进入一个迷离的境界——他的心灵曾经从那里抽出一段记忆，一段混沌而无法解读的记忆。

然后他开始哭泣，此时叮当的钟声刚好响起，宣布午餐休息时间结束了。

当天傍晚，他正要离开加工厂的时候，瓦罗娜・玛区来到他身边。起初他几乎没有察觉，至少没有察觉到是她，只是误以为自己的脚步有了回声。于是他停下来向她望去——她的头发介于金黄与褐色之间，扎成两条粗辫子，再用几根小型磁性绿石扣针夹在一起。那些扣针非常廉价，而且看来已经褪色。她穿着一套简单的棉质套装，在这种温和的气候下，这样一套就足够了；正如愚可自己所需要的，只是一件轻薄的无袖衬衫，以及一条宽松的棉裤。

她说：“我听说午餐时出了一点问题。”

不出所料，她说的是尖锐的乡下口音。愚可自己的语言充满不卷舌的“平母音”，而且带有一点鼻音。大家因此嘲笑他，并且模仿他的说话方式，可是瓦罗娜总会告诉他，那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无知。

愚可咕哝道：“没出什么问题，罗娜。”

她却相当坚持。“我听说，你说你记起了什么事。对不对，愚可？”

她也叫他愚可，除此之外找不到什么适当的称呼，因为他记不起自己的真实姓名。他曾经拼命试图回忆，瓦罗娜也陪着他一起努力。有一天，她设法找到一本破旧的市区名录，将上面所有的名字念给他听，结果他对每一个名字都同样陌生。

他正视着她的脸庞，对她说：“我得辞掉加工厂的工作。”

颧骨高耸的瓦罗娜皱起眉头，又宽又圆的脸庞现出为难的表情。“我认为你不能那样做，那是不对的。”

“我必须尽力查出自己的身世。”

瓦罗娜舔了舔嘴唇。“我认为你不该那样做。”

愚可转过身去，他知道她的关怀是真诚的。当初，就是她帮自己找到这份加工厂的工作。他对操作加工厂的机器毫无经验，或者也许有，只是不记得了。反正，罗娜强调他的个子太小，无法胜任体力劳动，于是他们答应免费提供技术训练。而在此之前，在他几乎无法发出声音，不知道食物是什么的噩梦般日子里，一直是她在看顾他、喂养他——是她让他活了下来。

他说：“我一定要。”

“是不是头痛又犯了，愚可？”

“不，我的确记起一件事。我记起了我以前的工作是什么——以前的工作！”

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告诉她，于是将目光转到别处去。温暖可人的太阳至少在地平线上两小时之处。加工厂里里外外都是一排排单调的工作间，令人多看两眼就会生厌，不过愚可知道，一旦他们爬到坡顶，大片田野便会呈现在他们面前，鲜红与金黄的美丽色彩将尽收眼底。

他喜欢望着田野。打从一开始，那样的景色就使他感到安慰与喜悦。甚至在他知道那些色彩叫做鲜红与金黄之前；在他知道有色彩这个概念之前；在他只能轻轻发出喉音表达喜悦之前，置身田野头痛便会消失得较快。在那些日子里，瓦罗娜总会借来一辆反磁滑板车，每当休工日就带他离开小镇。他们会在路面一英尺之上风驰电掣，滑行在反重力场构成的平滑衬垫上，直到他们来到人迹罕至处，只剩下拂过面颊的微风，以及蓟荋花的阵阵芳香。

然后，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，他们会坐在路旁，沐浴在色彩与香气中，两人共享一块胶冻，一直待到不得不回去的时候。

这些记忆打动了愚可，他说：“我们到田野去，罗娜。”

“时候不早了。”

“拜托，走出小镇就好。”

她摸索着贴身收藏的薄薄钱袋。钱袋塞在她腰间一条柔软的蓝色皮带内，那条皮带是她身上唯一的奢侈品。

愚可一把抓住她的手臂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半小时后，他们离开公路，走向一条蜿蜒的、砂石压成的无尘小径。两人之间维持着凝重的沉默，瓦罗娜感到正被一股熟悉的恐惧攫获。她不知如何表达对他的感情，所以从来未曾尝试过。

若是他竟然离开她，那该怎么办？他是个小个子，与她身高相仿，而体重还不如她。在许多方面，他仍是个无助的孩子。可是在他们将他的心灵关闭之前，他定是个受过教育的人，是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。

至于瓦罗娜自己，除了读写，以及让她能操作工厂机器的职校训练之外，再也没有受过任何教育。不过她有足够的知识，知道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浅薄。镇长当然就是个例外，他的广博知识对大家有莫大的帮助。还有偶尔前来巡视的那些大亨，她从未在近处看过他们，不过有一回，在某个假日，她进城去的时候，曾在远处见到一群穿着华丽无比的人。有些时候，厂工会获准听听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说话。他们说话的方式不太一样，表达得比较流畅，词汇较丰富，而声调较轻软。随着愚可的记忆逐渐恢复，他说话的方式越来越像那样。

他第一次开口说话时，她着实吓了一跳。那是他在因头痛而啜泣许久之后，突然间冒出来的。他的发音很奇怪，她曾试图矫正他，他却不愿改过来。

早在那个时候，她已经在担心他会记起太多，然后就会离开她。她只是瓦罗娜・玛区，大家都叫她大块头罗娜。她从未结婚，也永远不会。像她这样壮硕的女孩——有着大脚板以及辛苦工作而磨红的手掌——是永远嫁不出去的。每次休工日的晚宴，当男士对她不闻不问时，她总是以憎恨的目光默默望着他们，那是她唯一能做的事。她的块头实在太大，根本没法冲着他们吃吃笑或抛媚眼。

她永远不能生个小孩来抱抱哄哄。其他女孩一个接一个做了母亲，而她只能挤在一旁，瞥一眼她们怀中的宝宝。宝宝们一律全身红通通、头上光秃秃，有着一对歪扭的双眼，一张湿答答的小嘴，两只小手无力地握着……

“下次轮到你了，罗娜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会有宝宝，罗娜？”

她只能把脸别过去。

可是当愚可出现时，他就像个宝宝一样。她得喂他吃东西，照顾他的生活，带他去晒太阳。当头痛折磨他的时候，还得设法哄他入睡。

孩子们总是追在她后面，一面肆意大笑，一面喊道：“罗娜有了个男朋友，大块头罗娜有了个疯男朋友，罗娜的男朋友愚不可及。”

后来，当愚可能自行走动时（他迈出第一步那天，她感到万分骄傲，好像他真的只有一岁大，而不是更像三十一岁），他一个人出去，走到镇内的街上，孩子们立刻把他围起来，冲着他嘻嘻哈哈，大声冷嘲热讽，为的是看一个大人在恐惧中遮起眼睛，畏缩成一团，只能以啜泣回应他们。她有好几十次从屋里冲出来，挥舞着一双巨大的拳头，并对他们大吼大叫。

就连成年男子都惧怕那双拳头。她带愚可到加工厂上工的第一天，工头在背后对他俩的粗鄙评语刚好被她听见，她一记重拳就把工头打趴了。加工厂评议会因此罚扣她一周的薪资，要不是镇长出面替她讲情，指出她曾受到挑衅，他们可能还会送她进城，让她在大亨的法庭中接受进一步审判。

所以她想要愚可停止回忆。她知道自己无法给他什么，而希望他永远维持心灵空白的无助状态，实在是一种自私的想法。只不过从没有人对她如此百般依靠，只不过她害怕再过那种寂寞孤独的日子。

她说：“你确定自己记起来了，愚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们在田野间停下脚步，太阳将周围的一切都染上火红的色彩。轻柔、幽香的晚风即将吹起，棋盘般的灌溉渠道已开始化成一片紫色。

他说：“当我的记忆重现时，我信得过这些记忆。罗娜，你知道我信得过。比方说，你并没有教我说话，是我自己记起那些字句的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

她勉强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甚至记得在我能说话之前，你带我到田野间的那些往事。我一直不断记起新的事物，昨天，我想起你曾经为我抓来一只蓟荋蝇。你用两只手把它罩起来，要我将眼睛凑到你的两根拇指之间，好让我能看见它在黑暗中闪耀紫色和橘色的光芒。我哈哈大笑，硬要伸手从你手中把它抓来，结果让它飞走了，害我哭了一场。当时我不知道那是蓟荋蝇，也不知道跟它有关的任何事，可是现在想来一清二楚。你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吧，罗娜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

“但它的确发生过，是吗？我的记忆是真实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愚可。”

“而现在，我记起了自己过去的一件事。一定曾经有个‘过去’，罗娜。”

一定曾经有个“过去”。每当她想到这里，心头就感到一阵沉重。那是个不一样的过去，与他们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。那是在另一个世界上，这点她明白，因为蓟荋这个名称他始终想不起来。她必须教他认识这个名称，那代表弗罗伦纳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

“你到底记起了什么？”她问。

面对这个问题，愚可的兴奋似乎突然消失无踪。他犹豫不决地说：“没有多大的意义，罗娜。只不过我曾经有份工作，而我知道那是什么工作，或多或少知道些。”

“是什么工作呢？”

“我分析‘一场空’。”

她猛然转过头来，凝视着他的双眼，还将手掌按在他的前额一阵子，直到他不悦地将头撇开。她说：“不是又犯头痛了吧，愚可？你有好几个星期没头痛了。”

“我很好，你不要烦我。”

看到她垂下眼睑，他立刻补充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罗娜。只是我感觉很好，我不希望你为我担心。”

她随即精神一振。“‘分析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知道一些她不懂的词汇。想到他曾是个多么有学问的人，她就感到非常自卑。

他想了一下。“意思就是……意思就是‘拆开来’。你知道的，就像我们会拆开一个分类器，以便找出扫描光束对不准的原因。”

“哦。可是，愚可，怎么有什么也不分析这种工作呢？这根本不算工作。”

“我没有说我什么也不分析，我说我分析‘一场空’，有引号的。”

“那不是同一回事吗？”开始啦，她想。她开始说傻话了，他很快就会受不了而把她甩掉。

“不，当然不是。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“不过，只怕我自己也无法解释，我记得的只有这么多。但在我的感觉中，那必定是一份重要的工作。我以前不可能是罪犯。”

瓦罗娜心虚了，她实在不该把那件事告诉他。她曾经安慰自己，警告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他；现在她却觉得自己所以那样做，真正的用意是为了将他绑得更紧。

那是他刚开始说话的时候。变化来得太突然，害她吓了一大跳，她甚至不敢把这件事告诉镇长。下一个休工日，她从一生积蓄中取出五个信用点（永远不会有任何男子要她的嫁妆，所以根本没有关系），带愚可去看一个城中医生。她握着一张纸片，上面有医生的姓名与地址。不过即使如此，她还是战战兢兢找了两个小时，才在支撑“上城”的巨柱之间找到那座建筑物。

她坚持要陪在愚可身边，结果看到医生用许多奇怪的仪器，做出各种恐怖的事情。当他将愚可的头放在两块金属中间，使它像晚间的蓟荋蝇一样发出光芒时，她赶紧跳起来试图阻止。医生叫来两个人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拖出去。

医生在半小时后走出来，面对着高大而眉头深锁的她。她在他面前感到坐立不安，因为他是一名大亨，尽管他在“下城”拥有一间诊所。不过他的眼光相当和善，甚至可算是亲切。他正在用一条小毛巾擦手，擦完就丢进垃圾桶里，虽然在她眼中那条毛巾干净得很。

他说：“你是在哪里遇到这个人的？”

她谨慎地把经过情形告诉他，只透露了最基本的梗概，完全没有提到镇长与巡警。

“这么说，你对他一无所知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“以前的事都不知道。”

他又说：“这个人接受过心灵改造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”

起初她又摇了摇头，但随即压低声音，生硬地说：“对疯人做的那种事吗，医生？”

“还有罪犯。改造他们的心灵是为了他们好，那样能让他们的心灵恢复健康，或是改变使他们想要偷窃、杀人的那些部分。你了解吗？”

她听懂了。她涨红了脸，对医生说：“愚可从没偷过任何东西，或是伤害任何人。”

“你管他叫愚可？”他似乎觉得挺有意思，“听我说，在你遇到他之前，他曾经做过什么，你又怎么知道呢？从他的心灵目前的状况，我们很难判断。那次改造很彻底、很残酷。我不敢说他的心智有多少被真正除去，又有多少是由于震撼而暂时丧失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些时日之后，有些部分会恢复过来，就像他的语言能力，可是并非全部。他应该受到严密监视。”

“不，不，他一定得跟我在一起。我一直把他照顾得很好，医生。”

他皱了皱眉，然后声音变得更温和。“好吧，我是为你着想，姑娘。并非所有的坏心眼都能除去，你不会希望哪天他伤害你吧？”

这个时候，一位护士把愚可带了出来。她还发出一些声音哄他安静下来，就像对待婴儿一样。愚可将一只手放在头上，茫然瞪着前方，直到他的目光聚焦在瓦罗娜身上。然后他伸出双手，虚弱地喊道：“罗娜——”

她一个箭步向他冲去，把他的头搁在自己肩膀上，紧紧地抱住他。她对医生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他绝不会伤害我。”

医生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他的病历当然必须报上去。照这种情况看来，他原本必定在有关当局监管之下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逃出来的。”

“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会把他带走，医生？”

“只怕就是这样。”

“拜托，医生，别那样做。”她解开手帕，露出五枚亮晶晶的合金信用币。“你可以全部拿去，医生。我会好好照顾他，他不会伤害任何人。”

医生看了看送到他手中的信用币。“你是个厂工，对吗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他们付你一周多少钱？”

“二点八个信用点。”

他轻轻抛起那些硬币，又把它们攥在手中，激起一下清脆的叮当声。然后，他把硬币送到她面前。“拿去，姑娘，我不收钱。”

她以惊喜的心情收下来。“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吧，医生？”

不料他却答道：“只怕我必须那么做，这是法律。”

在回去的路上，她拼命紧紧抓住愚可，带着沉重的心情，驾车横冲直撞。

一周后，超视新闻幕上有一则新闻，说本地某条运输电力束暂时故障时，有位医生在回旋机坠毁的意外中丧生。她觉得死者的名字很眼熟，当天晚上回到家，她取出那张纸片来，结果发现是同一个名字。

她很伤心，因为他是个好人。很久以前，另一名工人向她提到这个名字，说他是个大亨医生，而且对厂工们很好。于是她将纸片收起来，以备紧急时可向他求助。而当紧急情况发生之际，他的确对她很好。但她的喜悦盖过了悲伤，因为他还没有时间告发愚可。至少，从未有人到村镇来进行调查。

后来，当愚可的理解力恢复许多时，她曾经告诉他医生的那番话，好让他乖乖留在镇里，以免被人抓走。

愚可摇着她的身子，将她从冥想中拉回来。

他说：“你没听到我说什么吗？如果我原来有一份重要的工作，我就不可能是个罪犯。”

“难道你不可能做错事吗？”这句话她说得有些迟疑，“即使你以前是个大人物，你也有可能犯错，甚至大亨们……”

“我确定自己没有。可是我必须找出真相，好让别人也能明白，难道你不了解吗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必须离开加工厂和小镇，去发掘自己更多的过去。”

她觉得惊恐感提升了。“愚可！那很危险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即使你以前分析一场空，但找出更多真相为何那么重要？”

“因为我记起了另一件事。”

“另一件什么事？”

他悄声道：“我不想告诉你。”

“你总得告诉什么人，你可能再次忘记。”

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臂。“没错。你不会告诉任何人，是吗，罗娜？你只是我的备份记忆，以防万一我又忘掉。”

“当然啦，愚可。”

愚可四下张望一番。这个世界非常美丽，瓦罗娜曾告诉他，在上城有块闪烁的巨大招牌，挂在比上城还要高好几英里的地方，上面写着：“在整个银河中，弗罗伦纳是最美丽的行星。”

当他环顾四周时，他的确相信这一点。

他说：“这是一件可怕的记忆，可是当我的记忆恢复时，我记得的事总是正确无误。它是今天下午浮现的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他凝望着她，脸上布满惊恐的表情。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死去——弗罗伦纳上每一个人。”

# 第二章 镇长

叫门讯号响起时，米尔林・泰伦斯正从书架上取下一册胶卷书。他浑圆的脸庞原本一副深思状，现在则换成较普通的、看起来带有适度谨慎的表情。他用一只手梳过日渐稀疏的红发，同时喊道：“给我一分钟。”

他将胶卷书放回去，按下一个开关，让伪装外壳弹回原位，使得书架与墙壁其他部分无法区分。在他治理的那些单纯的厂工与农工心目中，他们的同胞之一（至少就出身而言）竟然拥有胶卷书，多少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。这照亮了他们自己贫乏的心灵暗角。然而，他不可以公开展示这些胶卷。

让它们曝光将弄糟许多事，会使他们绝非能言善道的舌头打结。他们平时可能会吹嘘镇长的藏书，但是这些书籍倘若真正呈现在他们眼前，则会使泰伦斯似乎太像一名大亨。

此外，当然还得顾虑那些大亨。要说他们有哪位会到他家来拜访他，那是极其不可能的事。可是万一任何一位闯进来，让他见到一列胶卷书就是不智之举。他是个镇长，依据惯例拥有若干特权，可是他绝不能对人炫耀。

他又喊道：“我来啦！”

这回他一面走向大门，一面压下短袖衣上端的接缝。就连他的服装也有几分大亨模样，有时他几乎忘记自己出生在弗罗伦纳。

瓦罗娜・玛区站在门前的阶梯上，对他尊敬地屈膝、低头打招呼。

泰伦斯推开门。“进来，瓦罗娜，坐下来。宵禁已经开始，我希望巡警没看到你。”

“我想应该没有，镇长。”

“好吧，但愿如此。你的记录不佳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是的，镇长。您过去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非常感激。”

“别放在心上。来，坐下来。你想不想吃点或喝点什么？”

她在一张椅子的边缘坐下，背部挺得笔直。然后她摇了摇头，答道：“不了，谢谢您，镇长，我吃过了。”

招待客人茶点是镇民的礼貌，接受主人的款待却是不礼貌的。泰伦斯知道这一点，因此并未勉强她。

他说：“好吧，有什么麻烦，瓦罗娜？又是愚可吗？”

瓦罗娜点了点头，但似乎难以解释下去。

泰伦斯又问：“他在加工厂有麻烦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镇长。”

“又犯头痛了？”

“不是的，镇长。”

泰伦斯等了一会儿，他淡色的眼睛渐渐眯起来，眼神变得更加锐利。“好啦，瓦罗娜，你总不会要我来猜你的麻烦吧，是吗？来吧，说出来，否则我无法帮助你。我想，你的确需要帮助。”

她先说：“是的，镇长。”然后又脱口而出，“要我怎么告诉您呢，镇长？这听来几乎是疯话。”

泰伦斯有一股拍拍她肩膀的冲动，但他知道她会缩回身子，不让自己碰到她。她像平常那样坐着，将一双大手尽可能埋进衣服里。他注意到她粗短强壮的十指交缠着，缓缓扭来扭去。

他说：“不论是什么事，我都会听。”

“您还记不记得，镇长，我曾经告诉您城中医生的事，还有他说的话？”

“我没忘记，瓦罗娜。而且我还记得特别嘱咐过你，今后再也不要背着我做任何像那样的事。你还记不记得？”

她张大了眼睛。不需任何提醒，她便能想起他的愤怒。“我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，镇长。只不过我想提醒您，您曾说过会尽一切力量帮我保住愚可。”

“我会这样做的。好啦，那么，巡警有没有问起他？”

“没有。哦，镇长，您认为他们可能会吗？”

“我确定他们不会。”他渐渐失去耐心，“来吧，瓦罗娜，告诉我出了什么问题。”

她现出忧郁的眼神。“镇长，他说他将要离开我，我要您阻止他。”

“他为什么要离开你？”

“他说他开始记起一些事。”

泰伦斯立刻显得有了兴趣。他倾身向前，几乎要伸手抓住她的手。“记起一些事？什么事？”

泰伦斯还记得愚可最初被发现的经过。那天，他看到许多小孩聚在镇外一条灌溉渠附近。他们扬起尖锐的声音，高声叫唤他。

“镇长！镇长！”

他马上跑过去。“怎么回事，拉西？”他来到镇上后，就把熟记小孩的名字当成一件公事。这样能给母亲们带来好感，使他头一两个月的工作顺利些。

拉西露出一副恶心状：“看这里，镇长。”

他指着一团缓缓蠕动的白色物体，那正是愚可。其他男孩立刻扯开喉咙，七嘴八舌试图解释。泰伦斯勉强听懂了，他们刚才在玩一种躲藏与追逐的游戏。他们热心地告诉他游戏的名称、经过情形，以及他们是在哪个阶段被打断的。其中还夹杂着少许口角，争论究竟哪个人或哪一方“领先”。当然，这些全都不重要。

那个叫拉西的十二岁大的黑发男孩最先听到有呜咽声，于是小心地朝那个方向走去。他原本以为是一只动物，或许是只田鼠，那就可以好好捕猎一番。结果他发现了愚可。

面对这个奇异的景象，每个男孩都怔住了，这实在很恶心，但又实在十分有趣。那是个成年人，几乎全身赤裸，下巴淌着口水，正在无力地啜泣，双手双脚则毫无目的地扯动。他脸上长满胡楂，一对失去光泽的蓝眼珠胡乱溜来溜去。有那么一会儿，那双眼睛捕捉到泰伦斯的目光，便似乎开始聚焦。然后，那男子缓缓举起拇指，塞进自己的嘴巴。

其中一个小孩哈哈大笑：“看看他，镇长，他在吸手指头。”

突如其来的叫喊吓坏了这个趴在地上的人。他的脸开始涨红，五官扭成一团。接着传来一阵微弱的、并未伴随着眼泪的哀鸣，但他的拇指还留在嘴里。他举起的手掌沾满污泥，只有那根湿润的拇指呈粉红色。

泰伦斯从惊呆状态中回过神来，开口道：“好啦，听着，孩子们。你们不该在蓟荋田里乱跑，这样会弄坏作物。要是给农工抓到，你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走吧，不要宣扬这件事。听好，拉西，你跑去找坚卡斯先生，要他赶紧到这里来。”

兀尔・坚卡斯是镇上最接近医生的人物。他曾在城中一位医生的诊所里当过一段时期学徒，由于这份经验，免除了他在田地或加工厂的工作义务。这项安排还不错，他会量体温、开药方、打针；而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判断什么毛病够严重，需要送到城中的医院去。若是没有这样一个半专业的后盾，那些不幸罹患脊髓膜炎或急性阑尾炎的人，可能就有苦头吃了，只是通常时间不会太久。事实上，领班们都对坚卡斯议论纷纷，就差没正式指控他是装病怠工的共犯。

坚卡斯帮泰伦斯把那人抬到一辆滑板推车上，两人再以尽可能谨慎的行动将他带回镇里。

他们一起动手，洗掉粘在那人身上的干硬污垢。他的头发并不需要特别处理，在进行身体检查时，坚卡斯顺便将那人全身的毛发剃掉，并且做了他能做的每一件事。

坚卡斯说：“我看不出有什么感染，镇长。他未曾断粮，肋骨没有突出多少。本人想不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是怎么到那里去的，你说呢，镇长？”

他以悲观的语调提出那个问题，仿佛并不指望泰伦斯能给出任何回答。泰伦斯以达观的态度接受这个事实，镇民刚刚失去相处近五十年的老镇长，一个年轻的新人必定会经历一段过渡期。他们当然会怀疑他、对他缺乏信心，但这绝非冲着他个人而来。

泰伦斯说：“只怕我也不晓得。”

“他无法走动，你该知道，一步也不能走，一定是被别人放在那里的。根据我的最佳判断，他简直像个婴儿，其他一切能力似乎都消失了。”

“有什么疾病会导致这种现象？”

“据我所知没有。虽说心智障碍可能就会，但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。真是心智障碍的话，我得把他送到城里。你见过这个人吗，镇长？”

泰伦斯微微一笑，柔声答道：“我到这里才一个月。”

坚卡斯叹了一口气，伸手去取手帕：“是啊。老镇长是个好人，他让我们过好日子。本人在此地将近六十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家伙。一定是从别的村镇来的。”

坚卡斯是个胖子，看来像是一出生就那么胖，再加上他一生从事室内工作，不难理解他为何说几个字就得呼一口气，还频频用红色的大手帕猛擦光润的额头。

他说：“不知道到底该对巡警怎么解释。”

不久巡警果然来了，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事。孩子们会告诉他们的父母，父母会再告诉其他人。小镇的生活十分平静，即使这种小事也很不寻常，值得大家互相转告。而在它传遍大街小巷之际，巡警们想不听到也难。

所谓的巡警就是弗罗伦纳巡逻队的成员。他们并非弗罗伦纳当地人，却也不是那些萨克大亨的同胞。他们不过是一群佣兵，只要有薪水就会服从命令。这些外籍佣兵与弗罗伦纳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因此绝不会受到不当影响而对他们产生同情。

前来调查的巡警有两名，他们是由加工厂的一名领班陪同前来的。那领班把自己一丁点的权威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两名巡警显得既不耐烦又漠不关心。一个失心的白痴或许是当天工作的一环，却并非有趣的一环。其中一名巡警对领班说：“好啦，你做个指认要花多少时间？这名男子是谁？”

领班使劲摇头。“我从没见过他，长官。他不是这里的人！”

那名巡警转向坚卡斯：“他身上有任何证件吗？”

“没有，长官。他原来只围着一块破布，为了预防感染，已经把它烧了。”

“他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心智丧失，我能做的最佳判断。”

泰伦斯这时把两名巡警带到一边。由于他们相当不耐烦，因此相当好讲话。发问的那名巡警把笔记簿收起来，说道：“好啦，这甚至不值得做成记录。事情和我们毫无关系，你们自己设法解决。”

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

那个领班没有跟着走。此人脸上有些雀斑，头发是火红色，留着两撇又粗又硬的八字胡。在严苛的规定下，他已经当了五年的领班，这意味着他肩头的责任重大，要保证加工厂的产量每季都达到定额。

“听好，”他以粗暴的口气说，“这件事该怎么办？那些混账工人忙着议论纷纷，他们都没在工作。”

“送他到城中医院去，我能做的最佳判断。”坚卡斯一面说，一面奋力挥动手帕，“我束手无策。”

“送进城去！”领班吃了一惊，“谁来付钱？谁该负担费用？他不是我们的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据我所知不是。”坚卡斯承认。

“那我们为什么该付钱？找出他是谁的人，让他的村镇来付。”

“我们要怎么找出来？你告诉我。”

领班一面思索，一面伸出舌头舔弄粗糙而红润的上唇。“那么我们只需要把他解决掉，像那名巡警说的那样。”

泰伦斯插嘴道：“给我听好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领班答道：“他还不如死了的好，那算是他的运气。”

泰伦斯说：“你不能杀害一个活生生的人。”

“那么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

“难道不能找个镇民照顾他吗？”

“谁要干？你要吗？”

泰伦斯并未理会这个公然无礼的态度：“我还有别的工作。”

“其他人也都一样。我不能让任何人放下加工厂的工作，来照顾这个疯子。”

泰伦斯叹了一声，不带任何火气地说：“好了，领班，让我们讲讲理。如果你这一季没能达到定额，我或许会假设是因为你手下一名工人在照顾这个可怜家伙，而我会帮你向那些大亨解释。否则的话，万一你真没达到，我会说我不知道你有任何理由。”

领班气得瞪大眼睛。这位镇长来到此地才一个月，已经开始干涉住在镇上一辈子的人。话说回来，他手中握有大亨这张王牌，与他公然作对太久是不智之举。

于是他说：“可是谁要照顾他呢？”一阵恐怖的疑虑突然袭向他，“我可不能。我自己有三个小孩，而且我老婆身体不太好。”

“我没说该由你负责。”

泰伦斯向窗外望去。巡警离开之后，挤来挤去、窃窃私语的人群便凑近镇长的住宅。他们大都是小孩子，尚未达到工作年龄；其他几人则是附近农地的农工，以及一些轮休的厂工。

泰伦斯看到站在人群边缘的那个大个子女孩。过去一个月来，他常常注意她——结实、能干而勤奋，在不讨人喜欢的外表下隐藏着天生的聪慧。假使她是个男子，有可能获选接受镇长养成训练，可惜她是个女的。父母双亡的她外表过于平庸，因而无法享受浪漫。换句话说，她是个孤独寂寞的女子，而今后很可能始终如此。

他说：“她怎么样？”

领班看了一眼，随即咆哮道：“妈的，她现在应该上工。”

“没有关系。”泰伦斯劝道，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瓦罗娜・玛区。”

“对啦，现在我想起来了。把她叫进来。”

从那一刻开始，泰伦斯成了他俩的非正式监护人。他尽可能为她提供超额的口粮、布票，以及靠一份收入维生的两个成人（其中之一没有登记）所需的一切。他还尽力帮助她，让她能送愚可接受蓟荋加工厂的训练；瓦罗娜与一名工头冲突之际，他也出面使她避免受到更大的惩罚。由于城中医生意外死亡，让他不必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，不过当时他已做好准备。

无论瓦罗娜遇到任何麻烦，前来向他求助都是很自然的事。现在，他正等着她回答自己的问题。

瓦罗娜仍在犹豫。最后她终于说：“他说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死。”

泰伦斯看来吃了一惊：“他有没有说为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；只说他是从他变成，您知道的，变成这样之前的记忆中想起的。他还说记得自己曾有一份重要的工作，可是我不了解那是什么。”

“他怎样形容那份工作？”

“他说他分……分析‘一场空’，有引号的。”

瓦罗娜等待对方发表意见，又连忙解释：“分析的意思是把什么东西拆开来，就像……”

“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姑娘。”

瓦罗娜焦急地望着他。“您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吗，镇长？”

“也许吧，瓦罗娜。”

“可是，镇长，一个人怎能对一场空做些什么呢？”

泰伦斯站了起来，露出短暂的笑容。“啊，瓦罗娜，你不知道整个银河万事万物主要都是一场空吗？”

看来瓦罗娜并没有开窍，但是她接受了这个说法，因为镇长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。她突然确信她的愚可甚至更有学问，这为她带来一阵意想不到的骄傲。

“来吧。”泰伦斯对她伸出手。

她问道：“我们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嗯，愚可在哪里？”

“家里，”她说，“在睡觉。”

“很好，我送你回去。你想要巡警发现你一个人在街上吗？”

小镇在夜间似乎毫无生气。将工寮区一分为二的唯一一条街，沿途的路灯只发出微弱的光芒。空中飘着少许雨滴，但那只是几乎每晚都会下的温暖细雨，没必要做特别的预防措施。

上工日的夜间，瓦罗娜从未这么晚出来过，这种气氛十分吓人。她尝试着尽量压低自己的脚步声，同时注意倾听远处可能出现的巡警的脚步声。

泰伦斯说：“别再试图蹑手蹑脚，有我跟你在一起。”

他的声音在一片静寂中隆隆作响，害得瓦罗娜吓了一跳。在他的催促下，她赶紧向前走去。

瓦罗娜的小屋与其他房舍同样黑暗，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进去。泰伦斯就是在这种小屋出生、长大的，虽然他后来在萨克上住过，如今的住宅也拥有三个房间与卫浴设备，但是对于这种家徒四壁的小屋，他仍有一份怀旧的情感。一个房间就能满足一切需要：一张床、一个五斗柜、两把椅子；脚下是灌水泥的平滑地面，墙角处还有一个衣橱。

屋里没有必要装置烹饪设备，因为三餐都在加工厂解决；也没有必要建造浴室，因为这些屋子后面有一排公用厕所与淋浴间。此地气候温和，没有四季变化，窗户不是用来阻挡寒气或风雨的。四面墙壁都有装着纱窗的孔洞，而上方的屋檐足以屏蔽夜晚无风的绵绵细雨。

泰伦斯握着一支小型电筒，在它的光芒照耀下，他看到一扇破烂屏风将房间的一角围起来。他记得那是不久前，当愚可变得不再像小孩，或者说更像成人时，他特地为瓦罗娜张罗来的。此时，他能听见屏风后面传来均匀的鼾声。

他朝那个方向点了点头。“把他叫醒，瓦罗娜。”

瓦罗娜轻轻敲了敲屏风。“愚可！愚可，宝宝！”

回应她的是轻微的惊叫声。

“是我，罗娜。”瓦罗娜说完，两人就绕过屏风。泰伦斯用小电筒照了照他们自己的脸，然后又照向愚可。

愚可举起一只手臂挡住强光。“怎么回事？”

泰伦斯坐到床沿，他注意到愚可睡在工寮原有的床上。当初，他帮瓦罗娜弄来一张破旧且有些摇晃的小床给愚可，可是她把那张小床留给了自己。

“愚可，”他道，“瓦罗娜说你开始记起过去的事。”

“是的，镇长。”愚可在镇长面前总是非常谦卑，此人是他见过的最重要的人物，即使加工厂的监工也对镇长客客气气。于是，愚可将这天想起的零星记忆重复了一遍。

泰伦斯说：“你把这些告诉瓦罗娜之后，还有没有记起其他任何事？”

“没有了，镇长。”

泰伦斯双手的手指互相搓揉：“好吧，愚可，继续睡觉。”

瓦罗娜跟他走到屋外。她尽可能不让自己的脸孔扭曲，只是用粗糙的手背拭过双眼。“他必须离开我吗，镇长？”

泰伦斯抓住她的双手，严肃地说：“你一定要像个成年人，瓦罗娜。他必须跟我离开一阵子，但是我会带他回来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你必须了解，瓦罗娜，如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找出愚可更多的记忆。”

瓦罗娜突然说：“您的意思是弗罗伦纳上每个人都可能死去，像他说的那样？”

泰伦斯双手抓得更紧：“千万别对任何人说，瓦罗娜，否则巡警真有可能把愚可抓走，让你再也见不到他，我是说真的。”

说完他便转身，慢慢地、若有所思地走回宿舍，并未注意到他的双手正在发抖。他辗转反侧无法成眠，一小时后，他开始调整“昏迷场”。那是当初他从萨克回到弗罗伦纳就任镇长时，随身携带的几件物品之一。它刚好罩住他的头颅，就像一顶薄的黑毡帽。他将控制钮调到五小时，并按下了开关。

在延迟数秒的响应出现之前，他还有时间在床上好好调整睡姿。然后，昏迷场便使大脑的意识中枢短路，瞬间将他带进一场无梦的睡眠。

# 第三章 图书馆员

他们将反磁滑板车寄存在城外的一个停车间。这种滑板车在城中很少见，泰伦斯不希望吸引不必要的注意。他忿忿地想到上城的那些居民，还有他们的反磁地面车与反重力回旋机。不过那是上城，一切都不一样。

愚可等着泰伦斯锁起停车间并加上指纹封。他穿着全新的单件外套，感觉有点不舒服。然后，他不大情愿地跟着镇长向前走，穿过了第一座支撑上城的高大桥状建筑。

在弗罗伦纳上，其他的城市都有名字，唯独这座城就叫做“城”。在整个行星其他居民的心目中，住在城里与近郊的工人与农人是幸运儿。城里有较好的医生与医院，较多的工厂与较多的贩酒商店，甚至多了些最普通的奢侈。此地居民自己却不认为有多了不起，因为他们生活在上城的阴影下。

上城完全名副其实，因为这座城有上下两层，被一层水平结构硬生生一分为二。这层五十平方英里的结构由水泥合金制成，架在大约二万根钢梁支柱上。阴影底下住的是“当地人”，在上面享受阳光的则是大亨。置身上城时，很难相信它位于弗罗伦纳这颗行星上。上城的居民几乎一律是道地的萨克人，此外还有稀稀落落的巡警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上层阶级。

泰伦斯认识路，他走得很快，避开了路人的目光。那些人都带着嫉恨交织的心情，打量着他的镇长制服。愚可的腿比较短，他只顾得不要落后，因此步伐没那么威严。以前他只来过城里一次，但是没有留下太多记忆。现在一切似乎相当不同，上次是个阴天，这回有了太阳。阳光从上面水泥合金的间隔孔洞射下来，在下面形成一条条的亮带，而两两亮带之间也就更加阴暗了。他们以节奏性的、几乎具有催眠效应的步调，穿过一个又一个明亮地带。

许多老年人坐在轮椅上，在亮带里享受温暖的阳光，并随着亮带逐渐移动。有时他们会沉沉睡去，因而滞留于阴影中，直到轮椅自动变换位置的噪音将他们吵醒。还有些母亲推宝宝出来晒太阳，她们的婴儿车偶尔会将亮带几乎挤满。

泰伦斯说：“听着，愚可，站好，我们要上去了。”

他们站在一座方形建筑之前，它占满四根支柱之间的空间，向上一直延伸到上城。

愚可说：“我怕。”

愚可猜得出这座建筑是什么，它是一座直达上层的升降机。

这些升降机当然是必要的设备。生产在底下进行，而消费则在上层。基本的化学原料与食品原料运到下城，制成的塑质器皿与精致餐点则供上城享用。下面负责孕育过剩的人口；女佣、园丁、司机、建筑工人则为上面服务。

泰伦斯毫不理会愚可表现出的恐惧，他惊讶的是自己的心脏跳得如此猛烈。那当然不代表恐惧，而是一种强烈的满足感，因为他就要上去了。他将踩遍整片神圣的水泥合金，在它上面用力跺脚，把鞋底的泥土刮在上面。身为一位镇长，他可以那样做。当然，在大亨的眼中，他仍然只是个弗罗伦纳当地人。不过他是镇长，因此可以随时踩到那片水泥合金上。

银河啊，他可真恨他们！

他停下脚步，坚定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按下按钮召唤升降机。恨意于事无补——他曾在萨克待了好多年；在萨克本土——大亨的聚集中心与他们的发源地。他学会了忍气吞声，现在他不该忘记学到的教训。任何时候都好，现在绝不可忘。

他听到升降机的嗡嗡声抵达下层，面前的整面墙便沉到地底的凹槽中。操作升降机的当地人一副厌恶的表情。“只有你们两人吧？”

“只有两位。”泰伦斯一面说，一面走进去，愚可跟在他后面。

操作员并未准备将墙壁升到原先的位置。他说：“我看你俩可以等等两点钟的货物，和它一起升上去。我不该为两个人就让这东西上上下下。”他仔细吐了一口痰，以便确定落点是下层的混凝土，而不是升降机的地板。

他继续说：“你的工作证在哪里？”

泰伦斯说：“我是个镇长，你从我的制服看不出来吗？”

“制服没有任何意义。听着，你以为我会因为可能是你在哪里捡来的一套制服，就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？你的证件卡呢？”

泰伦斯二话不说，便出示了所有当地人必须随时携带的证件夹，里面有登记号码、工作证书、税务收据等等。他翻到插着深红的镇长执照那一页，操作员很快瞄了一眼。

“好吧，这或许也是你捡来的，但这不关我的事。你有证明，我就让你过关，虽然在我看来，镇长只是当地人的一项虚衔。另外那家伙又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他由我负责，”泰伦斯说，“他可以跟着我。我们要不要叫个巡警来，查一查法规究竟如何？”

泰伦斯绝不愿这样做，但他却以适度的傲慢如此建议。

“好啦！你犯不着生气。”升降机的舱壁向上升起，在一下晃动之后，升降机就开始爬升。操作员还阴狠地低声咒骂不停。

泰伦斯露出生硬的笑容。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，那些直接在大亨手下办事的人，非常喜欢将自己视同统治者。而他们补偿自卑感的方法，就是比主子更加坚持隔离法规，并以严苛且高傲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胞。他们是所谓的“上层人”，其他的弗罗伦纳人对他们有一股特别的恨意，这与仔细调教出来的对大亨的敬畏毫无关系。

两层之间的垂直距离只有三十英尺，但是当升降机门再度开启时，眼前却是一个新世界。上城与萨克本土的城市一样，其设计特别着眼于色彩。每一座建筑物，不论是住宅或公用大楼，外表都镶嵌着色彩繁复的拼嵌画。这些图案近看是毫无意义、乱七八糟的一团，但是在一百码外，就能看出许多组柔和的色调，而且会随着观看角度融解与重组。

“来吧，愚可。”泰伦斯说。

愚可睁大眼睛东张西望，看不见任何活生生的东西！只有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巨石，他从来不知道房屋可以有这么大。愚可心中突然抽动一下，前后有一秒钟的时间，这些庞然大物不再那么陌生……然后，那段记忆便再度封闭起来。

一辆地面车疾驰而过。

“那些是大亨吗？”愚可悄声问。

他们只有瞥一眼的时间。那些人的头发修剪得很仔细；衣服有蓝有紫，都是光泽的单一色彩，袖子宽大而过分抢眼；灯笼裤的质料看来是天鹅绒；半透明的长袜闪闪发亮，仿佛是细铜线织成的。他们甚至懒得看愚可与泰伦斯一眼。

“是年轻的大亨。”泰伦斯答道。自从离开萨克后，他从未与他们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。他们在萨克上已经够坏了，但至少不会无法无天。这里只比地狱高三十英尺，不是适合天使居住的地方。他再度扭动了一下，试图压抑恨意引起的颤抖。

一部双人平底车来到他们身后，发出一阵嘶嘶声。那是一部新型的平底车，拥有内建的气流控制器。此刻，它正在离地表两英寸之处平稳地掠过。它闪亮的平底边缘全部向上卷，以便减少空气阻力。即使如此，它的下侧切过空气时，仍会发出特有的嘶嘶声，足以代表上面坐的是巡警。

像所有的巡警一样，他们块头很大，拥有宽阔的脸庞、平板的脸颊、长直的黑发、淡褐的肤色。对当地人而言，每位巡警看起来都一模一样。他们穿着乌黑光亮的制服，衬托着皮带环与各处饰扣的耀眼银光，令他们的面部特征相形失色，且加深了一个模子塑出来的印象。

其中一名巡警坐在驾驶台上，另一名从车子的边缘轻巧地跳下来。

他说：“证件夹！”他以机械化的动作很快看了看，立刻将它交还泰伦斯，“你到这里有何公干？”

“我准备去图书馆查资料，长官。我拥有这项特权。”

那名巡警转向愚可。“那么你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愚可吞吞吐吐。

“他是我的助手。”泰伦斯抢着回答。

“他没有镇长的特权。”那名巡警说。

“我会对他负责。”

巡警耸了耸肩。“那就是你的责任了。镇长拥有特权，但他们不是大亨，记住这一点，小子。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对了，能否指点我如何到图书馆去？”

巡警用细长、可怕的针枪枪管为他指点方向。从他们现在站的角度看来，图书馆是个闪耀的朱红斑块，越高的楼层色彩越深越红。当他们逐渐接近时，深红色的部分便逐渐下降。

愚可突然激动地说：“我认为它很丑。”

泰伦斯立刻对他投以讶异的目光。他在萨克时对这一切已习以为常，但他也觉得上城这种夺目的色彩有些庸俗。话说回来，上城比萨克更像萨克。在萨克上，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贵族。甚至也有贫穷的萨克人，有些几乎不比普通的弗罗伦纳人好多少。

而这里住的都是人上人，图书馆便将这点表露无遗。它甚至比萨克上大多数图书馆还大，远超过上城的需要，这显示了廉价劳工的好处。泰伦斯在通向正门的弯曲坡道前驻足。坡道的色彩结构让人产生阶梯的错觉，使愚可有些困惑，差点摔了一跤。不过它为图书馆带来古色古香的氛围，学术性建筑物习惯上都是这样。

主厅是个巨大而严肃的建筑，几乎空无一人。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，坐在后面的图书馆员看来好像鼓胀的豆荚中一粒又小又皱的豌豆。她抬起头来并微微起身。

泰伦斯随即道：“我是个镇长，拥有特权，我对这个当地人负责。”他已经准备好证件，将它们一一放在面前。

图书馆员重新坐下，露出一副严肃的表情。她从一个槽孔中取出一张金属片，递给了泰伦斯。镇长用右手拇指使劲按了一下，馆员便将金属片收回去，放进另一个槽孔，引起了一阵短暂的暗淡紫光。

她说：“二四二室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正如任何无尽的长链一样，二楼整排小隔间显得冰冷而缺乏个性。有些隔间已有人使用，它们的玻璃门变成不透明的毛玻璃；但大多数都是空的。

“二、四、二。”愚可的声音有些尖锐。

“怎么回事，愚可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感到非常兴奋。”

“曾经来过图书馆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泰伦斯将拇指按在一个铝质圆盘上，五分钟以前，这个圆盘刚接受过他的指纹资料。晶莹的玻璃门随即转开，等到他们走进去之后，那扇门又悄悄关上，而且仿佛拉下一重帷幕，整块玻璃立即变作不透明。

房间的长宽都是六英尺，由漫射的屋顶灯光负责照明，还有抽风设备负责送风。里面没有任何窗户或装饰，有的只是一张两端顶住两道墙的书桌，以及书桌前一把有布套而无椅背的长椅。书桌上有三台“阅读机”，它们的正面是一块毛玻璃，一律向后倾斜三十度角。每台阅读机前都有各式各样的控制盘。

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泰伦斯坐下来，将柔软而胖嘟嘟的手放在其中一台阅读机上。

愚可也坐了下来。

“书吗？”他热切地问道。

“嗯，”泰伦斯似乎并不确定，“这里是图书馆，所以你的猜测没有多大意义。你知道如何操作阅读机吗？”

“不，我想不会，镇长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稍微再想一想。”

愚可认真地试了试。“很抱歉，镇长。”

“那么我来教你。注意听！首先，你看，这里有个标示着‘目录’的旋钮，上面还印着字母。因为我们最先要查的是百科全书，所以我们把旋钮转到Ｅ，然后向下按。”

立刻有好几件事同时发生。毛玻璃亮了起来，上面还出现字迹。随着屋顶灯光逐渐变暗，字迹成了显现在黄色背景上的黑色字体。每台阅读机前方都伸出一块光滑的平板，好像是吐出来的舌头，每块平板正中都有一条紧致的光束。

泰伦斯拍向一个捺跳开关，那些平板便缩回原来的凹槽中。

他说：“我们不要做笔记。”

接着他又继续说：“现在我们可以旋转这个钮，浏览所有Ｅ字头的书单。”

一长串按照字母排列的资料开始向上挪动，其中包括书名、作者、编目号码，最后停在列有许多册百科全书的部分。

愚可突然说：“你想要哪本书，就用这些小按钮按下号码和字母，屏幕上便会显现出来。”

泰伦斯转向他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记得吗？”

“我也许记得，但我不确定，只是似乎这么做才对。”

“好吧，就算是个聪明的猜测。”

他敲下一组字母与数字的组合。玻璃上的光芒随即转暗，接着又大放光明，上面映着：“萨克百科全书，第五十四册。”

泰伦斯说：“现在听好，愚可，我不想把任何想法灌输给你，所以我不会告诉你我在想什么。我只要你把这一册浏览一遍，碰到似乎熟悉的东西就停下来。你了解吗？”

“了解。”

“很好，慢慢来吧。”

几分钟之后，愚可突然喘了一口气，同时将控制盘向后转。

当他停手的时候，泰伦斯看了看标题，显得很高兴。“现在你记起来了？这不是猜的吧？你记得吗？”

愚可使劲点了点头：“我突然想到的，镇长，非常突然。”

那是讨论“太空分析”的文章。

“我知道它说些什么，”愚可道，“你等着看，你等着看。”他激动得无法正常呼吸，而泰伦斯几乎同样兴奋。

“看，”愚可又说，“总是有这么一段。”

他将文章高声朗读出来，口气有些迟疑，但可算是相当娴熟。虽然瓦罗娜曾教过他一些粗浅的阅读，却绝对无法使他达到这个水准。那篇文章说：

“我们不难了解，太空分析员就气质而言，都是内向而且通常适应不良的人。将成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花在记录星际间可怕的虚无上，这种孤独不是全然正常的人能忍受的。或许由于对这一点有些体认，太空分析学院才会采用稍带挖苦的一句话——‘我们分析一场空’——作为它的正式口号。”

愚可读完之后，几乎发出一声尖叫。

泰伦斯说：“你了解刚才读些什么吗？”

小个子愚可抬起头来，双眼射出炽烈的光芒：“上面提到‘我们分析一场空’，那正是我记得的，我曾是他们的一分子。”

“你以前是个太空分析员？”

“是的。”愚可叫道，然后又低声说，“我头痛。”

“因为你一直在回忆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他抬起头来，眉头皱成一团，“我一定得记起更多的事。有一场危机，天大的危机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“图书馆任我们使用，愚可。”泰伦斯一面仔细张望，一面衡量着要说的话，“你自己利用目录，查一查有关太空分析的文章，看看能引导你想到些什么。”

愚可冲到阅读机前面，身子明显在发抖。泰伦斯赶紧站开，为他腾出位子来。

“瑞吉特的《太空分析仪器专论》如何？”愚可问道，“听来合不合适？”

“一切由你决定，愚可。”

愚可敲下编目号码，屏幕立刻亮起一行稳定的字迹：“请向图书馆员查询本书。”

泰伦斯迅速伸出手，消掉屏幕上的字迹：“最好试试另一本，愚可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愚可犹豫了一下，便服从了命令。他又在目录中搜寻一番，最后选择的是恩宁的《太空组成成分》。

屏幕再度亮起向图书馆员查询的要求。泰伦斯骂道：“妈的！”又将屏幕上的字迹消去。

愚可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泰伦斯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不要惊慌，愚可。我只是不大了解……”

阅读机的侧面有个罩着网格的小型扬声器，图书馆员细弱、冷淡的声音突然从那里传来，把他们两人吓了一跳。

“二四二室！二四二室有没有人？”

泰伦斯粗声答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那声音说：“你究竟要哪本书？”

“都不要，谢谢你，我们只是在测试阅读机。”

接下来是短暂的沉默，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形的商议。然后，那个声音以更尖锐的口气说：“记录显示有人索阅瑞吉特的《太空分析仪器专论》，以及恩宁的《太空组成成分》。是否正确？”

“我们刚才随便敲了几个编目号码。”泰伦斯说。

“我能否请问你们索阅这些书的理由？”那个声音咄咄逼人。

“我告诉你我们不要……你别这样。”后面半句是气呼呼地对愚可说的，他已经开始低声啜泣。

又顿了一下之后，那声音再说：“如果你们下楼，到柜台这里来，就能取得这两本书。它们列在限阅清单上，你们需要填一份表格。”

泰伦斯伸手抓起愚可。“我们走。”

“也许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。”愚可颤声道。

“胡说，愚可，我们走了。”

“我们不要填表了吗？”

“不了，我们改天再来取那些书。”

泰伦斯匆匆离去，拉着愚可跟他一块走。当他大步走到主厅时，图书馆员抬起头来。

“喂，喂。”她一面叫，一面起身绕过办公桌，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！”

他们没有停下来。

不料一名巡警突然拦住他们的去路：“你们走得可真匆忙，小伙子。”

图书馆员追上他们，有点上气不接下气：“你们是二四二室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问你，”泰伦斯以坚定的口气说：“为什么要拦住我们？”

“你们不是索阅几本书吗？我们想要拿给你们。”

“时间太晚了，改天吧。你难道不明白我不想要那些书了吗？我明天再来。”

“这间图书馆，”女馆员一本正经地说，“随时尽力满足使用者的需要，那两本书马上会为你们准备好。”说到这里，她的面颊浮现两朵红晕。她一个转身，便向一扇小门冲去，那扇门随即自动开启。

泰伦斯说：“长官，可否请你……”

那名巡警却举起长度适中但重量加大了的神经鞭。它能当做十分称手的警棍，同时也是令敌人麻痹的中距离武器。他说：“好啦，小伙子，你为何不安静地坐着，等着那位女士回来？这样做才有礼貌。”

那名巡警年纪已经不轻，身材也不再苗条。他看来接近退休年龄，也许为了混完最后几年，才会当个轻松悠闲的图书馆警卫。可是他仍有武器，而且黝黑脸孔上的开朗带着虚伪的成分。

泰伦斯的额头湿了，他还能感到汗水累积在脊柱底端。反正他是低估了情势——他曾十分肯定自己对这一切的分析，现在却遇到这种局面。他当初不该如此鲁莽；坏就坏在那该死的欲望，令他想要侵入上城，像个萨克人那样大摇大摆走过图书馆的回廊……

在走投无路之下，他正准备对巡警发动攻击。然后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已经没有必要那样做。

那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间。巡警转头的动作晚了点，由于上了年纪，他的反应不再那么迅速。他紧握的神经鞭被扭下来，重重打在他的太阳穴上。他只来得及发出半声嘶哑的惨叫，便立即应声倒地。

愚可发出喜悦的尖叫，泰伦斯则叹道：“瓦罗娜！萨克的魔鬼有灵，竟然是瓦罗娜！”

# 第四章 叛逆

泰伦斯几乎立刻恢复过来。

他说：“出去，快啊！”说完便迈开脚步。

他曾有片刻的冲动，想要将那个不省人事的巡警拖到主厅一列柱子后面藏起来，可是显然没有时间。

他们来到坡道上，午后的太阳为整个世界带来光明与温暖，上城的色彩已转为橘红色系。

瓦罗娜焦急地说：“赶快！”泰伦斯却抓住她的手肘。

他面露微笑，但他的声音生硬而低沉。“不要跑，自自然然跟着我走。抓住愚可，也别让他跑。”

最初的几步，他们仿佛是在黏胶中前进。身后图书馆有声音传来吗？是他的想象吗？泰伦斯不敢向后望。

“这边走。”他指着一条小径的路标说。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，那个路标发出些微闪光，比不上弗罗伦纳的太阳那般明亮。上面写着：“救护车入口”。

他们走进去，穿过一个侧门，来到白得不可思议的两道墙之间。在无菌的玻璃走廊中，他们成了几个微小的异物。

远处有位穿制服的女子望着他们。她迟疑了一下，皱了皱眉头，开始朝他们走来。泰伦斯未等她来到近前，便赶紧转身钻进一条走廊，然后又换到另一条。沿途遇到不少穿制服的人，泰伦斯可以想象他们心中的疑惑。在一家医院的上层，竟然有当地人自由来去，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事。该拿他们怎么办呢？

当然，他们终究会被拦住。

因此，当他看到一扇不起眼的门上写着“通当地人楼层”，泰伦斯马上感到心跳加剧。升降机刚好停在他们那一层，他赶紧将愚可与瓦罗娜推了进去。当升降机开始下降时，那一下轻微的摇晃是当天最美好的体验。

城中共有三种建筑物。大多是整个建在下城的下层建筑，例如三层楼高的工人宿舍、工厂、面包厂、废物处理厂。上层建筑则是萨克人的住宅、戏院、图书馆、运动竞技场等等。不过也有少数是双层建筑，在上城与下城皆有楼层与入口，例如巡警局与医院。

因此，他们可以利用医院从上城来到下城，这样就不必乘坐动作缓慢的大型货运升降机，也就能避免遇到过度认真的操作员。当然，当地人这样做绝不合法，但是对于攻击巡警的罪犯而言，罪上加罪已经无关痛痒。

他们走出升降机，来到了下层。那里同样有完全无菌的墙壁，可是表面看来有点残旧，似乎不常擦洗。然而，上层走廊中那些铺着椅套的长椅都不见了。这里最显著的特征，是一间候诊室传出阵阵不安的聒噪，里面挤满了疲倦的男士与惊慌的女士。候诊室中仅有一个接待员，她正试图为乱糟糟的场面理出一点头绪，可是显然成果欠佳。

她正对一个短发的老头大吼大叫。那老头穿着一条开线的裤子，不停将膝盖的皱褶部分拉平又弄皱、弄皱又拉平。对于每个问题，他一律以同样歉然的口气回答。

“你到底哪里不舒服？……这样的疼痛持续多久了？……以前有没有来过医院？……听好，你们不能指望每件小事都麻烦我们。你坐在这里，医生会来看你，再多开点药给你吃。”

她尖声叫道：“下一个！”说完她一面看着挂在墙上的大钟，一面喃喃自语了几句。

泰伦斯、瓦罗娜与愚可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挪动。一旦遇到弗罗伦纳的同胞，瓦罗娜的舌头似乎就不再麻痹，她开始悄声说个不停。

“我不得不来，镇长，我多么担心愚可。我以为你不会把他带回来，而……”

“不管这些，你是怎么到上城的？”泰伦斯一面推开毫不反抗的当地人，一面转过头来追问。

“我跟着你们，看到你们上了货运升降机。升降机再下来的时候，我说我是跟你们一道的，他就把我带上去了。”

“就这样吗？”

“我恐吓了他一下。”

“萨克的走狗。”泰伦斯不屑地说。

“我不得不这样。”瓦罗娜可怜兮兮地解释，“后来，我看见巡警为你们指出了一座建筑的方向。等到他们离开后，我就也往那里走。只是我不敢进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只好躲躲藏藏。直到我看见你们出来，被一名巡警拦住……”

“你们几个人！”这个尖锐而不耐烦的声音是接待员发出的。现在她站了起来，用金属笔猛敲水泥合金的桌面，震慑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令他们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“那几个想走掉的人，过来这里。你们不能还没检查就离开，休想装病来逃避工作。回来这里！”

不过他们三人还是跑了出来，来到下城的阴影中。周围充满萨克人所谓“当地区”的气味与噪音，上层再度成为一个屋顶而已。能够脱离迫人窒息的萨克人环境，瓦罗娜与愚可不知松了多大一口气，可是泰伦斯内心的焦虑并未消失。他们做得太过分了，从今以后，可能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容身之地。

他忐忑的心中还在想这回事的时候，愚可忽然叫道：“看！”

泰伦斯感到喉头一阵苦涩。

下城的当地人大概再也不会见到比这更可怕的景象。就像一只巨鸟穿过上层孔洞由天而降，使得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，加深了下城不祥的幽暗气氛。不过那并非一只鸟，而是一辆巡警专用的地面车。

当地人大呼小叫，拔腿就跑。他们或许没有什么理由需要害怕，但还是作鸟兽散。有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地向一旁闪开，险些被那辆车撞倒。当巨影将他笼罩时，他正匆匆向前跑，想必急着办什么事。随时环顾四周的他，仿佛荒野中一块冷静的顽石。他身高中等，双肩宽阔得近乎怪异。他的衬衫袖子一边完全裂开，上臂看起来就像普通人的大腿。

泰伦斯举棋不定，愚可与瓦罗娜则一切得听他的，这位镇长心中的矛盾达到了顶点。假如他们逃跑，他们能跑到哪里去？假如他们留在原地，他们又该怎么办？那些巡警也有可能是在抓别人，可是图书馆地板上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巡警，那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。

那名壮汉正以沉重的小跑步逐渐接近。他经过他们身旁之际慢下来片刻，仿佛在犹豫什么。然后，他不疾不徐地说：“柯洛夫面包店在前面第二条巷子左边，过了洗衣店就是。”

说完他掉头就走。

泰伦斯说：“来吧。”

他汗出如浆地拼命奔跑。从喧嚣声中，他听见想必是发自巡警喉咙的高声叱喝。他转头看了一眼，六名巡警从飞车中鱼贯而出，沿着弧线一字排开。他们要抓自己相当容易，这点他很明白。穿着这套该死的镇长制服，他像一根支撑上城的支柱那般显眼。

其中两名巡警朝这个方向跑来。他不知道他们是否看见自己，但那不重要。两名巡警跟刚才那位壮汉撞个正着，相撞的地点就在不远处，泰伦斯听得见壮汉嘶哑的咆哮，以及巡警尖锐的咒骂。他急忙领着瓦罗娜与愚可转到巷内。

“柯洛夫面包店”这几个字由表面几乎磨损的塑胶灯管组成，就像一条蜿蜒曲折、通体发亮的蚯蚓，数得出有五六个断裂处。美妙的香气从敞开的店门钻出来，绝不会让人认错地方。他们除了进去，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

内间有个老头向外望来，粉尘飞扬的房间里透出源自辐射烤炉的晦暗光芒。

老头还来不及问他们的来意，泰伦斯就赶紧说：“一位壮汉……”他展开双臂比了比，外面刚好响起“巡警！巡警！”的喊叫声。

那老头嘶哑地说：“这边！快！”

泰伦斯迟疑了一下：“那里有路吗？”

那老头说：“这是假的。”

愚可首先爬过烤炉的门，其次是瓦罗娜，最后是泰伦斯。在一下模糊的“咔嗒”声之后，烤炉的后壁稍微动了动，成了挂在上端铰链上的一扇门。他们将那扇门推开，钻进门后一个阴暗的小房间。

他们耐心地等待。此地通风不良，烤面包的香气令他们倍感饥饿，却又无法填饱肚子。瓦罗娜一直对愚可露出笑容，不时机械性地轻拍他的手心。愚可则茫然回望着她，偶尔将手放在自己涨红的脸上。

瓦罗娜刚开口说：“镇长……”

他立刻悄声斥道：“现在别说话，罗娜，拜托！”

他用手背抚过额头，然后瞪着指节上沾满的汗水。

此时突然传来“咔嗒”一声。由于他们藏身之处是个封闭场所，这一声听来特别响亮。泰伦斯全身紧绷，不知不觉举起了紧握的双拳。

来者是那名壮汉，他正将宽阔的肩膀挤过洞口，差点就钻不进来。

他被泰伦斯的样子逗乐了。“得了吧，老兄，我不是来打架的。”

泰伦斯看了看自己的拳头，便垂下双手。

比起他们头一次见到他，这位壮汉现在的情况显然糟得多。他的衬衫背后几乎全被扯掉，颧骨处有一条又红又紫的新鲜鞭痕。他的上下眼皮都肿起来，将双眼挤成两条细缝。

他说：“他们已经停止搜索。如果你们饿了，这里的伙食并不精致，不过足够你们吃的。你们说呢？”

现在已是城中的夜晚。上城的灯火照亮了几英里外的夜空，但下城则是一片阴冷的黑暗。面包店门口的帘幕紧紧拉下，以免宵禁后的非法光芒钻出门外。

温暖的食物下肚后，愚可感觉舒服多了，头痛也开始逐渐减退。

他两眼直盯着那壮汉的面颊，怯生生地问：“他们伤了你吗，先生？”

“一点点，”壮汉答道，“根本不算什么。在我的生活中，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。”他哈哈大笑，露出粗大的牙齿。“他们必须承认我什么事也没做，只是在他们追捕某人时挡了他们的去路。想叫一个当地人让开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……”他将手扬起又落下，就像抓着一柄隐形的武器，将手柄朝向前方。

愚可吓得向后退，瓦罗娜急忙伸出一只手臂保护他。

那壮汉身子向后一仰，吸了吸牙缝，从中吸出一些食物残渣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叫马特・柯洛夫，不过大家都管我叫面包师。你们几位是什么人？”

泰伦斯耸了耸肩。“这个……”

面包师说：“我懂你的意思了，我知不知道没什么关系。也许吧，也许吧。不过，有一点或许足以让你们信任我。我从巡警手中把你们救出来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的，谢谢你。”泰伦斯无法从声音中硬挤出一份诚恳，“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追我们？当时有好多人都在跑。”对方微微一笑。“其他人脸色都没你们那么难看，你们的脸可以磨碎当白粉用。”

泰伦斯试图回以一个微笑，却不怎么成功。“我不确定是否了解你为何要冒着生命的危险。不过无论如何，非常感谢你。光是口头感谢实在不算什么，可是现在除此之外，我什么也做不到。”

“你什么也不必做。”面包师将宽阔的双肩倚向墙壁，“我尽可能常这么做，其中没有个人因素。只要巡警在追什么人，我就会尽力帮助他，因为我痛恨那些巡警。”

瓦罗娜喘了一口气。“你不会惹上麻烦吗？”

“当然会，看看这里。”他将一根指头轻轻放在瘀紫的脸颊上，“可是我希望，你不会以为这点麻烦就会阻止我。这就是我建造这个假烤炉的原因，如此巡警就抓不到我，我就不会吃太多苦头。”

瓦罗娜睁大双眼，目光中交织着惊骇与崇敬。

面包师继续说：“有何不对？你们知道弗罗伦纳上有多少大亨？只有一万人。你们知道有多少巡警？也许两万人。而我们当地人共有五亿之众，如果我们全部团结起来对抗他们……”他弹响一下手指。

泰伦斯说：“我们要是团结起来，面包师，对抗的将是针枪和霹雳炮。”

面包师反驳道：“是啊，我们自己也得弄点来。你们这些镇长和大亨走得太近，怕他们怕得要死。”

今天，瓦罗娜的世界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眼前这人敢与巡警作对，而且带着轻松和自信与镇长谈话。当愚可扯她的衣袖时，她轻轻扳开他的手指，叫他赶紧睡觉，几乎没有望向他。她要仔细听听这人说些什么。

壮汉此时正在说：“虽说拥有针枪和霹雳炮，那些大亨控制弗罗伦纳的唯一法门，仍是借着十万名镇长的帮助。”

泰伦斯看来生气了，但面包师继续说下去：“比方说，看看你。穿得非常体面，既精致又漂亮。我敢打赌，你有个温暖的小窝，还拥有胶卷书、私人滑车，而且不受宵禁限制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甚至能到上城去。大亨给你这些特权，绝不会是白给的。”

泰伦斯觉得实在不该发脾气，于是他说：“好吧。你想要镇长们怎么做？向巡警挑衅吗？那样做有什么好处？我承认，我让我的村镇保持平静，而且生产达到定额，但我也让他们无灾无难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我尽力试图帮助他们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贡献吗？总有一天……”

“啊，总有一天。谁能等到那一天？当你、我都死去之后，谁来统治弗罗伦纳又有什么差别？我的意思是，对我们而言。”

泰伦斯说：“首先我要声明，我比你更痛恨那些大亨。话说回来……”他没再说下去，满脸涨得通红。

面包师哈哈大笑。“继续啊，再说一遍。我不会因为你痛恨巡警而告发你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，惹得巡警非抓你不可？”

泰伦斯沉默不语。

面包师说：“我可以猜一猜。当那些巡警撞到我的时候，他们显得怒不可遏。我的意思是指个人的怒意，并非只因为某位大亨要他们发怒。我了解他们，我分辨得出来。所以我推测只有一种可能，你一定打倒了一名巡警，甚至可能把他杀了。”

泰伦斯仍然沉默不语。

面包师亲切的声调丝毫没有改变。“保持缄默没什么不对，可是过度谨慎也没什么好处，镇长。你将需要帮助，他们知道你是谁。”

“不，他们不知道。”泰伦斯连忙反驳。

“你在上城的时候，他们一定看过你的证件卡。”

“谁说我到过上城？”

“我猜的，我敢打赌你去过。”

“他们看过我的证件卡，但只是匆匆一瞥，来不及看清楚我的名字。”

“却来得及知道你是个镇长。他们唯一需要做的，只是找出一个不在自己镇上的，或是无法交代今日行踪的镇长。现在，弗罗伦纳所有的通讯线路也许都烧热了，我认为你惹上了大麻烦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你知道没有‘也许’这回事。需要帮助吗？”

他们一直在悄声交谈。愚可蜷曲在一角，已经沉沉睡去；瓦罗娜的双眼轮流望着说话的两个人。

泰伦斯摇了摇头：“不用，谢了。我……我会设法解决。”

面包师立刻纵声大笑：“我很有兴趣看看你怎么解决。别因为我没受过教育而瞧不起我，我有其他的本事。听着，你好好想一晚上，也许你会决定接受我的帮助。”

瓦罗娜在黑暗中睁着眼睛。她的床只是铺在地上的一条毯子，但那不比她睡习惯的床差多少。愚可在对面角落的另一条毯子上睡得很沉。在头痛暂停后，他白天若是处于兴奋状态，晚上总是睡得很沉。

镇长谢绝了寝具。面包师大笑几声（他似乎对每件事都大笑一番），之后便熄灭灯火，并告诉镇长说，他大可在黑暗中待一整夜。

瓦罗娜的双眼仍睁得老大，睡眠似乎遥不可及。今后她还睡得着吗？她打倒了一名巡警！

不知怎么回事，她想到了自己的父母。

她对他们的记忆非常模糊。他们走后这些年来，她几乎已经让自己忘掉他们。可是现在，她记起了当年那些夜晚，他们以为她已经睡着时，她听到的那些压低的谈话声；还记起了黑暗中来到她家的那些人。

有一天晚上，巡警把她摇醒，问了许多她不了解的问题，而她不得不试着回答。从此，她再也未曾见过她的双亲。他们走了，大人这样告诉她。第二天，大人让她开始工作，而与她同龄的儿童还能再玩两年。她走在路上，人们总是在她后面指指点点；即使在放工后，别的小孩也不准跟她玩耍。她学会了过孤独封闭的生活，她学会了沉默不语。所以大家叫她“大块头罗娜”，而且常常嘲笑她，说她是个低能儿。

今晚的对谈为何会让她想起自己的父母？

“瓦罗娜。”

这个声音如此贴近，轻微的气息吹动了她的头发，而音量又那么低，她差点就听不见了。她紧张起来，部分是由于恐惧，部分是出于困窘。在她赤裸的身上，仅仅盖了一床被单。

那是镇长的声音，他道：“什么也别说，听着就好。我要走了，门没有锁，不过我会回来的。你听到了吗？明白了吗？”

她在黑暗中伸出手去，抓住他的手，手指用力按了一下。

他满意了。“你要看着愚可，别让他离开你的视线。还有，瓦罗娜。”他停顿了许久，然后才继续说：“别太信任这个面包师，我不清楚他的背景。你明白吗？”

接着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还有一下更轻微的吱吱声，代表他已经离去。她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，除了愚可与她自己的呼吸声，四周是一片静寂。

她在黑暗中合上眼皮，用力闭起来，试着集中精神思考。那个面包师痛恨巡警，又曾拯救他们脱险，为什么无所不知的镇长会那么说他？为什么？

她只能想到一件事：他原来就在那里。正当一切看来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，面包师及时出现，迅速采取行动。这几乎像是预先安排好的，或者说，面包师仿佛在等待这一切的发生。

她摇了摇头。这似乎很奇怪，要不是镇长那么说，她永远想不到。

一句洪亮而漫不经心的问话，使静寂碎裂成无数颤动的碎片。“嗨？还在这儿吗？”

一道光束将她完全笼罩之际，她简直吓呆了。她慢慢定下神来，用被单紧紧裹住颈部。此时，那道光束也稍微移开了些。

她没有必要纳闷这句话是谁说的，手电筒向后渗出的光芒映出一个宽阔、雄壮的身躯。

面包师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以为你跟他一块走了。”

瓦罗娜以虚弱的声音说：“你说谁，阁下？”

“那个镇长。你知道他走了，姑娘，别浪费时间装蒜。”

“他会回来的，阁下。”

“他说过他会回来吗？如果他说过，那他就错了，巡警会抓到他的。这个镇长，他不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否则该知道门开着就一定有目的。你也打算离去吗？”

瓦罗娜说：“我要留在这里等镇长。”

“随你的便，你可有的等了，你想走随时可以走。”

他突然将光束从她身上移开，沿着地板向前移动，最后射到愚可苍白而瘦弱的脸孔。在光线的刺激下，愚可的眼皮自然而然收紧，但他没有醒过来。

面包师的口气变得若有所指。“可是你最好把这位留下来。我想，你该了解这一点。如果你打算走，门就在那里，但他可不行。”

“他只是个可怜的病号……”瓦罗娜以高亢而惊骇的声音说了半句，就被硬生生打断了。

“是吗？好啊，我专门搜集可怜的病号，那位得留在这里。记住了！”

光束一直没有离开愚可的睡脸。

# 第五章 科学家

沙姆林・琼斯博士不耐烦了整整一年，但这并不表示他已经逐渐习惯，而是正好相反。然而，这一年使他学到一件事，那就是萨克国务院催促不得。尤其因为那些官员大多是来自弗罗伦纳的移民，因此对自身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要重。

有一次，他曾经问川陀大使老阿贝尔——他在萨克住了很久，甚至靴底都已经生根——萨克人既然那么轻视这些人，为何允许自己的政府部门由他们掌管？

阿贝尔透过盛着绿酒的高脚杯，向他眨了眨眼。

“政策，琼斯，”他说，“政策。这是一种应用遗传学，配合萨克人的逻辑实行。他们的世界又小又没有价值；这些萨克人之所以重要，只因为他们控制着一个挖不完的金矿——弗罗伦纳。所以每一年，他们都在弗罗伦纳的田野和村镇寻找优秀的年轻人，把他们带回萨克接受训练。表现平平的留下来为他们处理公文、填写表格；而真正聪明的那些，就送回弗罗伦纳担任村镇的首长，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镇长。”

琼斯博士是个专业的太空分析员。他不大了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，而他说了出来。

阿贝尔伸出又老又钝的食指指着他，穿过高脚杯的绿色光线射到布满棱纹的指甲，中和了其上灰黄的色泽。

他说：“你永远无法成为行政官员，可别找我推荐你。听好，弗罗伦纳上最能干的人都全心全意支持萨克的政策，因为在为萨克服务时，他们会受到良好的照顾；而他们若是反对萨克，最好的下场是重新做个普通的弗罗伦纳人，而那可不妙，朋友，那可不妙。”

他一口咽下杯中的酒，又继续说：“此外，镇长和萨克上的办事员都不能生育下一代，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职位。这话的意思是，即使和弗罗伦纳女性生育也不行。当然，和萨克人婚配则是绝不可能的事。这样一来，弗罗伦纳的最佳基因不断自社会抽离，久而久之，弗罗伦纳将成为伐木工和汲水工的天下。”

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，他们将来会找不到办事员，对不对？”

“总有那么一天。”

因此，琼斯博士如今坐在弗罗伦纳事务部的一个前厅，不耐烦地等待获准穿越一道道关卡；弗罗伦纳籍的低级官员则在官僚迷宫中不停跑来跑去。

一位年事已高、已经不太中用的弗罗伦纳人来到他面前。

“琼斯博士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跟我来。”

其实，利用荧幕上的闪烁号码就能召唤他，而空气中的荧光甬道就足以引导他前进。可是在人力价格低廉的地方，凡事都不必以科技取代人力。琼斯博士想到的“人力”专指男性，在萨克的任何政府部门中，他都从未见过女性。弗罗伦纳的女性大都留在自己的行星上，只有某些当女佣的例外，她们同样不准生育下一代。至于萨克的妇女，正如阿贝尔说的，则是绝不可能的事。

带路的老者做个手势，要他坐在面对“次长秘书”办公桌前的一张椅子上。他会知道那人的头衔，是因为它以发光字迹蚀刻在桌面凹槽中。当然，没有任何弗罗伦纳人的职位能超过秘书，不论他实际上掌管多少事务。弗罗伦纳事务部的次长与部长一定是萨克人，虽然琼斯博士在社交场合有可能碰到他们，却明白在部里绝对见不到他们本人。

他坐在那里，仍旧很不耐烦，但至少已较为接近目标。那位秘书仔细浏览着档案，将精密编码的文件一一翻阅，仿佛其中蕴藏着宇宙的奥秘。那人相当年轻，或许是个新近的毕业生，他像所有的弗罗伦纳人一样，拥有非常白皙的皮肤与颜色很淡的头发。

琼斯博士感到源自基因记忆的激动。他自己来自利拜尔这个世界，就像所有的利拜尔人一样，他的皮肤色素很深，属于一种深浓的棕褐色。像利拜尔或弗罗伦纳这种肤色如此极端的世界，在整个银河中十分罕见。一般说来，中等色调是普遍的规律。

有些激进的年轻人类学家提出一种想法，认为诸如利拜尔这种世界上的人类，乃是源自独立发展但殊途同归的演化过程。但年长的学者则不以为然，任何主张不同物种会经由演化而汇流的想法（最后甚至能进行异种杂交，正如今日银河各世界的人类这样），都会遭到他们的大肆抨击。他们坚持，不论起源行星位于何处，其上的人类已经分化成肤色各异的许多亚种。

这只是将问题推到遥远的过去，并没有提出任何解答，所以琼斯觉得两种解释都无法令人满意。不过即使到了现在，他发觉自己偶尔还是会想到这个问题。在那些民智未开的世界，基于某种原因，一直流传着远古时代曾有一场冲突的传说。举例而言，在利拜尔的神话中，就提到不同肤色的人曾发生过大战，一群战败的棕色人种逃离家乡，据称这些人就是利拜尔的创建者。

后来琼斯博士离开利拜尔，前往大角太空科技学院就读，接着一头钻进专业领域，早将当年那些神话故事忘得一干二净。从那时到现在为止，他只有一次真正感到疑惑。那是他在执行公务的行程中，恰好来到半人马星区的古老世界之一。这些世界的历史都以千年为单位，它们的方言也极其古老，很可能就是传说中早已失落的英语。在那种语言中，对黑肤人种有个特殊的称呼。

可是，为什么要对黑肤人种有特殊的称呼呢？其他特征的人都没有特殊的称呼，例如蓝眼珠的、大耳朵的、卷头发的……

秘书严谨的声调打断了他的冥想：“根据记录显示，你曾经来过这间办公室。”

琼斯博士用带点刻薄的语气说：“我的确来过，阁下。”

“但不是最近。”

“没错，不是最近。”

“你还在寻找那个太空分析员，他是在——”秘书翻了翻文件，“十一个月零十三天前失踪的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在这期间，”秘书的声音又干又脆，似乎将话里的所有汁液都仔细榨干了，“一直没有这个人的下落，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曾来到萨克境内。”

“根据最后一次报告，”这位科学家说，“他在接近萨克的太空中。”

秘书抬起头，他的淡蓝眼珠盯了琼斯博士一会儿，然后迅速垂下来，“也许没错，但这无法证明他身在萨克。”

无法证明！琼斯博士紧紧抿起嘴唇。过去数个月来，星际太空分析局告诉他的也是这句话，而且他们的回复越来越迟缓。

没有证据，琼斯博士。我们觉得你的时间可以花在更有意义的方面，琼斯博士。本局保证搜寻会继续进行，琼斯博士。

他们真正的意思是：别再浪费我们的经费，琼斯！

正如秘书刚才仔细陈述的，这件事始于星际标准时间十一个月零十三天前（对于这种事件，秘书当然不会用当地时间，他不会犯这种错误）。而两天后，他在萨克着陆，到分析局的当地办事处作例行视察。不料结果却是——唉，结果就成了现在这样子。

他见到分析局的当地代表，一个纤细的年轻人。琼斯博士对他最主要的印象，是他不停嚼着萨克化工业生产的某种橡皮食品。

视察几乎告一段落的时候，那位当地代表突然想起一件事。他把嘴里的东西放到臼齿后面，开口道：“有个野外人员传来一封电讯，琼斯博士。也许并不重要，你也了解那些人。”

那是表示不屑一顾的通常说法：你也了解那些人。琼斯博士抬起头来，心中闪过一丝怒意。他正准备说十五年前自己也是个“野外人员”，不过他随即想起，做了三个月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忍受。但正是由于那点怒气，使他阅读电讯时分外认真。

电讯内容如下：请保持直通密码线路对分析局中央本部开放，准备传送极度重要事件的详细电讯。整个银河将受影响。我即将经由极小路径着陆。

当地代表觉得挺有趣，他的嘴巴又恢复节奏性的大力咀嚼。“想想看，长官，‘整个银河将受影响’。那可真不简单，即使对一名野外人员而言。收到这封电讯后，我和他联络过一次，看看是否能从他那里问出个所以然，可是我失败了。他只是不停地说，弗罗伦纳上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威胁。你知道的，这代表有五亿人命在旦夕。他的话听来非常神经兮兮，所以坦白讲，当他着陆的时候，我可不想出面应付他。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
琼斯博士说：“你有没有你们的谈话记录？”

“有的，长官。”经过几分钟的寻找，他终于找到一段胶卷。

琼斯博士用阅读机放了一遍，皱起了眉头。“这是副本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将原件送给萨克的行星间运输局。我想他们最好能开辆救护车去着陆场接他，他的状况也许很糟。”

琼斯博士心中很同意这个年轻人的话。处于太空深处的孤独分析员终于完成任务时，他们的精神很可能已严重错乱。

然后他说：“慢着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他尚未着陆。”

当地代表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：“我想他已经到了，只是没有人通知我。”

“好吧，联络运输局，取得详细资料。不论他有没有精神病，我们的记录中一定有详细资料。”

第二天，这位太空分析员在离开萨克行星的前一刻，又到办事处来作最后巡视。他还要去其他世界办些公事，行程有些匆忙。在几乎走到门口时，他又回头问：“我们的那位野外人员还好吗？”

当地代表答道：“哦，这个——我正打算告诉你，运输局没有他的消息。我将他的超原子发动机能量型样送过去，他们说他的太空船根本不在近太空。那家伙一定改变了着陆的主意。”

琼斯博士决定将出发时间延后二十四小时。第二天，他来到位于该行星的首府萨克市的行星间运输局。那是他第一次遇到弗罗伦纳籍官僚，而他们一律对他摇头。他们收到过分析局的一位分析员将要着陆的电讯。哦，没错，不过并没有太空船着陆。

但琼斯博士坚持这件事很重要，因为那个人病得很重。难道他们没收到分析局当地代表与他的通话记录吗？他们张大眼睛望着他。通话记录？找不到任何人记得收到过。假如这个人真有病，他们只能表示遗憾，可是既没有分析局的太空船降落此地，也没有这样的太空船在近太空任何一处。

琼斯博士回到旅馆，左思右想考虑良久。延后的出发时间又过了，他索性打电话给旅馆柜台，要求搬到一间较适合长住的套房。然后，他与川陀大使路迪根・阿贝尔订了一个约会。

第二天，他整日都在阅读萨克历史。到了他与阿贝尔约好的时刻，他的心跳变成了愤怒的鼓声。他不会轻易放弃，他心里很明白。

年老的大使将这次会面视为社交性拜访，抓着他的手上下摇了半天。然后又把机械酒保叫进来，还不准他在头两杯酒没喝完前讨论任何公事。琼斯利用这个机会闲谈了些有用的话题，包括问及满是弗罗伦纳人的国务院，结果听到一席对萨克实用遗传学的精辟解释，令他更为火冒三丈。

在琼斯后来的记忆中，阿贝尔总是那天那个样子。深陷的双眼半闭在凸出的白眉下，鹰钩鼻不时徘徊在高脚杯上方，凹陷的面颊更加凸显了面部与身躯的瘦削，一根瘦骨嶙峋的指头缓缓打着拍子，好像和着一首无声的音乐。

琼斯开始叙述他的故事，他没有添油加醋，讲得并不生动。阿贝尔细心聆听，一直没有插嘴打断。

琼斯讲完之后，阿贝尔轻拍着自己的嘴唇，问道：“我问你，你认识这个失踪的人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也没见过他？”

“我们的野外人员都不容易见到。”

“他在此之前有过妄想吗？”

“根据中央分析局办公室的记录，如果那些真是妄想，这是他的第一次。”

“如果？”大使并未追究这一点，他改问道，“你找我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寻求协助。”

“显然如此，不过是怎样的协助呢？我能做些什么？”

“让我解释一下。萨克的行星间运输局曾检查过近太空，寻找我们那艘太空船的发动机能量型样，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踪迹。这件事他们不会说谎——我不是说萨克人绝对诚实，但是他们绝不会说无用的谎言；而且他们一定知道，我能在两三个小时内查清真相。”

“的确如此，然后呢？”

“在两种情况下，能量型样追踪注定失败。第一，那艘太空船已不在近太空，因为它经由超空间跃迁到了银河另一处。第二，它根本不在太空中，因为它已经在某颗行星着陆。我不相信我们的人做过跃迁，如果他提到的弗罗伦纳的危机，以及攸关银河的重大事件，只是夸大狂的一种妄想，他无论如何会来到萨克提出报告，而不会改变主意匆匆离去。我对这种事有十五年的经验。如果说，万一他的头脑没问题，他的叙述千真万确，那么这件事就太严重了，绝不允许他改变主意而离开近太空。”

川陀老者举起一根指头，轻轻摆了摆。“那么你的结论是他在萨克上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而这又有两种可能。第一，如果他的确患了精神病，他不一定会选在太空航站着陆，有可能降落在这颗行星任何一处。现在他或许处于半失忆状态，抱病在四处游荡。即使对野外人员而言，这种事也非常罕见，但以前的确发生过。通常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失忆只是暂时性的。等到发作完后，病人会最先想起有关工作的细节，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记忆。毕竟，太空分析员的工作就是他的生命。很常见的一种情形，是失忆症患者游荡到一所公共图书馆，查看有关太空分析的资料，然后就被人找到了。”

“我懂啦。这么说，你要我帮你和图书馆员管理局打个招呼，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向你报告。”

“不，因为我料想这件事不会有什么麻烦。我会要求把几本太空分析的标准参考书列为限阅书籍，任何询问这些书籍的人，若无法证明自己是萨克本地人，就把他们留下来问话。他们会同意这样做，因为他们会知道，或是他们的某些上司会知道，这样一个计划根本徒劳无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”现在琼斯说得很快，像是陷入一团颤抖的怒火，“我确定我们的人降落在萨克市太空航站，完全依照他的计划行事。他可能随即遭到萨克当局的监禁甚至杀害，无论他是否神智健全。不过这方面我也会追查。”

阿贝尔将几乎饮尽的酒杯放下来：“你在开玩笑吗？遭到杀害？”

“我看来像是开玩笑吗？不过半小时前，你对我怎样描述萨克人？他们的生活、繁荣与权力，全都仰赖他们对弗罗伦纳的控制。过去二十四小时，我读的那些书又告诉我些什么？弗罗伦纳的蓟荋田是萨克的财富。如今却出现一个人，姑且不论精神正不正常，总之他声称有个攸关整个银河的重大事件，使弗罗伦纳上男男女女都有生命危险。看看我们的人最后一次的通话记录。”

阿贝尔拿起琼斯扔到他膝盖上的那段胶卷，又接过琼斯举到他面前的阅读机。他慢慢地看下去，衰老的双眼凑在目镜上，一面凝视，一面眨眼。

“里面没有多少资料。”

“当然没有。上面写着有一场危机，还说那是十万火急，如此而已。可是当初绝不该把它送到萨克人手中。即使这个人错了，萨克政府怎能允许他到处宣扬心中的疯狂想法，而弄得银河尽人皆知？即使不考虑在弗罗伦纳上可能引起的恐慌，以及对蓟荋纤维的产量造成的影响，至少还要顾虑萨克─弗罗伦纳政治关系的肮脏内幕，将全部暴露在全银河的目光下。想想看，他们只需要解决一个人，就能避免这一切后果，因为我不能光凭这个通话记录就采取行动，而他们知道这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萨克会下不了这个毒手吗？你口中的这样一群遗传学实验者，是绝对不会犹豫不决的。”

“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我必须承认，我仍然不清楚。”阿贝尔似乎不为所动。

“查出他们是否杀了他。”琼斯绷着脸说，“你在这里一定有个谍报组织，这点我们不用争辩。我在银河中闯荡够久了，早就过了政治青春期。在我利用图书馆做诱饵分散他们注意力的同时，你帮我追根究底查个清楚。而当你查明他们是真凶后，我要川陀做到一件事，那就是让银河任何一处的政府都了解，杀害分析局的人员绝对会遭到制裁。”

他与阿贝尔的首度会面就此结束。

琼斯说对了一件事。在安排图书馆配合这方面，萨克官员十分合作，甚至相当赞同这个做法。

可是，他似乎只说对了这件事。几个月过去了，阿贝尔的情报员在萨克上到处都找不到失踪者的踪迹，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

十一个多月以来，情况一直没有改变。琼斯开始觉得该罢手了；他几乎已经决定，最多再等最后这一个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事情有了突破性的发展。那并非阿贝尔的功劳，而是来自他自己设置的、如今几乎已经遗忘的稻草人。萨克公共图书馆送来的一份报告，导致琼斯如今来到弗罗伦纳事务部，坐在一位弗罗伦纳籍官员对面。

那位秘书对这个案子做好了打算，已经合上最后一页公文。

他抬起头来：“好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”

琼斯精准地陈述：“昨天下午四点二十二分，我接到一份通知，萨克公共图书馆的弗罗伦纳分馆为我留置了一个人，那人想要查询两本太空分析的标准参考书，而他并非萨克本地人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消息。”

他提高音量，压下秘书试图做出的回应，继续说下去：“我下榻的旅馆有个公共接收器，能够收到超视新闻报道。报道提到昨天下午五点零五分，在萨克公共图书馆的弗罗伦纳分馆中，有个弗罗伦纳巡逻队员被打昏了，涉嫌这桩暴行的三个弗罗伦纳人已被通缉。在后来的新闻提要中，没有再重复这项报道。

“而我十分肯定，这两条消息有连带关系；我也十分肯定，我要的那个人已遭巡逻队逮捕。我曾要求批准我前往弗罗伦纳，可是被拒绝了。我曾用次乙太联络弗罗伦纳当局，要他们将那个人送到萨克，结果没有收到答复。现在我亲自来到弗罗伦纳事务部，要求你们对这件事采取行动。要不就让我去，要不就让他来。”

秘书以毫无生气的声音说：“萨克政府无法接受分析局官员的最后通牒。我的上司曾警告我，说你或许会问起这些事，还指示了哪些事实是我该让你知道的。那个据报曾经查询限阅书籍的人，还有他的两个同伴——一位镇长和一位弗罗伦纳女子，的确犯下你提到的罪行，并遭到巡逻队的追缉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被逮捕。”

琼斯突然感到一阵痛苦的失望，但他根本懒得掩饰。“他们逃掉了？”

“并不尽然，他们躲进某个叫马特・柯洛夫的人开的面包店。”

琼斯瞪大眼睛。“竟然让他们留在里面？”

“最近，你有没有会晤过尊贵的路迪根・阿贝尔阁下？”

“这和他有什么……”

“根据我们的情报，你常常出现在川陀大使馆。”

“我有一个星期没见到大使了。”

“那么我建议你去见见他。我们允许那些罪犯安然躲在柯洛夫的店里，是出于尊重我们和川陀的微妙星际关系。我接到上司的指示，若是有必要就告诉你，那个柯洛夫——你或许不会感到惊奇——”说到这里，那张白皙的脸孔露出像是冷笑的罕见表情，“我们的国家安全部早就知道他是一名川陀间谍。”

# 第六章 大使

在琼斯会晤那位秘书十小时之前，泰伦斯离开了柯洛夫的面包店。

泰伦斯沿着城中的巷道，小心翼翼地向前走，一只手始终摸着路旁工人住的小屋的粗糙表面。除了上城间歇性射下的苍白光芒，他置身全然的黑暗中。下城如果有光线，就是巡警射出的珍珠色闪光，他们总是两三人一组在城中巡逻。

下城像是一只沉睡的毒妖，盘旋着油滑的身躯，躲在光辉灿烂的上城之下。其中某些部分或许还有朦胧的生气，例如农产品的批发集散地，但绝不是在这里，不是这个贫民窟。

当远处铮铮的脚步声接近时，泰伦斯退到一条满是灰尘的巷内（就连弗罗伦纳每晚的阵雨，也几乎无法穿透水泥合金，来到下层的幽暗区域）。百码外出现了几道光束，它们逐渐移动，最后消失无踪。

整个夜晚，巡警们不停走来走去，他们只需要这样做。他们激起的恐惧感足以维持秩序，几乎不必再展示什么武力。虽然没有路灯，无数偷鸡摸狗之辈大可借着黑暗作掩护，但即使没有巡警这个潜在的威胁，这种危险也不至于有多严重。食品店与工厂有严密的守卫；豪华的上城高高在上；而若想互相偷窃，寄生于彼此的困境中，则显然是徒劳无功的举动。

其他世界上所谓的罪恶，在此地的黑暗中根本不存在。穷人可以手到擒来，可是早已一贫如洗，而富人则遥不可及。

泰伦斯轻快地向前走，每当经过上方水泥合金的开口处，苍白的光芒就映在他脸上，而他总会忍不住抬头向上望。

遥不可及！

他们真的遥不可及吗？在他一生中，对萨克大亨的态度曾有多少转变？小的时候，他和每个小孩一样。巡警是银黑相间的怪物，任何人不论有没有做错事，看到他们一律拔腿就跑。大亨则是神秘莫测的超人，是至善的象征，他们住在名叫萨克的天堂上，细心地、耐心地沉思着弗罗伦纳上愚夫愚妇的福祉。

在学校里，他每天都会重复一遍：愿银河圣灵看顾大亨们，有如他们看顾我们一般。没错，他现在想，就是这样，一点也没错！但愿圣灵对待他们的方式，与他们对待我们一模一样。他的拳头使劲握紧，在阴影中仿佛冒出火来。

十岁的时候，他曾在学校里写了一篇作文，内容是他想象中萨克上的生活。那纯粹是凭空想象的创作，为的只是表现他的文采。他还记得的部分非常少，其实只有一段而已。其中，他描写每位大亨都有二十英尺高，形象庄严壮丽。每天早上，大亨们聚在一个色彩有如蓟荋花般缤纷的大厅中，目的是辩论弗罗伦纳人的罪过，并沉痛检讨是否有必要协助他们改过迁善。

老师读了之后非常高兴。那一年年底，当其他小朋友继续上读写与道德课程时，他升到一个特别班，开始学习算术、银河舆理与萨克历史。十六岁那年，他被送到了萨克。

他仍然记得那个伟大的日子，但他猛然抽回记忆，想到这件事令他感到羞耻。

现在，泰伦斯已经接近城市的近郊。偶然袭来的阵阵微风，为他带来蓟荋花在夜晚散发的浓郁香气。再过几分钟，他就会来到相当安全的田野。那里没有巡警的定期巡逻，而且他能透过夜空的残云，重新见到天上的星光。甚至包括萨克的太阳——那颗坚实、明亮的黄色恒星。

在他一生的一半岁月中，那颗恒星都是他的太阳。当他从太空船的舷窗，首次在近距离望见它时，他真想当场跪下来。它不再是一颗星，而是一个耀眼到无法直视的小圆球。一想到自己正在接近天堂，连第一次太空飞行的恐惧感也消失无踪。

他终于在心目中的天堂着陆，随即被送到一位年老的弗罗伦纳人家中。那老者照顾他沐浴更衣，然后带他前往一座庞大的建筑。途中，老者曾向经过的一个人弯腰鞠躬。

“鞠躬！”老者气呼呼地对年轻的泰伦斯低声道。

泰伦斯照做了，可是一头雾水。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一位大亨，你这个无知的农工。”

“他！一位大亨？”

他立即僵在路上，直到老者催促他向前走。这是泰伦斯生平见到的第一位大亨，他根本没有二十英尺高，只是个普通人罢了。其他弗罗伦纳少年可能会从这种幻灭的震撼中恢复，但是泰伦斯从来没有。他的内心某处起了变化，起了永久的变化。

虽然他接受了各种训练，而且各种课程都名列前茅，他却从未忘记大亨只是普通人。

他花了十年的岁月求学。而在课余时间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，他被教导在许多小事上做个有用的人。他学会了跑腿送信、倒垃圾、大亨经过时要弯腰鞠躬、大亨夫人经过时要恭敬地转过头去面向墙壁。

后来，他又在国务院工作了五年。他的职位一换再换，以便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，让他的能力受到最佳的测试。

有一次，一位和蔼可亲的弗罗伦纳胖子来拜访他。这人将友谊表现在笑脸上，轻轻掐着他的肩头，然后问他对大亨有什么看法。

泰伦斯压下掉头就跑的念头。他不禁怀疑，自己的想法是否转化成了某种密码印在脸部的皱纹上。他摇了摇头，喃喃说了一串赞美大亨的陈腔滥调。

那个胖子却咧了咧嘴：“你言不由衷，今晚到这里来。”他递给泰伦斯一张小卡片，几分钟后，那张卡片自动碎裂烧毁。

泰伦斯依约前往，他虽然害怕，却非常好奇。他在那里遇到好些自己的朋友，他们望着他的眼神都透着神秘；后来，他们在工作场合再遇到他，却只对他投以漠然的一瞥。在那次聚会中，他倾听他们的言论，发觉许多人似乎也都相信他深藏在自己内心的想法。他本以为那是自己的创见，从来没有别人想到过。

他了解到，至少有一些弗罗伦纳人认为大亨都是卑鄙的禽兽——他们为了自私的理由而榨取弗罗伦纳的财富，却让辛苦工作的当地人困在愚昧与贫困的泥沼中。他还了解到，一场反抗萨克人的大暴动即将来临，成功之后，弗罗伦纳所有的财富将重归真正的主人之手。

怎么做？泰伦斯问道，问了一遍又一遍。毕竟，大亨与巡警都拥有武器。

于是他们告诉他川陀的存在，过去数世纪以来，这个庞大的帝国不断膨胀，如今涵盖了银河中一半的住人世界。他们说，借着弗罗伦纳人的帮助，川陀将摧毁萨克。

可是——泰伦斯先对自己说，然后又公开发表这个想法——既然川陀这么大，而弗罗伦纳这么小，难道川陀不会取代萨克，成为更大、更暴虐的主宰？如果那是唯一的出路，他宁可选择忍受萨克的统治。熟悉的主宰总比不熟悉的主宰要好。

他被嘲笑一番，然后被赶出去。他们还以性命威胁他，不准他提起当天听到的一切。

可是过些时日后，他注意到那些谋反者一个接一个失踪，最后只剩下原来那个胖子。

有些时候，他还会看到胖子在各处跟新来的人交头接耳。他明知道那些人正在接受试探与测验，却不敢向他们提出警告。他们必须自己找出活路，正如泰伦斯当初那样。

泰伦斯甚至在国家安全部待了一些日子，只有少数弗罗伦纳人能指望有这种殊荣。那段时间很短，因为安全部的官员拥有太大的权力，任何人在那里的时间都要比在其他单位更短。

可是在那里，泰伦斯发现真有阴谋需要对付，这令他不禁十分惊讶。弗罗伦纳上有些人设法互通声息，计划着叛变行动。通常这些行动都有川陀的经费暗中资助，不过有些时候，那些自命的反叛者真以为弗罗伦纳可以独力成功。

泰伦斯默默想着这件事。他的话很少，他的举止正常，可是他的思想不受限制。他痛恨那些大亨，一来他们并非二十英尺高；二来他不能望向他们的女人；三来他曾经鞠躬哈腰服侍过几个，结果发现他们虽然傲慢无比，骨子里却是一群愚蠢的家伙，他们受的教育并不比他自己好，而且通常笨得多。

然而，这种奴隶生活有什么解脱之道？把愚蠢的萨克大亨换成愚蠢的川陀皇族根本毫无意义；指望弗罗伦纳农民自己做点什么则是痴心妄想。所以说，简直就是一筹莫展。

从学生时代，到做个小小的官员，直到如今成为镇长，这个问题在他心中萦绕了许多年。

突然间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机缘，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送到他手上。答案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人，他曾经是个太空分析员，现在则拼命强调弗罗伦纳上男男女女都有生命危险。

此时泰伦斯已来到田野，那里的夜雨快停了，云朵间的星光显得湿答答的。他深深吸了一口蓟荋的香气，想到蓟荋既是弗罗伦纳的财富，又是这颗行星的诅咒。

他并未试图逃避现实。他已经不再是镇长，甚至不是一个自由的弗罗伦纳农民。他只是个逃亡的罪犯，从此必须躲躲藏藏。

但是他心中燃烧着希望之火。过去的二十四小时，他掌握着有史以来对抗萨克最厉害的武器。这点毫无疑问，他知道愚可的记忆正确无误——他曾经是个太空分析员；他接受过心灵改造，脑海几乎一片空白；而他记得的事是真实的、可怕的，而且是威力无穷的。

他确定这一点。

现在，这个愚可在另一个人的掌心里。那人假扮成弗罗伦纳志士，实际上是一名川陀间谍。

泰伦斯感到怒火的苦涩冲向喉头。这个面包师当然是一名川陀间谍，从一开始他就认定了这一点。在下城所有的居民中，谁还有钱建造一个假的辐射烤炉？

他不能让愚可落入川陀的手中，他不会让愚可落入川陀的手中。他准备进行的计划险恶无比，可是危险又有什么关系？他已经背负了一项死罪。

天空一角出现暗淡的光芒，他将等待天亮后再行动。当然，各地的巡警局都会接到他的图像，可是他们得花几分钟的时间，才会认出他这个人。

而在这几分钟里，他仍然是个镇长。他将有时间去做一件事，而即使是现在，即使是现在，他还不敢让自己考虑到这件事。

琼斯会晤那位秘书之后十小时，他与路迪根・阿贝尔再度见面。

大使照常以表面上的热络迎接琼斯，但带着一份明确而心虚的罪恶感。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，已过了将近一个银河标准年），他对此人说的故事并未留意。他唯一想到的是：这件事会不会，或是能不能帮助川陀？

川陀！他总是最先想到川陀。但他与那些笨蛋不一样，他不会崇拜一群星星，也不崇拜川陀军人佩挂的“星舰与太阳”黄色徽章。简言之，他不是个普通的爱国者，川陀本身对他毫无意义。

可是他崇尚和平；更何况他年事渐长，陶醉于杯中的美酒、充满柔和音乐与香气的环境、午后的小歇，以及宁静安详的余生。在他的想象中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这种享受；然而事实上，每个人都遭到战争的摧残。他们在虚空的太空里冻毙，在原子能爆炸中气化，或在遭到包围与轰击的行星上饿死。

那要如何力行和平呢？当然不是靠说理，也不是靠教育。如果一个人了解和平的真谛与战争的本质，却无法选择和平而摒弃战争，还有什么道理可以说服他呢？除了战争本身，还有什么是对战争更强而有力的谴责？不论是多么精妙的辩证技巧，比得上一艘满载尸骨、百孔千疮的残破战舰十分之一的威力吗？

所以说，想要终止武力的滥用，只剩下一个解决之道，那就是武力本身。

阿贝尔的书房里有一套川陀的舆图，专门设计来显示那种武力的成就。它是个晶莹剔透的卵形体，呈现出银河透镜的三维结构。其中星辰是白色的钻石粉末，星云是带状的光芒或暗淡的云雾，而在接近中心处，则有几个红色斑点，那就是过去的川陀共和国。

不是“现在的”，而是“过去的”。五百年前的川陀共和国，仅由五个世界组成。

不过这是一套历史舆图，只有在时间归零之际，那个阶段的共和国才会显现。将时间向前拨一格，画面中的银河便前进五十年，川陀的边缘就多出一圈变红的星辰。

在十个阶段中，时间总共过去五百年，深红色像大摊血迹一样不断扩张，直到银河大半的区域都变成一片血红。

红色就是血的颜色，这不仅是一种意象而已。在川陀共和国变成川陀联邦，再变成川陀帝国的过程中，它的扩展埋葬了无数残缺的人体、残缺的船舰，以及残缺的世界。然而经由这些蜕变，整个川陀变得强大无比，红色范围内终能享有和平。

如今，川陀正在另一个蜕变的边缘跃跃欲试：从川陀帝国跃升至银河帝国，然后红色将吞没所有的星辰，而银河将从此天下太平——川陀治下的太平。

阿贝尔想望这种结果。若是在五百年前、四百年前，甚至二百年前，他都会反对川陀上这群险恶的、唯物主义的、侵略成性的人。他们贪得无厌、不顾他人的权利，自家的民主尚未健全，却对其他世界的轻度奴役极其敏感。可是尽管如此，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。

他不是为了川陀，而是为了川陀代表的统一结局。所以原来的问题“这事如何有助于银河的和平？”自然转变成“这事如何有助于川陀？”

问题是对于这个特殊事件，他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对琼斯而言，解决之道显然直截了当：川陀必须支持分析局，并且必须惩罚萨克。

假如能找到什么确定对萨克不利的因素，或许这样做是好的。即使如此，或许答案还是否定的。而倘若无法找到这样的因素，那就绝对是否定的。但无论如何，川陀绝不能轻举妄动。整个银河都看得出来，不久川陀即将一统银河，不过那些尚未归属川陀的行星，仍有可能团结起来反抗到底。川陀甚至也能赢得这样一场战争，可是将要付出的代价，会让胜利变为惨败的一个动听的代名词而已。

因此，在这场游戏的最后阶段，川陀绝不能做出任何轻率的举动。基于这个原因，阿贝尔慢慢进行这项工作。他将网轻轻撒向国务院的迷宫，以及萨克大亨的豪华生活圈；他利用笑容作探针，在不知不觉间打探消息。此外，他也没忘让川陀的特务机关盯住琼斯本人，以免这个愤怒的利拜尔人一时之间造成的破坏，使阿贝尔在一年之内都无法修补。

对于这位利拜尔人持续不懈的愤怒，阿贝尔感到十分惊讶。他曾经问他：“一名成员为何让你那么关切？”

他指望听到的一番话，是对分析局的完整性所作的论述，以及大家都有责任支持该局，因为它不是某个世界的工具，而是为全体人类服务的组织。结果，他并未听到这样的话。

反之，琼斯皱着眉头说：“因为在这一切表面问题之下，隐藏着萨克与弗罗伦纳的关系，我要揭发并摧毁那重关系。”

阿贝尔只觉得一阵反胃。不论何时何地，总是由于有人过分关注某个世界，而使人们的心力无法集中在银河统一的问题上，这种事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发生。当然，各处都有社会性的不公，有时似乎令人难以忍受。但是谁能想象得到，这样的不公能在小于银河的尺度上解决？首先，必须终止战争以及国与国的对抗，唯有在那个时候，才能设法解决内在的困境，毕竟外在的冲突是它们的主因。

而且琼斯并不是弗罗伦纳人，他并不该有情绪化的短视作风。

阿贝尔又问：“弗罗伦纳对你有何意义？”

琼斯犹豫了一下，答道：“有一种亲切感。”

“但你是个利拜尔人，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如此。”

“我的确是，但这正是亲切感的来源，我们都是银河中的极端人种。”

“极端？我不明白。”

琼斯说：“我指的是肤色。他们过分白，而我们过分深，这就代表了某种意义。这种极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，使我们拥有一个共通点。我觉得我们的祖先必定有过一段身为异类的长久历史，甚至遭到社会主流的排斥。我们是不幸的白种人与褐种人，在与众不同这方面同病相怜。”

当时，在阿贝尔惊异的瞪视下，琼斯吞吞吐吐了一阵，终于说不出话来了。从此这个话题再也未曾出现。

如今，过了将近一年，没有任何警告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就在整个不幸事件看来即将悄悄告终之际，甚至琼斯都已显现热诚渐减的时候，它突然一发不可收拾。

他现在面对着一个不同的琼斯，这个琼斯的愤怒不只冲着萨克，而且波及了阿贝尔。

“我会这么愤慨，”这位利拜尔人透露了一部分，“不是因为你的情报员一直跟在我后头。想必你行事谨慎，对任何事、任何人都不敢信赖。就这一点而言，我能接受。可是找到我们的人之后，为什么我没有立即接到通知？”

阿贝尔一只手轻抚着座椅扶手的暖和布料：“事态很复杂，一向很复杂。我当初做好安排，若有任何未经授权的人查询太空分析资料，除了通知你之外，也要向我手下某些情报员报告；我甚至想到你可能需要保护。可是在弗罗伦纳……”

琼斯以苦涩的口吻说：“没错。我们都是笨蛋，没考虑到这点。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证明我们在萨克上到处都找不到他。他必定一直在弗罗伦纳，而我们却从未想到。无论如何，现在我们找到他了，或者该说给你找到了。想必你会安排我见他一面？”

阿贝尔没有直接回答，他说：“你说他们告诉你，这个叫柯洛夫的人是川陀的情报员？”

“不是吗？他们为什么要说谎？或是他们的情报错误？”

“他们没有说谎，情报也没有错误，他担任我们的情报员已有十年之久。他们竟然早就知道，这点令我相当忧心。这使我不禁怀疑，他们对我们还知道多少，以及我们的组织究竟有多松散。可是他们为什么急于告诉你他是我们的人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“我猜因为那是实情，而且这样一来，我就再也不会为难他们。否则我将提出进一步请求，而这只会引起他们与川陀之间的麻烦。”

“实情是外交官之间的毒药。比起让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了解程度，让我们及时掌握机会，收回破损的网，补好之后重新张开，他们还能为自己制造什么更大的麻烦？”

“请回答你自己提出的问题。”

“我说，他们告诉你柯洛夫的真实身份在他们掌握中，是为了摆出一种胜利的姿态。他们知道不论保密或是透露这项事实，都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帮助或伤害，因为早在十二小时之前，我就获悉他们知道柯洛夫是我们的人。”

“但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借着最不可能弄错的一项线索。听着！十二小时之前，川陀的情报员马特・柯洛夫，已遭弗罗伦纳巡逻队的一名成员射杀。他当时掌握的两个弗罗伦纳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八成就是你在寻找的那个野外人员。两人都不见了，消失了，想必他俩已落入那些大亨的手中。”

琼斯大叫一声，差点从座位中站起来。

阿贝尔冷静地将一杯酒举到唇边。“我无法采取任何正式行动。那名死者是个弗罗伦纳人，而那两个消失的人同样也是，即使我们能够提出反证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受到严重挫败，现在更是被愚弄了一番。”

# 第七章 巡警

愚可亲眼目睹面包师惨遭杀害。他看见一柄手铳悄悄一推，面包师立刻瘫倒在地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；他的胸部向内凹陷，烧成焦黑的一团。对愚可而言，事前大多数及事后所有的记忆，都被这个景象淹没了。

他依稀记得巡警最初接近的经过，以及他们悄悄地、满怀杀机地拔出武器的动作。面包师曾抬起头来，正准备开口，却来不及吐出一生最后一个字。然后一切就发生了，愚可立刻听见血液的喷溅声，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尖锐喧哗，就像是一条泛滥的河流。

愚可经过数小时睡眠而恢复的神智，片刻间烟消云散。那名巡警曾试图冲向愚可，他在呐喊的男男女女间拼命向前挤，仿佛人群是一团黏滞的泥泞，他必须拖着沉重的脚步迈进。愚可与瓦罗娜随着人潮旋转，逐渐被带离原地。他们是一团小漩涡，当巡警的飞车开始在头顶盘旋时，两人不停地打转、不停地摇摆。瓦罗娜催促愚可向前走，向城市的近郊前进。一时之间，他又成了昨天那个受惊的儿童，而不是今晨那个准成人。

今天清晨，他在灰蒙蒙的晨曦中醒来，但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，他无法看见那道曙光。他在原地躺了许久，检视着自己的心灵。经过这一夜，有些旧创愈合了，有些结构重新接好，成了完整的一部分。两天以前，在他开始“记起”的那一刻，这一切就蓄势待发。昨天整整一天，这个过程都在进行。前往上城与图书馆的行程，对巡警的攻击与其后的逃亡，和面包师的巧遇——对他而言，这些事都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。他心灵中的纤丝已蜷曲着静止多时，今天终于被猛力拉直，强迫投入痛苦的活动。而现在，睡了一觉之后，它们开始产生微弱的搏动。

他想到了太空与星辰，想到了一大片孤独的空间与极度的静寂。

最后，他将头转向一侧，开口道：“罗娜。”

她随即惊醒，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，向他这边望来。

“愚可？”

“我在这里，罗娜。”

“你好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无法压抑内心的兴奋，“我感觉很好，罗娜。听着！我记起了更多的事。我曾在一艘太空船上，而且我知道确切的……”

可是她没有在听他讲话。她迅速套上套装，背对着他压平接缝，拉上前胸的拉链，接着又紧张兮兮地摸索皮带。

然后，她才蹑手蹑脚地走向他：“我没打算睡觉，愚可，我试着保持清醒。”

愚可感到被她的神经质传染了：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嘘，别说得那么大声，一切都很好。”

“镇长在哪里？”

“他不在这里，他……他不得不走。你何不再睡一觉，愚可？”

她伸出手臂想搂搂他，却被一把推开。他说：“我很好，我不想睡觉，我想要把太空船的事告诉镇长。”

可是镇长不在那里，而瓦罗娜又不愿意听。愚可终于平静下来，第一次对瓦罗娜感到不耐烦。她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，而他已开始感到自己像个大人。

此时一束光线钻进室内，跟在后面的是面包师的硕大身形。愚可对他猛眨眼睛，心惊胆战了一阵子。瓦罗娜的臂膀悄悄来到他的肩头时，他并没有完全排拒。

面包师的厚嘴唇扯出一个微笑。“你们起得真早。”

两人皆未答腔。

面包师又说：“这样也好，你们今天要离开这里。”

瓦罗娜感到口干舌燥，她说：“你不会把我们交给巡警吧？”

她记得在镇长离去后，他望向愚可的那种神情。现在他仍然望向愚可，只望着他一个人。

“不是交给巡警。”他说，“我已经通知该通知的人，你们会很安全。”

说完他掉头就走，但不久便回来，并带来了食物、衣服与两盆水。那些衣服都是新的，而且看来怪异无比。

他一面看着他们进食，一面说：“我要给你们两个新的名字和新的身份。你们好好听着，我可不希望你们忘记。你们不是弗罗伦纳人，明白吗？你俩是来自渥特克斯行星的兄妹，你们来到弗罗伦纳……”

他继续说下去，补充了许多细节，又反过来问他们，听听他们如何回答。

愚可很高兴有机会表现他的记忆力与高超的学习能力，可是瓦罗娜的双眼透着深沉的忧虑。

面包师当然不是瞎子，他对女孩说：“你只要给我添一点点麻烦，我就把他单独送走，把你留下来。”

瓦罗娜强壮的双手如痉挛般紧紧攥着。“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。”

等到上午过了将近一半，面包师站起来，说了一句：“我们走！”

他最后的一项行动，是将柔软假皮制成的黑色卡片塞进他们前胸口袋中。

一走出室外，愚可看清自己的模样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他没想到衣服竟然能这么复杂。刚才有面包师帮他穿上，可是谁会帮他脱下来呢？瓦罗娜现在看来根本不像农村女子，她连双腿也罩上轻薄的布料，还垫高了鞋跟，所以她走路时得小心保持平衡。

路人聚在四周，痴痴望着他们，还叫来更多的人。他们主要是儿童、购物的妇人，以及衣衫褴褛、游手好闲的混混。面包师似乎对他们视若无睹，他带着一根粗棍子，偶尔有人凑得太近，那根棍子就会来到那人两腿之间，好像只是凑巧一样。

当他们离开面包店仅一百码远，才刚转一个弯的时候，围观群众的外围开始骚动，愚可随即认出一名巡警的银黑相间制服。

变故就是在那时发生的。巡警亮出武器轰击面包师，接着出现狂乱的逃亡。从此可有任何一刻恐惧不在他的心中，而那巡警的阴影不在他的背后？

他们来到城市外缘一个肮脏的地区。瓦罗娜猛喘着气，她的新衣服透出了好几块汗渍。

愚可边喘边说：“我再也跑不动了。”

“我们非跑不可。”

“不是像这样。听着，”他坚决地抽回被她用力抓住的手，“听我说。”

恐惧与惊慌正离他远去。

他说：“我们何不继续做面包师要我们做的事？”

她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本想要我们做什么？”她十分焦虑，只想继续逃跑。

他说：“他要我们假装自己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还给了我们这个。”愚可越说越兴奋，并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卡片，翻来覆去打量一番，还试图把它打开，仿佛那是一本小册子。

他无法做到，里面并没有夹页，于是他开始摸索边缘。当他的手指按到某一角时，他听到，或者该说感觉到有东西下凹，朝他的一面随即变成惊人的乳白色。上面映出的密密麻麻的文字不容易看懂，不过他还是仔细辨认那些字迹。

最后他说：“这是一本护照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让我们能到别处去的东西。”他确定这一点，“护照”这个词是忽然在他脑海浮现的，“你看不出来吗？他打算让我们离开弗罗伦纳，搭乘一艘太空船离去。我们就照原定计划行事。”

她说：“不，他们阻止了他，他们杀了他。我们不能那么做，愚可，我们不能。”

他对这点相当坚持，喋喋不休地说：“但这将是最好的办法，他们料不到我们会那样做。而且，我们不要登上他要我们登上的那艘太空船，他们会监视那一艘。我们登上另一艘船，其他任何一艘。”

一艘太空船，任何一艘，这些字眼在他耳中回荡。这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，其实他不在乎。他要登上太空船，他想要到太空去。

“拜托，罗娜！”

她说：“好吧，如果你真那样想。我知道太空航站在哪里，当我还小的时候，我们有时会在休工日到那里去，在远处观看太空船升空。”

他们又开始赶路。有一种轻微的不安搔抓着愚可的意识入口，却不得其门而入。那是不太遥远、属于相当晚近的记忆，是他应该记得却不记得的一件事。

他一心想着那艘等待他们的太空船，心中这件事遂被盖过。

把守入口关卡的那个弗罗伦纳人，今天感到兴奋无比，不过兴奋的原因和他自己没什么关系。他听到一些私下流传的故事，内容是昨天傍晚有人攻击巡警，然后逃之夭夭。到了今天早上，那些传言又自动膨胀，甚至有耳语说好些巡警遭到杀害。

他不敢离开工作岗位，但他伸长脖子看着空中飞车经过面前，以及面容冷酷的巡警一个个离开。太空航站的巡警分遣队一再裁员，直到什么人都没再剩下。

他们正在城中布满巡警，他想，而且同时感到恐惧与酩酊的快意。想到巡警被人杀害，为什么会使他高兴呢？他们从来不找他麻烦，至少几乎没有。他有一份好工作，跟那些愚蠢的农民不一样。

可是他仍然高兴。

他几乎没时间检查面前的两个人。他们满身大汗，看来令人生厌；穿着一身古怪的服装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外国人。此时，那个女的正把护照送进窗口。

他看了她一眼，再看看护照，又看了看限制出境名单。然后他按下一个按钮，两条半透明胶带便跳到他们面前。

“走吧。”他不耐烦地说，“把它戴在手腕上，继续向前走。”

“我们的太空船是哪一艘？”那女的礼貌地悄声问道。

这句话让他很开心。外国人不常来弗罗伦纳太空航站，最近几年甚至变得越来越罕见。不过，真正来到的外国人既不是巡警也不是大亨，他们似乎不晓得你只是个弗罗伦纳人，因而对你说话客客气气。

这使他觉得自己高了两英寸。“女士，你到十七号泊口就能看到，祝你前往渥特克斯的旅程愉快。”他以气派大方的口吻说。

然后他又埋头于原先的工作，包括偷偷打电话给城中的朋友，探听进一步的消息，以及以更谨慎的方式，试图窃听上城的私人能束通话。

直到数小时后，他才发觉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。

愚可说：“罗娜！”

他拉扯她的手肘，向前迅速指了指，又悄声道：“那艘！”

瓦罗娜狐疑地望着他指的那艘太空船。它比他们应该搭乘的十七号泊口处那艘小很多，不过看来更加耀眼。那四个气闸张大了口，主舷门则裂开一条缝，一道斜梯从那里直通地面，就像一条伸得长长的舌头。

愚可说：“他们在换空气。通常都在起飞前帮太空客船换气，排掉循环使用的罐装氧气累积的气味。”

瓦罗娜瞪着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愚可觉得虚荣心油然而生：“我就是知道。你看，现在不会有任何人在里面。通风设备开着的时候，待在里面可不舒服。”

他不安地四下望了望。“不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附近没什么人。你以前来看热闹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像这样？”

瓦罗娜并不这么想，可是她几乎记不得了，儿时的记忆早已变得遥不可及。

当两人拖着颤抖的双腿爬上斜梯的时候，四周不见任何一名巡警。他们看到的只有平民雇员，他们全都在专心做着自己的工作，由于距离遥远，每个身形都显得很小。

他们走进舱内的那一瞬间，流动的空气迎面而来，将瓦罗娜的套装吹胀。她不得不用双手压住，裙摆才不至于飞起来。

“一直都像这样吗？”她问道。她从未上过太空船，也从没有这种梦想。她的嘴唇紧紧抿起，心脏怦怦跳个不停。

愚可说：“不，只有在换气的时候。”

他欢喜地走在金属材质的通道上，急切地检视着每一间空舱房。

“这里。”他说——那是一间厨舱。

他又很快地说：“食物不算顶重要，没有食物我们也能撑一阵子，重要的是水。”

他在摆得整齐、叠得紧密的器皿间到处翻寻，找到一个有盖的大型容器。他又四下寻找水栓，还一面喃喃祈祷，祈望他们没忘把水槽加满。当汲水的轻柔声音传来、稳定的水流涌出之际，他不禁咧嘴一笑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“好，拿一些罐头，别拿太多，我们可不想让他们注意到。”

愚可绞尽脑汁设想不被发现的方法，再次探索着记不太清楚的事物。偶尔，他仍会撞到思想中那些断层，而他总是怯懦地避开，拒绝承认它们的存在。

最后他找到一间小舱房，里面存放着救火设备、熔接设备，以及紧急医疗与外科必需品。

他以不太有自信的口吻说：“除非有紧急事件，他们不会来这里。你害怕吗，罗娜？”

“跟你在一起我就不怕，愚可。”她谦卑地答道。两天以前，不，十二小时以前，情况还刚好相反。可是登上太空船后，两人的性格同时起了变化，这点她毫无疑问。结果愚可成了大人，而她则变成一个孩子。

他说：“我们不能开灯，否则他们会注意到电力流失。我们必须等到休息期间才能上厕所，而且出去一定要避开值夜人员。”

通风设备突然停止运转。不再有冰凉的空气吹到他们脸上，远处轻柔、稳定的嗡嗡声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静寂。

愚可说：“他们很快就要登船，然后我们便会进入太空。”

瓦罗娜从未在愚可脸上见到这般喜悦，他好像是个热恋中的少年，正准备去会见情人。

如果说，当天清晨醒来的时候，愚可感到自己像个大人，他现在就是个巨人，伸开双臂能够拥抱整个银河。群星成了一粒粒的弹珠，星云则是有待扫除的蜘蛛网。

他在一艘太空船上！那些记忆像一股不断冲回的洪流，其他的记忆只好赶紧让位。他很快忘掉了蓟荋田、加工厂，以及瓦罗娜晚上对他轻哼的歌曲。在记忆织锦中，那些只是暂时的补缀，如今织锦松断的边缘开始缓缓织合。

都是太空船的功劳！

如果他们早就把他放在一艘太空船上，他不需要花那么久等待烧坏的脑细胞自动愈合。

他在黑暗中轻声对瓦罗娜说：“别担心。你将感到几下振动，听到一阵噪音，不过那只是发动机引起的。还会有很大的重量压到你身上，那是加速度。”

弗罗伦纳的普通词汇无法描述这个概念，他用的是个突然浮现心头的词汇，瓦罗娜根本听不懂。

她问：“会痛吗？”

他答道：“会非常不舒服，因为我们没有抗加速衣来吸收压力，不过不会持续太久。只要靠着这面舱壁站好，当你感到有股力量将你推向它的时候，把全身放松。看，已经开始了。”

他选的舱壁果然正确。当超原子推进发动机的噪音逐渐增强时，感觉上重力开始转向，原本垂直的舱壁似乎变得越来越倾斜。

瓦罗娜抽噎了一下，然后呼吸不知不觉变得困难，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们的胸腔没有液压吸收器的保护，当他们试图吸入一点点空气，以纾解窒息的肺脏时，喉咙便感到好似被锉刀锉过。

愚可设法吐出几个字，任何字句都好，只要能让瓦罗娜知道他在身边，并能缓和她对未知的极度恐惧——他知道那是必然的。这只是一艘太空船，只是一艘极佳的太空船，可是她以前从未登上任何太空船。

他说：“等会儿当然还有跃迁，我们将进入超空间，在一瞬间穿越两星之间大部分的距离。那一点也不会让你难过，你甚至不会知道它发生了。跟现在比起来，跃迁简直不算什么，只是体内会感到轻微抽动，然后就结束了。”他一个字一个字咕噜咕噜地吐出来，花了好长时间才说完。

他们胸口的重量慢慢离去，将他们绑缚在墙壁上的隐形铁链也逐渐松开，最后终于消失。这时，他们喘着气跌在地板上。

过了好久，瓦罗娜才终于开口：“你受伤了吗，愚可？”

“我，受伤？”他勉强笑了笑。他尚未调匀呼吸，但是听到他竟会在太空船上受伤这种说法，他仍然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他说：“我曾在一艘太空船上住了许多年，每次都有好几个月不曾降落任何行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。她已经爬到他身边，将一只手放在他脸颊上，以确定他仍在那里。

他用手臂搂住她的肩膀，她则安静地靠在他臂弯里，接受着如同反哺的安慰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又问了一遍。

愚可记不得为什么。他就是那么做过，他厌恨在任何行星着陆。基于某种原因，他必须留在太空，可是他记不得为什么。

他再度避开这道记忆的断层。“我曾有一份工作。”

“没错，”她说，“你分析一场空。”

“对啊，”他很高兴，“那正是我的工作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他并未指望她听得懂，但是他必须说下去。他一定要沉湎在记忆中，要纵情庆祝自己能在瞬间召回过去的记忆。

他说：“你可知道，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一百多种原料构成，我们将这些原料称为元素。例如铁和铜都是元素。”

“我以为它们是金属。”

“它们是金属，但也是元素。此外，氧、氮、碳与钯也都是。而最重要的则是氢与氦，这两者是最简单、最普遍的元素。”

“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。”瓦罗娜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宇宙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元素是氢，其他大部分是氦，甚至太空中也一样。”

“有人告诉过我，”瓦罗娜说，“太空是一种真空。他们说这就代表里面什么也没有，这样说有错吗？”

“并不尽然，应该说‘几乎什么也没有’。可是你知道，我是个太空分析员，这意味着我在太空中飞来飞去，收集并分析其中极微量的元素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负责判断氢有多少，氦有多少，其他元素又有多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嘛，这很复杂。你可知道，太空中元素的分布并非处处相同。在某些区域，氦的比例比正常值高些；而在其他地方，则是钠的比例高于正常值；其他元素也一样。这些组成特殊的区域蔓延在太空中，好像许多条暗流，它们叫做太空原子流。了解这些原子流如何分布是很重要的事，因为这有助于解释宇宙如何创生、如何演化。”

“它怎么解释呢？”

愚可迟疑了一下：“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。”

他匆匆打住，感到很不好意思。他的心灵终于寻获的巨大知识宝库，竟然这么容易就出现标示着“未知”的尽头，而发问者却是……却是……他突然觉悟到，毕竟瓦罗娜只是个弗罗伦纳的农家女。

他说：“此外，我们在银河各处找出这个太空气体的密度，你知道吧，也就是浓度。它在各处都不一样，而我们必须知道它的确切本质，太空船才能做出超空间跃迁的精确计算。这就像……”他的声音逐渐消失。

瓦罗娜吓呆了，不安地等待他讲下去，可是接下来只有一片沉默。

在全然黑暗中，传来她嘶哑的声音：“愚可？有什么不对劲，愚可？”

仍旧是一片沉默。她的双手摸到他的肩头，再使劲摇晃他。“愚可！愚可！”

不料，回答的声音属于原先那个愚可。声音中充满虚弱与恐惧，刚才的喜悦与信心全消失了。

“罗娜，我们做错了一件事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我们做错了什么？”

巡警射杀面包师的景象浮现在他心头，既深刻又清晰，仿佛是被其他许多明确的记忆召唤回来的。

他说：“我们不该逃走，我们不该登上这艘太空船。”

他拼命发抖，无法控制自己。瓦罗娜试图用手拭去他额头上的汗水，结果只是白忙一场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追问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们应该知道，如果面包师愿意大白天带我们出来，他就该料定不会有巡警来找麻烦。你记得那名巡警吗？射杀面包师的那名巡警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你记得他的面孔吗？”

“我没敢看。”

“我看到了，有件事很奇怪，可是我没有细想，我没有细想。罗娜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巡警。那是我们的镇长，罗娜，那是装扮成巡警的镇长。”

# 第八章 贵妇

莎米雅・发孚身高刚好五英尺，此时，她全身六十英寸都处于颤抖的盛怒状态。她平均每英寸重一磅半，而在此刻，她九十磅的体重每磅都代表着十六盎司的怒意。

她在房间中快步走来走去。她的一头黑发高高盘起，高跟鞋为她添了几分高挑，而她那显眼的尖下巴正在打颤。

她说：“哦，不。他不会这样对我，他不能这样对我。船长！”

她的声音尖锐，而且带着权威的分量。瑞斯提船长应声鞠了一躬：“大小姐？”

对任何弗罗伦纳人而言，瑞斯提船长当然是个“大亨”。理由很简单，对任何弗罗伦纳人而言，所有的萨克人都是大亨。可是在萨克人眼中，则有大亨与真正的大亨之分。船长只是个大亨，莎米雅・发孚则是真正的大亨，或者说是完全等同于这个头衔的女性。

“大小姐？”他又问。

她说：“我不该再受别人操纵。我已经成年，是我自己的主人，我选择留在这里。”

船长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请您了解，大小姐，这个决定与我无关，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。我接到明确而直截了当的指示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

他摸索着命令的副本，动作不怎么带劲。早先，他曾两度试图向她提出这项证据，她却拒绝接受，仿佛只要没看见，她就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否认他肩负的责任。

她又将先前的话照说了一遍：“我对你的命令毫无兴趣。”

她转过身去，脚跟带起“叮”的一声，便迅速与他拉开距离。

他跟在她后面，轻声道：“这份命令包括如下的指示：如果您不愿意跟我走，请恕我直言，我就得把您押到太空船上。”

她猛然转身：“你不敢做这种事。”

“只要我考虑到，”船长说，“命令我这样做的是谁，我就什么都敢做。”

她试着来软的：“不用说，船长，根本没有真正的危险。这相当荒唐，简直就是疯了。这个城是和平的，要说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是昨天下午有个巡警在图书馆被打昏了。真的！”

“今天清晨，另一名巡警遭到杀害，又是来自弗罗伦纳人的攻击。”

这使她动摇了，但她淡褐色的脸庞变得阴沉，一双黑眼睛眨了一下。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巡警。”

“大小姐，太空船正在做升空准备，很快就要离去，而您一定要在上面。”

“那我的工作呢？我的研究呢？你可了解……不，你不会了解。”

船长什么也没说，而她已经转过头去。她身上那件铜色蓟荋织成的闪亮套装，还有其中乳白银色的织线，将她的肩头与上臂衬托得格外温暖柔滑。瑞斯提船长望着她，除了普通萨克人对一名贵妇应有的礼貌与谦卑，他的目光中还多了些东西。他暗自纳闷，这样一个秀色可餐的可人儿，怎会将时间花在模仿大学研究员的学术研究上。

莎米雅自己也很明白，她对学术的认真态度使她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，可是她不在乎。那些人总是认为，萨克的贵妇应该全心全意投入豪华的社交生活，最后当一个孵卵器，孵出不多不少刚好两个未来的萨克大亨。

女性朋友总是来问她：“你真的在写书吗，莎米雅？”然后要求看看手稿，再吃吃笑成一团。

至于男性则更糟，他们总是难掩高傲的态度，而且怀着显然的成见，认为他们只要瞥她一眼，或者伸手搂搂她的腰，就能治愈她的妄想，将她的心思转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

这种事几乎从她懂事时就已经开始，因为她一向对蓟荋情有独钟，而大多数人只将它视为理所当然。蓟荋！织品之王，织品之皇，织品之神——根本没有任何比喻足以形容。

就化学成分而言，它不过是一些纤维素，这点化学家可以发誓。不过，虽然动用了所有的仪器与理论，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弗罗伦纳上，而且整个银河中也只有在弗罗伦纳上，纤维素会变成蓟荋。那是一种物理状态的差异，他们这么说。但若是问他们，那究竟是与普通纤维素如何不同的物理状态，他们便会哑口无言。

最初，她是从保姆那里了解到人们的无知。

“它为什么闪闪发光，阿姨？”

“因为它是蓟荋，米雅亲亲。”

“别的东西为什么不会这样闪闪发光，阿姨？”

“别的东西不是蓟荋，米雅亲亲。”

这就足以说明一切。不过直到三年前，才有人就这个题目写成两巨册的专著。她曾仔细读过一遍，发现所有内容都能归纳成保姆所做的解释。蓟荋之所以是蓟荋，就因为它是蓟荋；而其他东西不是蓟荋，则因为它们不是蓟荋。

当然，蓟荋本身不会闪闪发光，但是经过适当的纺织，便会在阳光下发出金属般的光芒，同时呈现多种色彩甚至所有的色彩。而另一种处理形式，则能使它的纤维具有钻石的光彩。此外只要稍微加工，它就能在摄氏六百度高温下丝毫无损，而且几乎不与任何化学品产生作用。用它的纤维纺成的纱，能比最精巧的合成丝更纤细，而同样的纤维所具有的抗拉强度，则使任何已知的合金钢望尘莫及。

它比人类已知的任何物质用途更广，而且更为千变万化。假如不是因为过于昂贵，那么在无数的工业用途上，它都可以取代玻璃、金属或塑胶。即使如此，在光学设备中，它是十字标线的唯一材料；在制造超原子发动机的流程中，它被用作铸造液钟的铸模；而在金属过脆或过重或两者兼具的场合，它是一种质量轻、寿命长的代用品。

但是前面提到过，这些都只是小规模的用途，因为无法做到大量使用。实际上，弗罗伦纳的蓟荋收成大都制成布料，然后剪裁成银河历史上最美妙的服装。弗罗伦纳为百万世界的贵族生产衣裳，因此，单单一个世界——弗罗伦纳的蓟荋收成，理所当然成为一种稀有珍品。平均在一个世界上，仅仅二十名女性可能拥有几套蓟荋质料的套装；另有两千人也许拥有那种质料的休闲夹克，或是一双手套；而其他两千万名妇女则在远处眼巴巴地观望。

银河中百万个世界，对于炫耀成性的人有个共同的通俗说法。在银河标准语中，它是各地都容易理解并毫无误解的唯一一句成语。那就是：“你可想象她会用蓟荋擤鼻涕！”

莎米雅长大一点后，曾向她的父亲求教。

“蓟荋是什么，爸爸？”

“它是你的面包和奶油，米雅。”

“我的？”

“不只是你的，米雅，它是整个萨克的面包和奶油。”

当然如此！她很容易就了解到其中的缘由。放眼银河，没有一个世界未曾试图在自己的土壤种植蓟荋。起初，任何人若将蓟荋种子走私运出那颗行星，不论是当地人或外国人，只要被抓到，一律会被处以死刑。即使如此，也从未阻止那些成功的走私活动。直到数个世纪后，萨克人才逐渐了解真相，从而废止了那条法律。如今，任何地方的人都欢迎购买蓟荋种子，价钱当然与织好的蓟荋布料一样（根据重量计算）。

他们可以拿去，因为结果证明除了弗罗伦纳之外，银河其他各处长出的蓟荋都只是纤维素。苍白、平淡、脆弱、无用，甚至算不上棉花。

是不是土壤里有些什么？还是弗罗伦纳的太阳具有某种特殊的辐射？抑或是因为弗罗伦纳生物圈中的菌落结构？所有的可能都试验过。有人取得弗罗伦纳土壤的样本；有人制造出人工弧光，可完全模拟弗罗伦纳之阳的已知光谱；还有人让外星土壤感染上弗罗伦纳的细菌。但蓟荋总是长成苍白、平淡、脆弱、无用的植物。

有关蓟荋的故事简直说不完，永远挂一漏万。此外还有好些资料藏在科技报道、研究论文，甚至旅行指南里面。五年以来，莎米雅一直梦想写出一本真正讲述蓟荋的书籍，内容包括生长它的土地，以及种植它的人民。

那是个广受嘲笑的梦想，但她的决心从未动摇。她坚持要到弗罗伦纳旅行一趟，她要在那些田野待上一季，并且在加工厂待几个月。她还要……

不过，重要的是她现在准备怎么做？她奉命得立刻回去。

借着一股向来支配她每项行动的冲动，她突然有了决定。她可以在萨克上继续奋战；她暗自向自己保证，要在一周之内重返弗罗伦纳。

她转向船长，以冷淡的口气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，船长？”

莎米雅一直留在观景舷窗旁，望着依稀可见的弗罗伦纳星。它是个四季如春的绿色世界，就气候而言比萨克可爱得多。她一直期待研究那些当地人；她不喜欢萨克上的弗罗伦纳人，那是一群无趣的男性，当她经过这些人的时候，他们从来不敢望她一眼，总是立刻背对着她，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。然而，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上，根据各方一致的报道，那些当地人个个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。他们想当然地没有责任感，而且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，不过他们很有魅力。

瑞斯提船长打断了她的思绪。他说：“大小姐，您是否该回房休息了？”

她抬起头来，两眼间挤出细微的垂直皱纹：“你又接到什么新的命令，船长？我是囚犯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这只是预防措施。在我们起飞前，发射场通常都是空的。但似乎发生了另一桩凶杀案，而且又是弗罗伦纳人干的，航站的巡警分遣队都进入城中，加入了追捕凶手的行列。”

“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只不过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连我都该派个警卫在自己身边——我承认自己会不高兴——可能会有未经许可的人员登上太空船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我不敢说，但不会是令人愉快的事。”

“你在胡思乱想，船长。”

“只怕并非如此，大小姐。当我们和弗罗伦纳的太阳只有行星级的距离时，我们的能量计当然没用，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。只怕在紧急设备储藏室中，有明确的过量热辐射。”

“你这话当真吗？”

船长瘦削、毫无表情的脸孔漠然面对她一会儿。然后他说：“它和两个普通人放出的热辐射等量。”

“或许是某人忘记关的一个热源。”

“我们的电源没有流失，大小姐。我们即将展开调查，大小姐，只求您先回房休息。”

她默默点了点头，便离开那间舱房。两分钟后，船长以冷静的声音，透过通话管从容不迫地说：“有人闯进紧急设备储藏室。”

假使米尔林・泰伦斯曾将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，就会很容易、甚至感到万幸地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。他赶回面包店的时间晚了一点，那时他们已经离去。纯粹是由于运气，才让他在街上遇见他们。他下一个行动早已注定，毫无自由选择的余地。于是面包师倒在他面前，死状甚为恐怖。

接下来，在群众的团团转中，愚可与瓦罗娜消失在人潮里，而巡警的空中飞车，里面载着真正的巡警，开始像秃鹰般在上空出现。他能怎么办？

他的第一个冲动是去追愚可，但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样做没有好处，他永远找不到他们，而且巡警抓到他的机会太大。于是他朝另一个方向匆匆跑开，向面包店前进。

他唯一的机会系于巡警组织本身。平静的日子已经过了几代，至少有两个世纪，弗罗伦纳人没有值得一提的叛乱活动。镇长的制度极其成功（想到这里，他狠狠地咧嘴一笑），从有镇长以来，巡警就只剩下例行的警察勤务。他们缺乏优秀的团队默契，那要在更艰困的情况下才培养得出来。

因此，他才有可能在清晨走进一所巡警局。他的图像一定已经送到那里，不过显然无人多加注意。单独值班的巡警一副冷淡兼悻悻然的表情，要泰伦斯说出来此的目的。可是泰伦斯的目的包括送来一根截面二乘四英寸的塑胶棍，那是他从近郊一间破屋墙上扭下来的。

他用塑胶棍击向那名巡警的头颅，然后取走巡警的制服与武器。他的犯罪记录已如此骇人，要是发现那名巡警已经气绝，而并非只是昏迷，也不会令他有一点点不安。

他仍旧逍遥法外，生锈的巡警司法机器徒然发出吱吱怪声，目前为止还没有追上他。

泰伦斯来到面包店。那位年老的助手原本站在门口，试图看清楚骚乱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不过只是白费工夫。当他见到那身可怕的银黑相间制服时，立刻发出一小声怪叫，同时退进面包店内。

镇长向他冲过去，用他的胖手掌扭住那人沾着面粉的宽松领子：“面包师正往哪里去？”

那老人张大嘴巴，可是没有发出声音。

镇长又说：“我在两分钟前杀了一个人，我不在乎再杀一个。”

“拜托，拜托。我不知道，长官。”

“你不知道就得死。”

“可是他没告诉我，他好像订了什么票。”

“你偷听到的，是吗？你还偷听到些什么？”

“他提到一次渥特克斯，我想他订的是太空船的票。”

泰伦斯一把将他推开。

他必须等待，必须等到外面激烈的情势好转些。这就是说，他必须冒着真正的巡警来到面包店的危险。

不过要不了多久，要不了多久。他能猜到当初的伙伴会怎么做，愚可当然不可预测，但瓦罗娜是个聪明的女孩。从他们逃跑的方式看来，他们一定把他当成真正的巡警，而瓦罗娜作出的判断，当然是唯有继续沿着面包师安排的路线逃亡，才能确保他们的安全。

面包师帮他们订好票，一艘太空船正在等待，想必他们会去那里。

而他必须赶在他们前面。

如今的情况已经没有退路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假如他失去愚可，假如他失去这个对付萨克暴君的潜在武器，他自己送命只是小小的损失。

所以他在离去时，心中没有任何忧惧。虽然那是大白天；虽然两辆空中飞车近在眼前；虽然巡警现在一定知道，他们寻找的是个穿着巡警制服的男子。

泰伦斯知道应该前往哪座太空航站。在这颗行星上，这种太空航站只有一座。上城有十几座供私人太空游艇起降的小型航站；此外整个行星还有数百座货运航站，专供丑陋的太空货船载运大捆蓟荋布料前往萨克，并载回机器与简单的消费品。可是在这么多太空航站中，只有一座对普通旅客开放，包括较穷的萨克人、弗罗伦纳籍官员，以及设法获准来访弗罗伦纳的少数外国人。

站在入口关卡的那个弗罗伦纳人，带着十分浓厚的兴味目迎着泰伦斯，周围的真空已逐渐令他无法忍受。

“您好，长官。”他说，声音中带着狡猾的热切。毕竟，已经有好几名巡警遭到杀害。“城中可真热闹，是吗？”

泰伦斯没有上钩。他早已将弧形帽檐拉低，并且扣上短袖制服最上面的扣子。

他粗声叱喝道：“刚才有没有两个前往渥特克斯的人进入航站，一男一女？”

那海关人员看来吃了一惊。他吞吞吐吐了一会儿，然后以严肃许多的声调说：“有的，长官。大约半小时以前，或许没那么久。”他突然涨红了脸，“他们和那些事有任何关联吗……长官，他们的旅票毫无问题，我不会让没有合法凭据的外国人通过。”

泰伦斯没有答腔。合法凭据！面包师在一夜之间就设法弄到这一切。银河啊，他不禁纳闷，萨克行政部门究竟被川陀谍报组织渗透了多深？

“他们用什么名字？”

“贾瑞斯・巴尼和涵莎・巴尼。”

“他们的太空船走了没有？快回答！”

“没——有，长官。”

“哪个泊口？”

“十七号。”

泰伦斯强迫自己不可奔跑，但他的步伐与奔跑相差无几。假如附近有一名真正的巡警，那么这段匆匆忙忙、威严尽失的小跑步将是他的最后一程自由行动。

在那艘太空船的主气闸处，站着一名穿着高级船员制服的太空人。

泰伦斯微微喘息。“贾瑞斯・巴尼和涵莎・巴尼有没有登船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们没来。”那名太空人泰然自若地说。他是个萨克人，因此对他而言，巡警只是穿上制服的普通人。“你有口信给他们吗？”

泰伦斯的耐性终于决堤，他说：“他们没有登船！”

“我是这么说的没错。而且我们不会等他们，我们将按时离去，不论有没有他们两人。”

泰伦斯掉头就走。

他再度回到关卡亭。“他们是不是走掉了？”

“走掉了？谁啊，长官？”

“巴尼兄妹，前往渥特克斯那两位，他们没在那艘太空船上。他们是不是走了？”

“没有，长官，据我所知没有。”

“会不会从其他关卡走掉？”

“那些都不是出口，长官，这里是唯一的出口。”

“赶紧查，你这可怜的白痴。”

海关人员在惊慌状态中举起通话管。从没有巡警这样怒气冲冲地对他说话，他深恐后患无穷。

两分钟后，他放下通话管：“没有人离去，长官。”

泰伦斯瞪着对方。在他的黑色警帽下面，沙色的头发已经湿透，正紧贴着他的头皮，他的两颊则滚下了微微发亮的汗珠。

他说：“他们进来之后，有没有任何太空船离开航站？”

海关查了查时间表。“有一艘，”他说，“定期太空客船努力号。”

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，急欲借着自动提供的情报，博取这个生气巡警的好感。“努力号在从事一趟特殊任务，将莎米雅・发孚贵妇从弗罗伦纳接回萨克。”

至于他是用什么精密的窃听方式探知这个“机密报告”的，他并没有作详细的解释。

可是对泰伦斯而言，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。

他慢慢向后退去。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后，剩下的不论多么难以置信，却必定就是事实。愚可与瓦罗娜曾经进入太空航站，他们没有遭到逮捕，否则海关一定知道；他们并非在航站中游荡，否则他们现在一定已经被捕；他们也没有登上前往渥特克斯的太空船，那艘船尚未离开发射场。唯一离去的太空船是努力号，因此，不论是偷渡或是成了俘虏，愚可与瓦罗娜一定在那上面。

而这两个可能并无二致。假如他们试图偷渡，他们将很快成为俘虏。只有弗罗伦纳的农家女与心智被毁的白痴，才会不了解现代太空船根本不能当偷渡工具。

那么多太空船，他们偏偏选中载送发孚大亨之女的那一艘。

发孚大亨！

# 第九章 大亨

发孚大亨是萨克上最重要的一个人，基于这个缘故，他不愿意让人见到他的站姿。他与女儿一样个子很矮，但她的身材十分匀称，而他则不然，因为他双腿太短了。他的身躯相当壮硕，脖子以上可谓相貌堂堂，可是他的身子安在了一双粗短的腿上，走起路来不得不笨重地摇摇摆摆。

所以他总是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。除了他的女儿、贴身的仆人，以及已经过世的妻子，其他人从未见过他有别的姿势。

此时他坐在那里。在他硕大的头颅上，长着几乎不见嘴唇的大嘴、鼻孔很大的宽阔鼻子，以及中间有条凹痕的尖削下巴。这样的一副尊容，同时能给人仁厚与顽固的双重印象。他的头发一律向后梳，几乎垂到肩膀，丝毫不重视发型；每根头发都是青黑色，没有夹杂一点灰白。他的两颊、唇边以及下巴附近隐约泛着青色，那是弗罗伦纳籍理容师与顽强生长的胡须一日奋战两次的成果。

这位大亨喜欢装模作样，这点他自己很明白。他拥有一副训练有素的表情，一双十指粗短的大手放在桌面上，双手轻轻交握着。平滑光亮的桌面空无一物，没有一张纸，没有通话管，也没有任何装饰。借着这份单纯，凸显了大亨本身的存在。

他正在对面色惨白的秘书说话。他的声音有气无力，那是他对机械装置与弗罗伦纳籍官员说话时的专用声调。“我想全都接受了吧？”

他对答案早已胸有成竹。

他的秘书以同样有气无力的声调回答：“玻特大亨表示，由于正有要事缠身，使他无法比其他三位更早与会。”

“你告诉他了吗？”

“我说目前这件要事非同小可，任何延迟都是不智之举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他会出现的，阁下。其他人则毫无保留地答应了。”

发孚微微一笑。早半小时、晚半小时不会有什么差别，重要的是这牵涉到一个新的原则。五大大亨对于自身的独立性太过敏感，这种敏感心理必须去除。

现在他正在等待。这个房间很大，其他人的位置都已备妥。时间是两点二十一分，这是那座大型精密时计显示的。一千年来，它的微放射性能源从未故障，也从来没有丝毫衰减。

这两天的变故是多大的一场震撼！或许在过去，这座古老的时计从未目睹类似规模的事件。

然而，在千年岁月中，这座时计曾经见过太多的事物。它开始计时之际，萨克还是个新世界，由数座人力建造的城市组成，与其他那些较古老的世界几乎没有接触。当时，这座时计挂在一座古老砖造建筑的墙壁上，如今那座建筑早已化为尘土。在三个短命的萨克“帝国”期间，毫无纪律的萨克军人统治着周围五六个世界，统治时间或长或短。这段日子里，它无动于衷地默默报时。而在邻近世界的舰队两度控制萨克期间，它的放射性原子仍按精准的统计规律逐一衰变。

五百年前，萨克发现与它最近的世界——弗罗伦纳——土壤中蕴藏着不可胜数的宝藏。打了两场胜仗之后，萨克人以征服者的身份建立起和平。从此萨克放弃了它的帝国，唯独拥抱弗罗伦纳，很快就成为银河的强权，崛起的速度连川陀都望尘莫及。这一切经过，这座时计都严肃地记录下来。

川陀觊觎弗罗伦纳，其他的强权也虎视眈眈。过去数世纪以来，太空各处曾有许多贪婪的手掌伸向弗罗伦纳，亟欲将它据为己有。可是萨克紧紧抓住它，宁愿发动银河战争也不愿放手。

川陀心知肚明！川陀心知肚明！

仿佛是这座时计的无声节奏，将这个单调的声音送进大亨的脑海。

时间是两点二十三分。

将近一年前，萨克的五大大亨有过一次聚会。那次聚会与今天一样，是在他的大厅中举行。而那次也像今天一样，散布在萨克表面各处的大亨们，每位都在自己的大陆上，借着三维化身齐聚一堂。

就基本功能而言，三维化身等于是实物大小的三维电视，具有一切声光效果。在萨克上，任何小康的普通人家都拥有三维电视，但三维化身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可见的接收器。除了发孚之外，其他的大亨虽然与真人无异，却并非以真身出席。他们能将身后的墙壁遮住，他们的身形不会闪烁，可是伸手便能穿过他们的身体。

鲁内大亨的真实身躯坐在行星的另一端，此时此刻，唯有他的大陆为黑暗所笼罩。在发孚的大厅中，他的影像四周泛着人工照明的白色寒光，在周围的日光下显得分外暗淡。

不论是真人还是影像，聚在这间大厅的人代表了整个萨克。这个古怪而貌不惊人的组合，正是这颗行星的化身。鲁内秃头、红润、肥胖；巴里一头灰发、皮肤又干又皱；斯汀搽脂抹粉，带着风烛残年的笑容，强装出早已消失的生命力；玻特则显得漠视物质生活享受，甚至过分到两天不刮胡子，指甲也脏得令人憎厌。

然而，他们就是五大大亨。

他们位于萨克三级统治阶层的最顶端。其中最低的一级，当然就是国务院的弗罗伦纳籍官员；在萨克各豪门世族的兴衰起落中，他们的地位始终不变；真正推动政府机器的也是他们这群人。在他们之上，是由世袭的（而且无害的）国家领袖所任命的部会首长。需要写上他们的名字，以及国家领袖本人的名字，政府的公文才能生效，不过他们唯一的责任也只是签字而已。

最高一级则由他们五人把持，在其他四人的默许下，每人占据一个大陆。他们是五大家族的家长，而五大家族控制着蓟荋的所有贸易，以及从中获得的财富。金钱是权力的后盾，有了权力便能控制萨克的政策，而金钱掌握在他们手里。在这五个人当中，又数发孚最为富有。

将近一年前那一天，发孚大亨面对银河第二富有的行星上其他四位主人（第一富有的是川陀，毕竟川陀拥有百万个世界，而他们只有两个），说道：“我收到一封奇怪的信。”

他们什么也没说，都在默默等待。

发孚将一张带有金属光泽的薄片递给秘书，秘书依次走过座位上的四个人形，举起薄片让他们看个清楚，时间刚好让每个人都能读出其上的字句。

对另外四位参加这场会议的人而言，他自己是真实的，而包括发孚在内的其他人只是幻影。那个带有金属光泽的薄片同样是幻影，他们只能坐在那里，凝望着聚焦在眼前的光线。那些光线从发孚的大陆出发，跨越广大的距离，分别送到巴里、玻特、斯汀的大陆，以及鲁内的大陆岛上。他们读到的字迹，则是幻影中的幻影。

只有玻特，由于是个直肠子，而且用不惯精巧的设备，一时之间忘了这个事实，伸出手来想要拿那封信。

他的手伸向影像接收器的矩形边缘，立刻被切掉一截，那只手臂成了只剩一半的断肢。发孚知道，玻特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抓到，只是贯穿那封写在薄片上的信。他微微一笑，其他人也露出笑容，斯汀甚至发出吃吃的笑声。

玻特面红耳赤，赶紧抽回手臂，他的手掌便重新出现。

发孚说：“好，你们每个人都看过了。如果你们不介意，我现在要把它朗读一遍，好让你们思考一下它的含意。”

他将手一抬，秘书便快步走来，刚好将那张薄片举在恰当的位置，让发孚的手毫不费力便能抓到。

发孚开始以柔和的声调朗读，让一字一句都透出戏剧性，仿佛那封信是他自己写的，他十分乐意与众人分享。

他说：“信件内容如下：‘你是萨克的五大大亨之一，你的权力与财富无人能敌。然而，那些权力与财富奠立在薄弱的基础上。你也许会认为，弗罗伦纳整个行星上的蓟荋，绝对不能算是薄弱的基础。可是问问你自己，弗罗伦纳将存在多久？永远吗？

“‘不！弗罗伦纳或许明天就被摧毁。虽然它也可能存续一千年，但是比较之下，它在明天就被摧毁的可能性更大。老实说，将毁掉它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你无法预测或预见的力量。请正视这场毁灭，也正视你已经失去权力与财富的事实，因为我将索求其中的大部分。你会有时间考虑，可是时间并不多。

“‘你若试图花太多时间，我将对全银河，尤其是对弗罗伦纳宣布这场即将来临的毁灭。这样一来，就再也没有什么蓟荋，什么财富，什么权力。我得不到这一切，但我早已习惯；你将失去这一切，那却是极其严重的问题，因为你生来即拥有极大的财富。

“‘按照我将在近期指定的数量与方式，将你的财产大部分转让给我，你将安然保有剩余的一切。就你目前的标准而言，老实说，你所剩不会太多，但是总比什么都没留下要好。同时，别瞧不起你将保有的残余。弗罗伦纳有可能比你还长命，你至少将过着舒适的生活，虽然谈不上豪奢。’”

发孚读完之后，双手来回翻转那张薄片，然后慢慢把它卷成半透明的银色圆柱，其中刻印的字迹遂混成一团模糊的红色。

他改用普通的声调说：“这是一封蛮有意思的信。信末没有签名，而信中的口气，你们都听到了，显得做作而傲慢。你们认为如何，诸位大亨？”

鲁内红润的脸孔现出不悦的表情。他说：“这显然出自一个近乎精神错乱的人之手，他好像在写历史小说。坦白讲，发孚，我认为绝不值得为了这种垃圾而把我们聚在一起，破坏了各洲自治的悠久传统。我也不喜欢在你的秘书面前讨论这一切。”

“我的秘书？因为他是弗罗伦纳人？你怕他会因为这封信而心神不宁吗？荒谬。”他的声调从温和的打趣转变成毫无抑扬的命令，说道，“转向鲁内大亨。”

那位秘书立刻照做。他的双眼谨慎地垂下；苍白的脸孔没有任何皱纹，也未显露任何表情，看起来几乎毫无生气。

“这个弗罗伦纳人，”发孚当他不存在似的，毫无顾忌地说，“是我的贴身仆人。他从不离开我身边，从不和他的同类接触。但并非由于这个原因，而使他绝对值得信赖。看看他，看看他的眼睛。你们难道看不出来，他显然受过心灵改造吗？他不能有任何对我稍微不忠的想法。说句不怕你们生气的话，和你们任何一位比起来，我倒是宁可信任他。”

玻特轻声笑了笑。“我不怪你，我们对你的忠心当然比不上一个改造过的弗罗伦纳仆人。”

斯汀又吃吃笑了几声，还不安地挪动了一下，仿佛他的座椅温度逐渐升高。

对于发孚用心灵改造器对付贴身仆人这件事，他们全都不予置评。假使他们真有反应，发孚才会惊讶万分。心灵改造器只能用来矫正精神异常，或是除去犯罪冲动，除此之外禁止用在其他任何方面。严格说来，甚至五大大亨也不能例外。

但发孚只要觉得有必要，就会动用心灵改造器，尤其当改造对象是弗罗伦纳人的时候；至于改造萨克人则是敏感得多的一件事。发孚并没有忽略，自己在提到心灵改造时，斯汀大亨显得有些坐立不安。这是因为人尽皆知，他总是利用受过改造的弗罗伦纳男女，做些远比秘书工作更私密的事。

“好了，”发孚合起粗钝的十指，“我把你们大家聚在一起，不是为了听我朗读一封狂人的信件。这一点，我希望各位都了解。事实上，只怕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。首先，我问我自己，为什么只找到我头上来？老实说，我的确是大亨中最富有的，可是我一个人，只控制着蓟荋总贸易的三分之一。而我们五个人加起来，则掌控了全部的贸易。将一封信复制五份是很容易的事，和写一封信一样容易。”

“你的话太多了，”玻特喃喃抱怨，“你究竟想说什么？”

在巴里阴沉的灰脸上，皱缩而无色的嘴唇开始嚅动：“他想要知道，玻特大人，我们有没有收到同样的一封信。”

“那就让他自己说。”

“我以为我刚才讲过了。”发孚平静地说，“怎么样？”

他们互相望了望，随着各人个性的不同，分别露出了迟疑或抗拒的表情。

鲁内首先开口。他的粉红额头挂着好多颗汗珠，他举起一张柔软的蓟荋方巾，沿着两耳间的半圆形区域，擦拭着藏在肥肉皱褶内的汗水。

他说：“我可不知道，发孚。我可以问问我的秘书，顺便提一句，他们都是萨克人。毕竟，即使真有这样一封信送到我的办公室，也会被视为——我们刚才叫它什么来着？——被视为狂想者的来信。我绝不会看到，这点可以肯定。只有你自己那种特殊的行政系统，才会使你无法避免接触这类垃圾。”

他环顾四周，微微一笑，露出湿润而闪亮的牙龈，以及上下两排铬钢打造的义齿。每颗义齿都深深埋进牙龈中，与颚骨紧密接合，比任何珐琅质的牙齿更为强固。因此，他的微笑比眉头深锁还要恐怖。

巴里耸了耸肩。“我想鲁内刚才说的可以代表我们大家。”

斯汀吃吃笑了笑。“我从来不看信。真的！我从来不看。那是多么无聊、多么繁重的工作，我根本没有任何时间。”他热切地四下张望，仿佛确有必要说服众人相信这个重要的事实。

玻特说：“怪了，你们都是怎么搞的？畏惧发孚吗？听我说，发孚，我没有养任何秘书，因为我不需要任何人帮我打点我的生意。我收到了同样的信，而我确信这三位也一样。想知道我怎样处置那封信吗？我将它投进了废物处理槽，我奉劝你们也都这样做。让我们散会吧，我累了。”

他抬起手来，准备按下捺跳开关。只要轻轻一按，他的影像就会从发孚的大厅消失。

“慢着，玻特。”发孚以刺耳的声音吼道，“别那样做，我还没说完。你不会希望我们在你缺席的情况下，达成任何决议或采取任何行动吧？你当然不会。”

“让我们再待会儿，玻特大亨。”鲁内以较轻柔的声调劝道，虽然他一双深陷肥肉中的小眼睛并不显得特别和气，“发孚大亨为何对一件小事显得这么担心，我还真是纳闷。”

“这个嘛，”巴里冰冷的声音搔刮着众人的耳膜，“或许发孚认为这位写信给我们的朋友，拥有川陀攻击弗罗伦纳的情报。”

“呸！”发孚轻蔑地啐了一声，“不论他是谁，他又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们的特务机关足够管用，我向你保证。再说，假如我们真拿财产贿赂他，他又要如何阻止这场攻击？不对，不对。他所说的弗罗伦纳的毁灭，好像是指实质的毁灭，而不是政治上的毁灭。”

“这实在太疯狂了。”斯汀说。

“是吗？”发孚道，“这么说的话，你没注意到过去两周那些事件的重大意义。”

“哪些特别的事件？”玻特问。

“似乎有个太空分析员失踪了，你肯定听说过。”

玻特看来相当气恼，根本没办法平息：“我从川陀的阿贝尔那里听到过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对太空分析员一无所知。”

“他在失踪之前，曾送出一封电讯给他们在萨克上的基地，你至少读过它的副本吧？”

“阿贝尔给我看过，我根本没有留意。”

“你们其他人呢？”发孚用目光轮流向众人挑战，“你们的记忆能回到一周前吗？”

“我读过，”鲁内说，“我也记得。当然！那上面同样提到了毁灭。这就是你要指出的吗？”

“听我说，”斯汀尖声道，“这里头充满丑恶的暗示，根本毫无意义。真的！我真希望我们现在别讨论这件事。那回我几乎无法摆脱阿贝尔，而且正在晚餐时间之前。实在恼人不过，真的。”

“我们别无选择，斯汀。”发孚以颇不耐烦的口气说（与斯汀这种人能做成什么事？），“我们必须继续讨论。那个太空分析员曾经提到弗罗伦纳的毁灭，而在他失踪的同时，我们收到一封以弗罗伦纳的毁灭作威胁的勒索信。这是巧合吗？”

“你是在说勒索信是那个太空分析员写的？”老巴里悄声道。

“不太可能。他为什么先公开宣布，然后匿名再来一次？”

“他最初宣布的时候，”巴里说，“他联络的是他们的当地办事处，而不是我们。”

“即使如此，还是一样。除非万不得已，勒索者总是只跟他的受害者接触。”

“所以说呢？”

“他失踪了。就算这个太空分析员是好人，可是他散播了危险的讯息。现在他落入另一批人的手中，那些人可不是好人，他们就是勒索者。”

“什么另一批人？”

发孚绷着脸靠向椅背，嘴唇几乎动也不动地说：“你当真问我吗？答案就是川陀。”

斯汀打了个寒颤。“川陀！”他失声尖叫。

“有何不可？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取得弗罗伦纳的控制权？那是他们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。如果他们不必动武就能达到目的，对他们而言当然更好。听我说，假使我们依从这个欺人太甚的最后通牒，弗罗伦纳就会成了他们的。他们准许我们保留一点，”他将两根手指搭在一起，放到自己面前，“可是就连这一点，我们又能保有多久？

“反之，假设我们不闻不问——其实我们别无选择——那川陀会怎么做呢？哈，他们会对弗罗伦纳农民散布谣言，说那个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。等到他们的谣言传开，便会引起农民的恐慌，然后除了灾祸还会有什么？如果一个人认为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还有什么力量能驱使他工作？到时收成都会烂掉，而仓库将空空如也。”

斯汀举起一根指头抹匀一侧面颊上的化妆，他正照着自己寓所中的一面镜子，只不过它在接收范围外。

他说：“我不认为那会对我们造成太大伤害。如果收成减少，难道价格不会上涨吗？一段时间之后，结果将证明弗罗伦纳仍好端端在那里，那时农民便会回到工作岗位。此外，我们总是能以束紧出口作威胁。真的！我不知道任何文明世界没有蓟荋如何能活下去。哦，那可是王者蓟荋啊，我认为这简直是小题大做。”

他表露出厌烦的态度，一根指头优雅地放在脸颊上。

巴里的一对老眼早已闭起来。此时他说：“现在没有涨价的空间了，我们已经把它卖到天价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”发孚说，“反正不会造成严重的缺货。川陀一向在等待弗罗伦纳上出现动乱迹象；假如他们能让整个银河认为萨克将无法保证蓟荋的出口，那么他们登陆弗罗伦纳、维持他们所谓的秩序，并保持蓟荋的固定产量，就是宇宙间最自然的一件事。而危险的是，银河中的自由世界或许会为了蓟荋，而跟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。尤其是当川陀同意打破垄断、增加产量并降低售价的时候。事后他们可能是另一副嘴脸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们会得到其他世界的支持。

“川陀若想攫取弗罗伦纳，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。假如只是单纯使用武力，即使为了自保，川陀势力范围外的自由银河也将加入我们的行列。”

鲁内说：“那个太空分析员又扮演什么角色？他是必要的角色吗？如果你的理论足够充分，就应该能解释这一点。”

“我认为可以。这些太空分析员多半心理不平衡，而这一位，则发展出某种——”发孚动了动手指，仿佛在玩弄一堆隐形的积木，“某种疯狂的理论。是什么理论并不重要，川陀不能让它公诸于世，否则太空分析局会加以否定。然而，把那个人抓起来，打探出详细内容，他们得到的情报或许就足以唬住普通人。他们可以利用它，让它听来像是真的。分析局是川陀的傀儡，一旦这个故事借着科学化的谣言散布出去，不论他们如何否认，力量都不足以压倒那个谎言。”

“听来实在太复杂。”玻特说，“怪了，他们不能让它公诸于世，可是偏偏又要让它公诸于世。”

“他们不能让它以严肃的科学声明公诸于世，甚至不能让分析局收到这种声明。”发孚耐心地说，“但他们可以把它当成谣言流传出去，你看不出来吗？”

“那么，老阿贝尔为何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，寻找那个太空分析员呢？”

“你指望他到处宣传那人在他的手里？阿贝尔真正做的事情，和他似乎正在做些什么，完全是不相干的两码事。”

“好吧，”鲁内说，“如果你说对了，我们要怎么做？”

发孚说：“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危险性，这点就非常重要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要把那个太空分析员找出来。我们必须将所有已知的川陀间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，但不可真正干涉他们的行动。从他们的行动中，我们便有可能了解事态的发展。至于弗罗伦纳即将毁灭的宣传，我们必须在该行星上彻底压制。对于第一波的窃窃私语，就一定要及时以最严厉的手段对付。

“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必须保持团结。在我看来，本次会议唯一的目的，就是形成一个共同阵线。我们都知道各洲自治的重要，而我确信没人比我更坚持这点。然而，那是在普通状况下，现在则不是普通状况。各位看出来了吗？”

多少有些勉强，因为各洲自治不是能轻易放弃的一件事，他们都看得出来。

“那么，”发孚说，“让我们等待第二波行动。”

那是一年前的事。众人离去后，发孚大亨遭到一生中最离奇、最彻底的惨败。在他相当长而相当不凡的奋斗史中，从来未曾有过这种经验。

根本没有第二波行动，他们都没有再收到来信。那名太空分析员始终未曾寻获，而川陀一直保持断断续续的搜寻。弗罗伦纳上没有任何末日谣言的蛛丝马迹，蓟荋的收成与加工维持着平稳的进度。

鲁内大亨开始每周打电话给发孚。

“发孚，”他通常都这么说，“有任何新发展吗？”他的肥肉总是因得意而颤动，喉咙里总是冒出嘶哑的咯咯笑声。

发孚垂头丧气、无动于衷地接受他的嘲笑。他能怎么办？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过滤线索，可是根本没用。少了一项因素，一项极其重要的因素遗漏了。

然后，一切突然同时爆发，让他终于得到答案。他知道自己得到了答案，而谜底则是他始料未及的。

他再度召集了一次会议。现在，精密时计显示的时间，是两点二十九分。

他们开始一一出现。第一个是玻特，他紧抿着嘴唇，用一根长着倒刺的指头搔刮长着灰色短须的面颊。接着是斯汀，他刚刚将脸上的化妆品洗净，露出一副苍白、病弱的面容。巴里带着倦意，显得漠不关心；他的双颊凹陷，扶手椅上铺着厚实的衬垫，旁边放着一杯热牛奶。最后出现的是鲁内，比其他人迟了两分钟；他的嘴唇湿答答的，一脸闷闷不乐的表情。他的所在地又是黑夜，这次他的灯光十分暗淡，使他像是坐在立方阴影中的朦胧身形，即使发孚的灯光拥有萨克之阳的威力，也无法照亮他周围的区域。

发孚开口道：“诸位大亨！去年我推测有个距离遥远而背景复杂的危机，我那样做是掉进了陷阱。危机的确存在，但不是来自远方。它和我们很近，非常接近。你们其中之一已经知道我的意思，其他人也很快就会知道。”

“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玻特不耐烦地问。

“有人叛变！”发孚顶了回去。

# 第十章 亡命之徒

米尔林・泰伦斯不是个行动派。他拿这点当做自我安慰的借口，因为现在，离开太空航站之后，他发觉自己的心神陷入了瘫痪。

他必须谨慎选择走路的速度。不可以太慢，否则会像是无所事事；也不可以太快，否则会像在奔跑。只要轻快就好，像个巡警走路的模样，像个正要出勤、正准备钻进地面车的巡警。

他要是能钻进一辆地面车该多好！遗憾的是，弗罗伦纳人受的教育并未包括驾驶地面车，甚至弗罗伦纳镇长也不例外，因此他一面步行一面试图思考，可是始终无法做到。他需要宁静的环境与悠闲的时间。

而且他觉得虚弱得几乎无法行走。他或许不是个行动派，可是如今，他已经迅速行动了一天一夜再加半个白天，已经消耗掉他一生的气力。

但他不敢停下来。

假如现在是夜晚，他或许有几小时的时间用于思考，可是此时刚过正午。

假如他会驾驶地面车，他就能远离城市，前往城外数英里之处，在决定下个步骤前稍微想一想。可是他的交通工具只有双腿。

假如他能思考，这是关键，假如他能思考就好了。假如他能暂停一切动作、一切行动；假如他能在时间之流中抓住宇宙，命令它暂停，他就能将许多事好好思考一番。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。

他急匆匆冲进下城的阴处，迈着僵硬的步伐，模仿着记忆中巡警走路的方式。他紧抓着电击棒，在半空画着圈圈。街上空无一人，当地人都挤在简陋的房舍里——这样更好。

镇长仔细选择他的目标。最好选一个较高级的住宅，拥有彩色塑胶砖与偏光玻璃窗的那种。低下阶级都死气沉沉，他们不在乎失去什么；“上层人”则会争先恐后提供一切协助。

他沿着一条短径，走向这样的一栋住宅。它与街道有段距离，这是富裕的另一个象征。他知道自己不需要敲门，也不需要硬闯进去。当他走上坡道时，住宅里的人会注意到窗外有动静（世世代代的经验，使弗罗伦纳人闻得出巡警到来的气息），大门会自动打开的。果然打开了。

开门的是个少女，两眼睁得犹如铜环。她的服装令她看来相当笨拙，从衣服的褶边可以看出，她的父母决心要维持高人一等的地位，不愿与普通的“弗罗伦纳废物”为伍。她站到一旁让他进去，急促的气息从她微张的嘴巴冒出来。

镇长作势要她关起门来：“你的父亲在家吗，姑娘？”

她尖声叫道：“爸！”然后喘着气说，“在家，长官！”

“爸”从另一个房间心虚地走出来，动作相当迟缓。他并非不知道有位巡警来到家门口，只是让一位少女应门比较安全。假如巡警刚好在气头上，出手将她打倒在地的机会将比较小。

“你的名字？”镇长问。

“贾可夫，希望这能令您满意，长官。”

巡警制服的某个口袋中有本薄页笔记簿，镇长将它打开，很快看了看，打了一个利落的钩：“贾可夫！没错！我要看看家中每个成员。快！”

若非他心中除了无望的沮丧再也容不下其他的情绪，泰伦斯几乎肯定会过过干瘾。他并不是对权威的诱惑完全无动于衷。

他们一个个走了进来。首先是个瘦小的妇人，带着一脸忧愁的表情，有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在她怀里蠕动。然后是那个应门的少女与她的弟弟。

“都在这里？”

“全都来了，长官。”贾可夫低声下气地说。

“我能照顾宝宝吗？”那妇人焦急地问，“现在是她的午睡时间，我正要把她放到床上。”她将手中的婴儿向前举，仿佛天真无邪的宝宝有可能融化巡警的铁石心肠。

镇长没有望向她。巡警应该连心肠都没有，他这么想，而他现在就是一名巡警。他说：“把她放下来，给她一根棒棒糖堵住嘴。喂，你！贾可夫！”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

“你是个奉公守法的小子，对不对？”当地人不论年纪多大，当然都是个“小子”。

“是的，长官。”贾可夫眼睛发亮，双肩微微耸起，“我是食物处理中心的办事员。我学过数学，会长除法，我也会做对数。”

是啊，镇长心想，他们曾经教你如何使用对数表，还告诉你“对数表”这几个字怎么念。

泰伦斯了解这种人。他对自己的对数引以为傲，更甚于大亨对私家游艇的自傲。他的偏光玻璃窗是他的对数换来的，屋外的彩色砖则吹嘘着他的长除法。他轻视未受过教育的当地人，正如一般大亨轻视所有的当地人；而他的恨意更为强烈，因为他不得不跟他们住在一起，而且被大亨视为他们的一分子。

“你信任法律，对不对，小子，并且信任慈善的大亨？”镇长继续装模作样，翻查着他的笔记簿。

“我的丈夫是个好人，”那妇人突然滔滔不绝地说，“他从来不惹麻烦，不和那些废物来往。而我也一样，还有我的孩子。我们总是……”

泰伦斯挥手令她住口。“好了，好了。现在听着，小子，我要你就坐在这里，照我的话去做。我要一张清单，上面列出这条街上你认识的每一个人。包括他们的名字、地址、做些什么，还有他们是怎样的小子。最后一项尤其重要，如果这里有什么捣蛋鬼，我一定要知道。我们准备清掉他们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长官。明白，长官。最坏的就是郝斯亭，他住在下一条街。他……”

“不是像这样，小子。你，帮他拿一张纸来。现在你坐在那里，把它通通写下来。慢慢写，因为我看不懂当地人的狗扒字。”

“我练得一手好字，长官。”

“那我们等着看。”

贾可夫开始埋首工作，一笔一画写得很慢。他的妻子则站在他身后观望。

泰伦斯又对帮他开门的少女说：“到窗户旁边去，如果有其他巡警朝这边走来，立刻让我知道，我要跟他们说话。你可别喊他们，只要告诉我就好。”

然后，他终于能放松了。在危险的环境中，他为自己筑起一个暂时安全的窝。

除了角落处那个婴儿的吸吮声，四周相当安静。假如有任何敌人迫近，他将及时接到警告，至少还有逃脱的机会。

现在，他可以开始思考了。

首先，他的巡警角色扮演即将结束。城中所有可能的出口无疑都设有路障，而且他们知道，他不会驾驶比反磁滑板车更复杂的交通工具。这些对搜索十分生疏的巡警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恍然大悟，明白只要有系统地搜寻全城，一条街接着一条街，一栋房子接着一栋房子，就一定能逮到他们的猎物。

等到他们终于决定那样做的时候，他们无疑将从近郊开始，逐渐向内缩小范围。若是这样，这个住宅将属于第一批搜查的对象，所以他的时间极其有限。

直到目前为止，这套巡警制服十分有用，尽管银黑相间的色彩相当显眼。当地人对它都毫不怀疑，他们没注意到他苍白的弗罗伦纳脸孔；他们未曾端详他的长相，这套制服足以说明一切。

不久之后，那些猎犬将明了这件事实。他们会想到对所有当地人发布指示，要他们留住任何无法出示身份证明的巡警，尤其要注意一个白色皮肤、沙色头发的。临时性证件将发给每一位真正的巡警，悬赏公告将四处散发。或许在一百个当地人中，只有一个有勇气对付一套制服，不论穿制服的人是多明显的冒牌货，但是百分之一就足够了。

所以，他一定不能再假扮巡警。

这是一件事，现在再来想另一件。从现在起，他在弗罗伦纳找不到任何安全的藏身之地。杀害巡警罪大恶极，今后五十年间，即使他逃得了那么久，对他的追缉都不会放松。因此他必须离开弗罗伦纳。

怎么做？

嗯，他假设自己还能再活一天。这是个乐观的估计，它假定巡警全都笨到极点，自己的运气则好到极点。

就某个角度而言，这可算是个好处。仅仅二十四小时的生命，没什么值得珍惜的。这就意味着，正常人所不敢冒的险，他都敢碰碰运气。

他一跃而起。

贾可夫抬起头来。“我还没写完，长官，我写得非常仔细。”

“让我看看你写了些什么。”

他看了看递给他的那张纸。“这就够了。万一有其他巡警来，别浪费他们的时间，别说你已经列过一张清单。他们很忙，也许会有别的工作指派给你，照他们说的做就好。有没有任何巡警走来？”

站在窗边的少女说：“没有，长官。要不要我到街上看看？”

“没有这个必要。好，我问你们，最近的一座升降机在哪里？”

“您出去之后向左转，长官，差不多离这里四分之一英里。您可以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让我出去。”

升降机的门在镇长身后关上的同时，一队巡警转进这条街上。他能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，有系统的搜索大概已经展开了，他们就紧跟在自己后面。

一分钟后，他走出升降机来到上城，心跳声仍咚咚作响。这里不再有任何掩护，身旁没有支柱，头顶也没有水泥合金的遮掩。

在鲜艳的建筑群发出的闪光中，他觉得自己像个移动的黑点。他还觉得暴露在方圆两英里内的地表，以及离地五英里内的天空中。在这个范围里，似乎有好多巨大的箭头指向他。

附近看不到其他巡警，路过的大亨都把他当成透明人。如果说巡警是弗罗伦纳人畏惧的对象，他们就是大亨视而不见的对象。如果说有什么能救他一命，那么就是这一点了。

他对上城的地理稍有概念，知道“城中公园”就在此区某处。最合逻辑的做法是找个人问路，其次是走进任何一座够高的大楼，从几个高层的阳台向外眺望。第一个办法绝不可行，任何巡警都不可能需要他人指点方向。第二个办法又太危险，在一座大楼中，一名巡警将更为显眼，简直是太显眼了。

于是，他根据上城地图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，朝着自认正确的方向走去。他的记忆果然很管用，五分钟之后，他来到了如假包换的城中公园。

城中公园是个占地约一百亩的人工绿地。在萨克本土，这座公园拥有许多过分渲染的特色，从田园的宁静到夜间的狂欢应有尽有。而在弗罗伦纳，那些对它稍有耳闻的人，则将它的范围想象成实际的十倍到百倍，将它的华美想象成实际的百倍到千倍。

实际的面貌已足够赏心悦目。在弗罗伦纳的温和气候中，它常年是绿油油的一片，里面有许多草坪、林地与岩穴。此外还有个小池塘，养着美观的鱼类，以及一个较大的池塘，供儿童戏水之用。每天晚上，在细雨开始前，彩色的灯光照耀出缤纷灿烂的夜景。在薄暮与落雨之间，是公园里最热闹的一段时间。总是有舞蹈表演、三维电影，以及陶醉在蜿蜒小径中的情侣。

泰伦斯从未真正到过这座公园。当他进去之后，人工化的环境令他起了一阵反感。他心里很明白，脚下的土壤与岩石、周围的池塘与树木，全都建在平板的水泥合金之上，这使他感到厌烦。他想到了绵长平坦的蓟荋田，以及南方那些山脉。在壮丽的自然景观中，这些异国人偏要建造一堆玩具，他实在瞧不起他们。

接下来半个小时，泰伦斯毫无目的地踏着沉重的步伐。他一定要做的那件事，必须在城中公园才能进行。即使在这里，他的计划或许也没有可能实现；不过在别处，则是绝对没有可能。

没人看到他，也没人察觉他，这点他可以确定。经过他身边的大亨与小大亨，若是被人问起：“昨天你在公园见过一名巡警吗？”他们只会目瞪口呆。

问他们这个问题，好似问他们是否看见一只蚊子飞过小径。

这座公园太过沉闷，他感到惊慌的情绪开始上涨。他登上小圆石间的一道阶梯，再向下走到一片杯状的洼地。洼地周围有许多小洞穴，为晚间来此的情侣提供一个避雨的地方（不过，他们被细雨困在里面的机会似乎太大了）。

然后，他看见了正在寻找的目标。

一名男子！或者该说一名大亨。他正快步走来走去，还不时看看怀表。他猛吸一口手中的香烟，将烟蒂塞进烟灰槽中，烟蒂在里面平静地待了一会儿，随即在一阵火花中消失无踪。

洼地里面没有其他人，这里是傍晚与夜间的活动场所。

那名大亨正在等什么人，这点相当明显。泰伦斯四下望了望，没有人跟着他走上台阶。

或许还有其他的阶梯，一定还会有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

他向那名大亨走去。在他说一声“恕我打扰您？”之前，大亨当然没有看见他。

这句话敬意十足，可是任何大亨都不习惯让巡警碰触他的臂弯，不论是以多么尊重的方式。

“搞什么鬼？”他说。

泰伦斯保持着语气中的敬意与急迫（让他继续说话，让他望着你的眼睛半分钟就好！），又说：“这边请，阁下，这是和追捕当地凶手的全城搜索相关的行动。”

“你到底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只要一会儿就好。”

泰伦斯早已悄悄抽出神经鞭，那名大亨始终没有看到。神经鞭发出一下嗡嗡声，大亨立刻全身僵硬，随即仆倒在地。

镇长以前从未对付过一名大亨，心中升起的恶心与内疚令他自己十分惊讶。

四下仍然见不到任何人。他将这个硬邦邦的身体拖进最近的洞穴，那人呆滞的眼睛一直瞪着他。他一路向前拖，将它拖到了洞穴的低浅尽头。

他动手将大亨剥光，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从僵硬的手脚上把衣服扯下来。然后他脱掉那套沾满灰尘、浸透汗水的巡警制服，套上大亨的内衣裤。过去他只用手指摸过蓟荋织品，身体其他部分今天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布料。

接下来是其他的衣物，以及大亨头上的无边帽，后者绝对有必要。在年轻一辈中，无边帽并非十分流行，不过还是有人戴。幸运的是，这名大亨是其中之一。它对泰伦斯而言是必需品，否则他的浅色头发会让这个化装舞会玩不下去。他使劲拉下那顶帽子，遮住自己的耳朵。

然后，他开始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。他突然了解到，杀害一名巡警根本不算罪大恶极。

他将手铳调到最大弥散度，再转向昏迷不醒的大亨。十秒钟后，地上只剩下一团烧焦的尸骨。这将延缓认尸的工作，令追捕者摸不着头绪。

他又举起手铳，将巡警制服化成一团粉末状的白灰，再从里面扒出烧黑的银质饰扣与皮带环。这样一来，也会使得追捕更加困难。或许他只赚到一个小时，不过这也是值得的。

现在他必须立即离去，一刻也耽误不得。他在洞口处停了一下，仔细闻了闻。尸体火化得很干净，只有一点点骨肉烧焦的味道，几分钟之内，微风就会将它吹散。

他在走下阶梯时，一名年轻女子迎面向上走来。一时之间，他习惯性地垂下目光，因为她是一位贵妇。他及时扬起头来，还来得及看出她年轻貌美，并发现她十分匆忙。

他拉长了脸。她当然找不到那个他，不过她迟到了，否则那人刚才不会频频看表。她可能会以为他等得不耐烦了，已经先行离去。于是泰伦斯稍微走快一点，他不希望她折返，气喘吁吁地追过来，问自己是否看见一位年轻男子。

他离开了公园，漫无目标地走着，半小时又匆匆过去。

现在怎么办？他不再是一名巡警，他成了一名大亨。

可是现在怎么办？

他来到一个小型广场，其中一块草坪中央有个喷泉。水中加了少量清洁剂，因而冒出许多泛着晕彩的泡沫，看来俗不可耐。

他倚着栏杆，背对着偏西的太阳，将烧黑的银片一点一点慢慢地投进喷泉里。

他想到在阶梯上与他擦身而过的那名少女，她实在非常年轻。然后他又想到下城，瞬间的悔意随即离他远去。

银质残片丢光后，他的双手空了出来。他开始缓缓搜着自己的口袋，尽可能做得像不经意的动作。

口袋里没什么特别不寻常的东西。一叠钥匙条、几枚硬币，以及一张证件卡（萨克在上！就连大亨也带着这玩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们不必对迎面而来的每一名巡警出示）。

显然，他的新名字叫艾斯塔尔・狄蒙，他希望自己不必用到它。上城的男女老幼总共只有一万人，他遇到一个熟识狄蒙者的机会不大，却也不是小到足可忽略。

那人二十九岁。当他想到留在洞穴里的是什么，他又感到一阵反胃，赶紧试图压制。大亨就是大亨，在他们手中或在他们指示下，有多少二十九岁的弗罗伦纳人惨遭杀害？又有多少九岁的弗罗伦纳人遭到同样命运？

他身上也有地址，但对他而言毫无意义，他对上城的地理只有最基本的概念。

嘿！

那是一个小男孩的彩色拟三维肖像，大概只有三岁。当他抽出来的时候，上面的彩色开始闪烁，放回去时彩色又逐渐褪去。他的小儿子？还是侄子？从公园里那位少女看来，这不可能是他的儿子，不是吗？

或是他已经结婚？这次会面是他们所谓的“偷情”？这种事会在大白天进行吗？在某种情况下，又有何不可呢？

泰伦斯希望如此。如果那少女是来会见一位已婚男子，她不会立刻为他的失踪报案；她会假定他未能从妻子身边溜出来。这将给他一些时间。

不，不会的。下一瞬间，沮丧的情绪又将他攫获。捉迷藏的小孩会撞见那堆骨灰，会尖叫着跑出来。二十四小时内，这种事一定会发生。

他再度检视口袋里的物件，又找到一张游艇驾照的袖珍副本，但他未加留意。较富有的大亨都拥有太空游艇，而且都亲自驾驶，这是本世纪的风尚。最后，是几张萨克信用条卡，这些倒可能暂时派上用场。

他这才想到，自从昨晚离开面包店后，他就一直未曾进食。一个人意识到饥饿的速度可真快。

他的心思忽然回到那张游艇驾照。慢着，现在那艘游艇无人使用，因为主人死了，它已经成了他的游艇。它停在九号航站，棚库号码是二十六。嗯……

九号航站在哪里？他一点概念也没有。

他将额头靠向喷泉周围的平滑栏杆，感到一阵冰凉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

一个声音吓了他一大跳。

“喂，”那声音说，“没不舒服吧？”

泰伦斯抬起头来，那是个年长的大亨。他抽着一根含有香叶的长型香烟，金腕链上挂着某种绿色的宝石。他的表情十分亲切，一时之间，泰伦斯惊讶得说不出话。然后他才想起来，现在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分子。在他们之间，大亨当然是高尚的人类。

于是镇长说：“只是在休息。原本决定散散步，结果时间没算好，现在只怕我要迟到了。”

他挥挥手，做了一个自嘲的手势。由于长期与萨克人为伍，他能将萨克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，但他不会试图过分夸张，他不会犯那种错误。比起味道不足，夸张反倒更容易被识破。

那人说：“没有火箭车代步，是吗？”他是一位长者，年轻人的愚蠢把他逗乐了。“没有火箭车。”泰伦斯承认。

“用我的吧。”那人立刻慷慨地提议，“它就停在外面。等你用完之后，你可以设定控制系统，让它自己回到这里。未来一小时左右我都用不到。”

对泰伦斯而言，这几乎是个理想的主意。火箭车像闪电一样迅疾轻巧，它的速度与灵活度胜过任何一辆巡警地面车。唯一不尽理想的是，泰伦斯根本不会驾驶火箭车，正如同他无法腾空飞行一样。

“从这儿到萨克。”他知道这句代表“谢谢”的萨克俚语，便随口搬出来，“我想我还是步行吧，到九号航站并不远。”

“是啊，不远。”那人表示同意。

这句话没有为泰伦斯带来任何提示，于是他继续试探：“当然，我希望距离更近些。步行到蓟荋公路，本身就很有益健康。”

“蓟荋公路？那和你的目的地有什么关系？”

他是否以古怪的眼光望着泰伦斯？镇长突然想到，身上的衣服或许没穿妥当。他赶紧说：“等等！我搞混了，我走路走糊涂了。让我想想看……”他胡乱四处张望。

“听好，你正在芮企特路上。你该做的只是走到崔菲斯大道，向左转，再一直向前走，就会走进那座航站。”他自然而然伸手指了指。

泰伦斯微微一笑。“你说得对。我不能再做白日梦，必须开始动动脑筋。从这儿到萨克，阁下。”

“你还是可以用我的火箭车。”

“你真好心，可是……”

泰伦斯一面挥手，一面起身离去，走得稍嫌快了点。大亨只好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身影。

也许明天，当他们在岩洞中发现尸体，展开搜查之际，那位大亨可能会想起今天这件事。他大概会说：“他有点古怪，你该知道我的意思。他的措辞怪里怪气，而且似乎不知身在何处。我敢发誓他从未听过崔菲斯大道。”

不过那是明天的事。

他朝那位大亨所指的方向走去，不久便见到闪闪发亮的“崔菲斯大道”路标。在泛着晕彩的橙色建筑物之前，那个路标几乎显得有些单调。

他立刻向左转。

九号航站有好些穿着游艇装的年轻人，看起来十分热闹。那种服装的特色，似乎在于高顶帽与紧贴臀部的短裤。泰伦斯觉得自己很显眼，可是根本没人注意他。空气中充满高谈阔论，夹杂着一些他听不懂的词汇。

他找到二十六号棚库，但等了几分钟才凑近。他不要有任何大亨在这附近徘徊不去，不要碰到刚好将游艇停在旁边棚库的大亨，后者一眼就能认出真的艾斯塔尔・狄蒙，会纳闷一个陌生人在他的游艇旁干什么。

最后，等到棚库周围显然安全无虑时，他才走了过去。那艘游艇的鼻尖钻出棚库，置身其他棚库之间，他伸长脖子望了几眼。

现在怎么办？

过去十二小时中，他已经杀了三个人。他从弗罗伦纳镇长升格为巡警，又从巡警升格为大亨。他从下城来到上城，又从上城来到一座太空航站。不论从哪方面来说，他都已经拥有一艘太空游艇，足以将他带到银河这一区任何住人世界的安全地带。

只不过还有一个问题。

他不会驾驶太空游艇。

他的困倦钻入骨髓，饥饿直透靴尖。他已经走到这里，却再也不能向前走。他就在太空的边缘，可是没有办法越过这个边界。

然而此时，巡警一定研判他已不在下城。一旦他们的笨脑袋想通，一个弗罗伦纳人也有胆上来，他们会立刻转而搜索上城。然后他们会发现那具尸体，进而沿着一个新的方向，开始寻找一名冒牌的大亨。

而他就在这里。他爬到了一条死巷的最深处，背靠着封死的尽头。他只能等着模糊的追捕声越来越响亮，最后那些猎犬终将来到面前。

三十六小时之前，他一生最大的机会在自己的手心。现在机会已经溜走，他的性命亦将很快随之而去。

# 第十一章 船长

真的，这是瑞斯提船长头一次无法将他的意志加诸一名乘客身上。即使那名乘客是五大大亨之一，他或许仍能指望对方合作。在他们自己的大陆上，五大大亨也许是全能的，可是在一艘太空船上，他们会明白主人只能有一个，那就是船长。

女性乘客则不同，任何女性都一样。而她若是五大大亨之一的女儿，更是绝不可能指望她明白这个道理。

他说：“大小姐，我怎能准许您私自会晤他们？”

莎米雅・发孚猛眨着一对黑眼睛。“有何不可？他们有武器吗，船长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但那不是重点。”

“任何人都看得出来，他们只是一对陷入强烈恐惧的男女，他们简直吓得半死。”

“陷入恐惧的人有可能非常危险，大小姐，他们的行动不能以常理判断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恐惧呢？”她生气的时候有一点点口吃，“你让三个大块头船员举着手铳站在他们面前，两个可怜的家伙。船长，我不会忘记这件事。”

是啊，她不会忘记，船长心想。他能感到自己准备让步了。

“假如大小姐乐意，能否告诉我您究竟要做什么？”

“很简单。我告诉过你，我要和他们谈谈。如果他们是弗罗伦纳人，正如你说的那样，我就能从他们那里，为我的书收集到极珍贵的资料。不过，如果他们吓得说不出话来，我可做不到这一点。我要是能跟他们单独相处，那就没有问题。单独，船长！你能了解一个简单的词汇吗？单独！”

“假如给令尊发现，我准许您在没有警卫的情况下，和两名走投无路的罪犯待在一起，大小姐，叫我怎样向他交代？”

“走投无路的罪犯！哦，太空啊！不过是两个可怜的傻瓜，试图逃离他们的行星，一心只想登上一艘前往萨克的太空船！还有，我父亲又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如果他们伤害您，他就会知道了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？”她举起娇小的拳头来回摆动，并在声音中注入她能找到的每一分力量。“我要求这样做，船长。”

瑞斯提船长说：“那么这样好不好，让我在场，大小姐？我不是那三个举着手铳的船员，我只有一个人，也不会亮出手铳。否则的话——”这回，轮到他将所有的决心注入自己的声音，“我必须拒绝您的要求。”

“这样很好，”她气喘吁吁，“很好。但如果因为你在场，害得我无法让他们开口，我一定要亲自想办法，让你再也当不成船长。”

莎米雅走进禁闭室时，瓦罗娜赶紧用一只手遮住愚可的眼睛。

“怎么回事，姑娘？”莎米雅厉声问道，这才想起她是准备好言好语跟他们谈谈。

瓦罗娜勉强开口说：“他不怎么聪明，大小姐，他不会知道您是位贵妇。他可能会望着您，我是指没有任何恶意地望着，大小姐。”

“哦，天啊。”莎米雅说，“让他看吧。”

然后她又说：“他们一定要待在这儿吗，船长？”

“您认为头等舱比较合适吗，大小姐？”

莎米雅说：“你一定能找一间不这么阴森的小舱房。”

“阴森是对您而言，大小姐；对他们而言，我确定这里相当豪华。这里有自来水，问问他们弗罗伦纳上的房舍里有没有。”

“好吧，叫这些人离开。”

船长对三人做个手势，他们立刻转身，以敏捷的步伐走出去。

船长将带来的一张轻型铝质折椅打开，莎米雅坐了下来。

他突然对愚可与瓦罗娜冒出一句：“站起来。”

莎米雅随即抢着说：“不！让他们坐着。你不该干涉，船长。”

她转向他们两人：“姑娘，你是个弗罗伦纳人吧。”

瓦罗娜摇了摇头：“我们是从渥特克斯来的。”

“你不必害怕，你是弗罗伦纳人也没有关系，没人会伤害你。”

“我们是从渥特克斯来的。”

“可是难道你不明白吗，姑娘？你实际上已经承认你是弗罗伦纳人。你为什么要遮住那小子的眼睛？”

“他不准望向一位贵妇。”

“即使他来自渥特克斯？”

瓦罗娜哑口无言。

莎米雅让她静静想一想，同时试图露出友善的笑容。然后她说：“只有弗罗伦纳人才不准望向贵妇。所以你看，你已经承认你是弗罗伦纳人。”

瓦罗娜猛然叫道：“他不是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没错，我是，但他不是。别对他怎么样，他真的不是弗罗伦纳人，他只是某一天忽然出现的。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但绝不是弗罗伦纳。”她突然说得几乎滔滔不绝。

莎米雅带着几分惊讶望着她：“好吧，我来跟他说。你叫什么名字，小子？”

愚可瞪大眼睛。这就是女大亨的模样吗？这么娇小，这么友善，而且带着一股很好闻的味道。他非常高兴她准许自己望着她。

莎米雅又说一遍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小子？”

愚可回过神来，但试图发出声音时，舌头却打结了。

“愚可，”然后他想到，啊，那不是我的名字，于是又说，“我想是愚可吧。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一脸愁容的瓦罗娜想要开口，莎米雅却举起一只手，做出严格禁止的手势。

愚可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是弗罗伦纳人吗？”

这点愚可相当肯定：“不，我原来在一艘太空船上，我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。”他无法将视线从莎米雅身上移开，但他似乎看到那艘太空船与她的身影叠在一起。那是一艘小型、非常亲切、如家一般温暖的太空船。他说：“我搭乘一艘太空船来到弗罗伦纳，在此之前，我住在一颗行星上。”

“哪颗行星？”

一股思绪仿佛要强行穿越过窄的精神甬道。愚可随即想了起来，他吐出的声音令自己雀跃万分，那是个遗忘许久的声音。

“地球！我来自地球！”

“地球？”

愚可点了点头。

莎米雅转向船长。“地球这颗行星在哪里？”

瑞斯提船长浅浅一笑。“我从来没听过。别把这小子的话当真，大小姐。当地人说谎像呼吸一样，自然而然就吐出来；他最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”

“听他说话不像个当地人。”她又转向愚可，“地球在哪里，愚可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用颤抖的手按住额头，又说：“它在天狼星区。”这句话的语调有一半像疑问句。

莎米雅对船长说：“的确有个天狼星区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的确有，我很惊讶他这回说对了。话说回来，这不能代表地球也是真实的。”

愚可激动地说：“但它是真实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记起来了。我忘记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现在我不可能错，不可能。”

他转身抓住瓦罗娜的手肘，拉扯着她的袖子。“罗娜，告诉他们我来自地球。真的，真的。”

瓦罗娜睁大的双眼透着焦虑。“我们是在某一天发现他的，大小姐，他当时一点心智也没有。他不能自己穿衣服，也不会说话和走路，他是一片空白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一点一滴记起往事。目前为止，他记起的每件事都是这么来的。”她向船长厌烦的脸孔投以迅速而恐惧的一瞥，“他可能真是来自地球，大亨，这么说并无意反驳您。”

最后一句是个历史悠久的惯用语。任何叙述若有可能与长者有所抵触，就一定会加上这一句。

瑞斯提船长咕哝道：“照这么说下去，他可能来自萨克行星的中心，大小姐。”

“也许吧，可是这一切有古怪之处。”莎米雅坚持道。她断然作出了女性特有的判断，往传奇事迹那方面想。“我确定这一点……当你发现他的时候，他的情况为什么那么糟，姑娘？他受伤了吗？”

瓦罗娜起初什么也没说。她的眼睛无助地来回游移，最先望向扯着头发的愚可，然后是皮笑肉不笑的船长，最后是等待答案的莎米雅。

“回答我，姑娘。”莎米雅说。

瓦罗娜难以做出决定，可是此时此地，她想不出能够替代真话的谎言。于是她说：“有位医生检查过他，他说我……我的愚可接受过心灵改造。”

“心灵改造！”一股轻微的嫌恶感袭向莎米雅。她将椅子向后推，在金属地板上刮得吱吱响。“你的意思是他有精神病？”

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大小姐。”瓦罗娜低声下气地说。

“不是您想象中那样，大小姐。”船长几乎同时开口，“当地人都没有精神病，他们的需要与欲望都太简单，我这辈子从未听过哪个当地人有精神病。”

“可是那……”

“那很简单，大小姐。假如我们接受这姑娘所说的奇幻故事，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这小子曾经是个罪犯，我想，那也算精神病的一种。若是如此，必定有哪个替当地人治病的庸医治疗过他，差点把他害死，于是将他抛在某个无人的角落，以逃避侦查和起诉。”

“但那一定是个拥有心灵改造器的人。”莎米雅反驳道，“不用说，你不会认为当地人能用这种仪器吧？”

“也许不能。可是，您不会认为一位合格的医疗人员，会做出这么外行的事吧？我们既然推出这个矛盾，就证明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谎言。假如您愿意接受我的建议，大小姐，您就把这两个家伙交给我们处理。您看到了，根本别指望从他们嘴里问出什么来。”

莎米雅犹豫了一下。“或许你说得对。”

她站起来，以迟疑的目光望着愚可。船长跟在她后面，举起那张小折椅，“啪”的一声折了起来。

愚可纵身而起。“慢着！”

“假如您不反对，大小姐，”船长一面为她拉着门，一面说，“我的人会让他安静下来。”

莎米雅在门槛处停下脚步。“他们不会伤害他吧？”

“我不信他会让我们采取极端手段，他会很容易对付。”

“大小姐！大小姐！”愚可喊道，“我可以证明我来自地球。”

莎米雅踌躇不定地站了一会儿。“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。”

船长冷冷地答道：“遵照您的意思，大小姐。”

她走了回来，不过没走几步，与舱门仍然只有一步的距离。

愚可涨红了脸。他极力试图回忆，嘴唇抿成一个滑稽的笑容。“我记得地球，它带有放射性。我记得那些禁区，以及夜晚泛蓝的地平线；土壤会发光，长不出任何作物；只有少数几个地点能住人。这就是我成为太空分析员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不在乎待在太空的原因，我的世界是个死去的世界。”

莎米雅耸了耸肩。“来吧，船长，他只是在胡说八道。”

这回却轮到瑞斯提船长站在那里，连嘴巴都合不拢。他喃喃道：“一个带有放射性的世界！”

她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说真有这种东西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将惊奇的目光转向她，“他又是从哪里听来这件事的？”

“一个世界怎能又有放射性又可住人？”

“可是的确有个这样的世界，而它的确在天狼星区。我不记得它的名字，它甚至可能真叫地球。”

“它就是地球。”愚可以既骄傲又自信的口吻说，“它是银河中最古老的行星，是全体人类的发源地。”

船长轻声道：“那就没错！”

莎米雅感到思绪一片混乱：“你的意思是人类发源自这个地球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船长心不在焉地答道，“那是迷信。只不过我就是从这个传说中，听说有个带放射性的行星。这颗行星据称是全体人类的故乡。”

“我不知道我们该有个故乡行星。”

“我想我们确是从某处发源的，大小姐，可是我不信有什么人能知道是哪颗行星。”

他突然有了决定，快步走向愚可。“你还记得些什么？”

他差点加上“小子”两字，但没有说出口。

“主要是那艘太空船，”愚可说，“还有太空分析。”

莎米雅来到船长身边。两人站在愚可面前，莎米雅感到兴奋的情绪去而复返。“那么这全是真的？但若是这样，他怎么会受到心灵改造呢？”

“心灵改造！”瑞斯提船长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们来问问他。喂，你，不管你是当地人或外星人士或其他东西，你怎么会受到心灵改造？”

愚可显得困惑不已。“你们都这样说，就连罗娜也是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记忆？”

“我不确定，”他再度开口，口气相当绝望，“我本来在一艘太空船上。”

“这点我们知道，说下去。”

莎米雅说：“大吼大叫没有用，船长，你会把他剩余的一点智力也赶出去。”

愚可全心全意拉扯着心灵的暗角，这份努力使他无法容纳其他的情绪。“我不怕他，大小姐，我在试着回忆。有一个危机，我确定这一点。弗罗伦纳有很大的危险，可是我记不起详细的情况。”说完这段话之后，连他自己也惊讶不已。

“整个行星都有危险？”莎米雅迅速向船长瞥了一眼。

“是的，是原子流带来的。”

“什么原子流？”船长问道。

“太空原子流。”

船长双手一摊。“这是疯话。”

“不，不，让他说下去。”现在信心又回到莎米雅这边。她的嘴唇微张，黑眼珠闪着光芒，当她微笑时，浅浅的酒窝浮现在两颊与下巴之间。“太空原子流是什么？”

“许多不同的元素。”愚可含糊地说。他已经对瓦罗娜解释过，不愿重头再说一遍。

他说得很快，几乎没有条理，想到哪里说到哪里，像是被那些想法驱动一样。“我送了一封电讯给萨克上的办事处，这点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我必须很小心，那不只是弗罗伦纳的危机。没错，绝不只是弗罗伦纳。它的范围和银河一样广，必须小心翼翼处理。”

他似乎和在场其他人不再有任何实质联系，似乎活在过去的一个世界，而遮盖这个世界的帷幕正逐渐消失。瓦罗娜试图安慰他，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，并且说：“好了！”但他甚至对这些也无动于衷。

“不知怎么搞的，”他喘着气继续说，“萨克上某位官员截收到我的电讯。那是个错误，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。”

他皱起眉头。“我确定我是用分析局专用的波长，将它传给当地办事处。你们认为次乙太电讯能被窃听吗？”“次乙太”这个名词那么容易就脱口而出，他甚至未曾感到惊讶。

他或许是在等待答案，但他的眼睛仍视而不见。“反正，当我在萨克着陆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等我。”

他又顿了一顿，这回时间很长，显然是在沉思。船长完全没有打断他，他自己似乎也在沉思。

然而，莎米雅却说：“谁在等你？谁？”

愚可说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。不是办事处来的，是个萨克人。我记得跟他谈过，他知道这个危机，他提到过，我确定他提到过。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，我记得那张桌子，他坐在我对面，这段记忆就像太空一样澄澈。我们谈了好一阵子，我似乎不急于提供详情，我确定这一点，我必须先对办事处的人说。然后他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莎米雅催促道。

“他做了一件什么事。他……不，再也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！”

他尖叫几声，接着是一片静寂。最后，竟是船长的手腕通话器发出的单调嗡嗡声，打破了这一片静寂。

他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回答的声音又尖又细，而且带着恰到好处的敬意。“来自萨克致船长的电讯，要求船长亲自接收。”

“很好，我现在就去次乙太通讯室。”

他转向莎米雅：“大小姐，我能否提醒您，无论如何，现在已经是晚餐时间。”

他看到这女孩正要推说她毫无胃口，并催促自己离去，叫自己别再打扰她。于是，他又以更圆滑的方式说：“现在也是喂这两个家伙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也许已经又饿又累。”

莎米雅没有理由反对。“我一定要再来见他们，船长。”

船长默默一鞠躬。这或许代表默从，也或许不是。

莎米雅・发孚情绪亢奋。她对弗罗伦纳所做的研究，满足了那个知性自我的某种抱负。但是这个“某地球人受心灵改造的神秘事件”（这几个字在她心中加上了引号），却挑逗着原始得多、贪婪得多的那个自我，唤起了她心中纯粹动物性的好奇。

这是个疑案！

吸引她的共有三大疑点，其中不包括（在这种情况下）或许最合理的一个问题：此人的故事是否并非实情，而只是妄想或蓄意的谎言。若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，会破坏了它的神秘性，莎米雅不能允许这种结果出现。

因此，那三个疑点如下：（一）威胁弗罗伦纳，或者说威胁整个银河的危机是什么？（二）改造那个地球人的是谁？（三）那人为何要使用心灵改造器？

她决心抽丝剥茧，直到自己彻底满意为止。没有人会谦虚到不相信自己能当个称职的业余侦探，况且莎米雅绝不是个谦虚的人。

她以不失礼的最快速度吃完晚餐，随即匆匆跑到那间禁闭室。

她对守卫说：“把门打开！”

那名船员依然站得笔直，以毫无感情但充满敬意的眼神望着前方。“启禀大小姐，这门不能打开。”

莎米雅喘了几口气。“你竟敢这么说？如果你不立即把门打开，我就要去报告船长。”

“启禀大小姐，这门不能打开，这是船长下达的严格命令。”

她又狂奔到上层甲板，闯进船长的舱房，像是一阵压缩成六十英寸的龙卷风。

“船长！”

“大小姐？”

“你有没有下令，不准我见那个地球人和那个当地女子？”

“我相信，大小姐，我们曾经达成协议，只有当我在场的时候，您才能够会见他们。”

“那是指晚餐之前。可是你看不出他们不会害人吗？”

“我看出他们似乎不会害人。”

莎米雅强忍住心中的怒气：“这样的话，我命令你现在就跟我来。”

“我无法从命，大小姐，情况有所改变。”

“怎样改变？”

“他们必须由萨克有关当局来问话，在此之前，我认为他们不该接触任何人。”

莎米雅拉长下巴，但几乎立刻纠正了这个不端庄的表情：“不用说，你不会把他们送交弗罗伦纳事务部吧？”

“这个，”船长虚与委蛇，“那当然是最初的打算。他们未经许可就离开他们的村镇；事实上，他们未经许可就离开他们的行星。此外，他们还利用一艘萨克航具偷渡。”

“最后一点是个错误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在上次面谈之前，你就知道他们所有的罪状。”

“但是直到那次面谈，我才听到这个所谓的地球人要说些什么。”

“所谓的？你自己说地球这颗行星的确存在。”

“我是说它可能存在。可是，大小姐，我能否斗胆请问，您究竟希望看到我们如何处置这两个人？”

“我认为应该详加调查那个地球人的经历。他提到弗罗伦纳有危险，还提到萨克上有人企图对有关当局隐瞒事实。我甚至还认为这件案子该交给家父处理。在适当的时候，我真的要带他去见我父亲。”

船长说：“实在高明啊！”

“你在讽刺我吗，船长？”

船长马上涨红了脸。“请您原谅，大小姐，我是在说我们的囚犯。能否准许我稍作说明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的‘稍作说明’是什么意思，”她气呼呼地回嘴，“但是我想你可以开始。”

“谢谢您。首先，大小姐，我希望您不会小看弗罗伦纳上的动乱。”

“什么动乱？”

“您不可能忘记图书馆的案子吧？”

“一名巡警被杀！是啊，船长！”

“今天早上又有另一名巡警被杀，大小姐，此外还有一个当地人。当地人杀害巡警并不寻常，这回有人连犯两案，却仍然逍遥法外。他是独自作案吗？这是偶发事件吗？或者全部属于一个谨慎策划的阴谋？”

“显然你相信后者。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那个当地人凶手有两个共犯，他们的形容颇像我们抓到的这两个偷渡者。”

“你从来没这样说！”

“我不希望惊吓大小姐。然而，您该记得，我一再告诉您他们可能是危险人物。”

“很好，这一切又能推出什么结论？”

“弗罗伦纳上发生的几桩凶杀案，会不会只是个障眼法，目的是为了分散巡警队的注意力，好让这两个人偷偷登上我们的太空船？”

“听来多么愚蠢。”

“是吗？他们为什么要逃离弗罗伦纳？我们还没问他们。让我们假定他们是要躲避巡警的追捕，因为那绝对是最合理的假设。他们为什么偏偏要逃到萨克去？还刚好上了来接大小姐的太空船？而且他声称自己是个太空分析员。”

莎米雅皱起眉头。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“一年前，据报有个太空分析员失踪，这个消息从未对外公布。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的太空船曾参与那次近太空搜寻任务。弗罗伦纳上的混乱不论是谁主使的，那人无疑利用了这一点。光是从他们知道有个太空分析员失踪，就能看出他们是个多么严密、效率高到多么不可思议的组织。”

“有可能这个地球人和那个失踪的太空分析员毫无关系。”

“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大小姐，这点绝无疑问。但若认为毫无关系，就等于承认有太多的巧合。我们遇到的是个冒牌货，那就是他声称受过心灵改造的原因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们怎样才能证明他不是个太空分析员？除了放射性这个明显的事实，他对地球这颗行星没有更深的认识。他不会驾驶太空船，他对太空分析一无所知。他坚持自己受过心灵改造，企图以此掩饰一切。您看出来了吗，大小姐？”

莎米雅无法直接回答。“可是为了什么目的呢？”她追问道。

“好让您进行您刚才提到打算进行的事，大小姐。”

“调查这桩疑案？”

“不，大小姐，是带那个男的去见令尊。”

“我还是不懂。”

“有几种可能性。最好的情况，他可能是个企图刺探令尊的间谍，若不是为弗罗伦纳工作，那么就是为川陀工作。我猜想川陀的老阿贝尔一定会出面，指认他是个地球人。即使不为其他理由，也能借着质问这件虚构的心灵改造案，把萨克好好羞辱一番。最坏的情况，他是行刺令尊的刺客。”

“船长！”

“大小姐？”

“这简直荒唐！”

“也许吧，大小姐。但若是这样，那么国家安全部同样荒唐。您该记得就在晚餐前，我被召去接收一封来自萨克的电讯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就是这封。”

莎米雅接过那个半透明的箔片，上面的红色字迹写着：“据报两名弗罗伦纳人利用阁下太空船偷渡。立即将他们逮捕。其中之一可能声称是太空分析员而不是弗罗伦纳当地人。阁下对此事勿采取任何行动。阁下要对这两人的安全负绝对责任。将他们扣留直到押送至国安部。绝对机密。绝对紧急。”

莎米雅目瞪口呆。“国安部，”她说，“国家安全部。”

“绝对机密。”船长说，“我破例向您透露此事，可是您让我毫无选择余地，大小姐。”

她说：“他们会怎样对他？”

“我不敢确定，”船长说，“可以肯定的是，一名有着间谍和刺客双重嫌疑的人无法指望获得良好的待遇。搞不好他会弄假成真，会知道心灵改造器真正长得什么样子。”

# 第十二章 侦探

五大大亨其他四位，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凝视着发孚大亨。玻特怒气冲冲，鲁内觉得有趣，巴里感到厌烦，而斯汀则心生畏惧。

鲁内首先开口，他说：“有人叛变？你试图用这句话来吓唬我们吗？那是什么意思？背叛你？背叛玻特？还是背叛我？是谁叛变，又如何叛变？看在萨克的份上，发孚，这些会议妨碍了我的正常睡眠。”

“这些问题的答案，”发孚说，“可能妨碍许多人的正常睡眠。我不是指背叛我们之中哪一位，鲁内，我是指背叛萨克。”

玻特说：“萨克？无论如何，如果不是我们，它又是什么？”

“称之为神话吧，称之为普通萨克人相信的任何东西。”

“我搞不懂。”斯汀悲叹道，“你们这些人好像总是对驳倒对方最感兴趣。真是的！我希望你们赶紧结束这一切。”

巴里说：“我同意斯汀的话。”斯汀显得很满意。

发孚说：“我万分乐意立刻做出解释。我想，你们都已经风闻弗罗伦纳最近发生的动乱。”

鲁内说：“国安部特遣员提到有几名巡警被杀，你指的是那件事吗？”

玻特气呼呼地插嘴：“奉萨克之名，如果我们非得开会不可，就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件事。几名巡警被杀！他们活该被杀！你是要说当地人可以随随便便走到巡警面前，用一根棍子把他的头打烂？为什么巡警会让手上持有棍子的当地人接近？为什么不在二十步之外就把那个当地人轰掉？

“奉萨克之名，我要好好教训巡警团一顿，从团长到新兵都不放过，把每个蠢材都调到太空去。整个巡警团只是一堆肥肉，他们在那里的日子过得太容易。我说我们应该每隔五年就在弗罗伦纳戒严一次，把上面的捣蛋鬼通通清掉。这样可以让当地人安分，而且让我们的人保持机警。”

“你说完了吗？”发孚问道。

“是的，暂时说完了，不过我还会再提出来。那里也有我的投资，你该知道。也许不如你的那么大，发孚，却也大到足以让我担心。”

发孚耸了耸肩，突然转向斯汀。“你究竟有没有听说那些动乱？”

斯汀吓了一跳。“我听说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听到你刚才说……”

“你没读过国安部的公告？”

“这个，真是的！”斯汀突然对自己又尖又长的指甲起了很大的兴趣，它们全都仔细涂上铜色指甲油，“我不会总是有时间阅读所有的公告，我不知道那是我的必读文件。事实上，”他将所有的勇气聚集在两只手里，同时正视着发孚，“我不知道你已为我定了规矩。真的！”

“我没有。”发孚道，“话说回来，既然至少有你对详情一无所知，就让我为你做个摘要。其他诸位可能也会发觉这很有意思。”

令人惊讶的是，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事几句话就能讲完，而且听来十分无趣。首先，有人意外地查询太空分析参考书。然后，一名半退休的巡警头部受到重击，两小时后死于头骨碎裂。然后是一场追捕，追到一名川陀间谍的巢穴就追不下去了。然后又有一名巡警在清晨被杀，凶手穿走那名巡警的制服，而数小时后，那名川陀间谍也遭到杀害。

“假如你希望知道最新消息，”发孚最后说，“可以在这个琐事目录中加上以下内容。几小时前，弗罗伦纳的城中公园里发现一具尸体，或者该说一副骸骨。”

“谁的尸体？”鲁内问道。

“别着急，拜托。在它旁边有一堆灰烬，似乎是一堆烧焦的衣服。所有的金属附件都被仔细取走，但灰烬分析证明它本是一件巡警制服。

“那位假冒巡警的朋友？”巴里问道。

“不太可能。”发孚说，“谁会秘密将他杀害？”

“自杀，”玻特以恶毒的口吻说，“那个沾满鲜血的混蛋能指望逍遥法外多久？我想让他这样死是便宜了他。在我看来，我真想找出巡警团中谁该为他的自杀负责，再把装了一发能丸的手铳交到他们手中。”

“不太可能。”发孚又说，“如果是那个人自杀，他只有两种选择。一是先杀死自己，再脱掉他的制服，将它轰成灰烬，取出皮带环和饰扣，然后把它们丢掉。二是他先脱去身上的制服，化为灰烬，取出皮带环和饰扣，裸体走出洞穴，也可能是穿着内衣裤，将它们丢弃，再回到洞里，最后把自己杀掉。”

“那尸体在一个洞穴中？”玻特问道。

“在公园的一个装饰性洞穴中，没错。”

“那么他有充分的时间，还有充分的隐秘性。”玻特斗志高昂，他不喜欢轻易放弃一个理论。“他也可能先摘掉皮带环和饰扣，然后再……”

“试过从完好的巡警制服上摘掉饰扣吗？”发孚以讽刺的口吻问，“假使尸体属于自杀身亡的冒牌巡警，你能提出一个动机吗？此外，我从验尸官那里得到一份报告。他们研究过尸体的骨骼结构，发现那副骸骨既不属于任何巡警，也不属于任何弗罗伦纳人，它是一名萨克人的骸骨。”

斯汀高声叫道：“真的！”巴里的一双老眼张得老大。鲁内猛然闭上嘴巴，金属义齿随即不见了，它们原本不时闪闪发光，为他周围的幽暗空间增添一点生气。就连玻特也愣在那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你们听懂了吗？”发孚问道，“现在你们了解，制服的金属部分为什么要取走。杀害那个萨克人的凶手，希望我们将灰烬误认为是那萨克人自己的衣服，是在动手之前先被除下来化为灰烬。这样我们可能就会以为那是自杀，或是一件私人仇怨导致的结果，和那位假冒巡警的朋友扯不上关系。他不知道的是，灰烬分析可以分辨萨克服装中的蓟荋和巡警制服中的纤维，即使没有皮带环和饰扣也一样。

“根据一个被害的萨克人，以及一堆巡警制服的灰烬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假设，就是在上城某个角落，有个活生生的镇长穿着萨克服装行动。我们那位弗罗伦纳朋友，在假扮巡警够久之后，发觉那样风险太大，而且越来越大，于是决定变成一个萨克人，而他采用的是他唯一能用的办法。”

“他被抓到了吗？”玻特嘶哑地追问。

“不，他没被抓到。”

“为什么？奉萨克之名，为什么没被抓到？”

“他会被抓到的。”发孚淡然道，“此时此刻，还有更重要的事值得我们伤脑筋。比较之下，上述的暴行根本微不足道。”

“有话直说！”鲁内随即催促。

“耐心点！首先，让我问各位一件事，你们是否还记得去年那个失踪的太空分析员？”

斯汀吃吃笑了起来。

玻特以无比轻蔑的口气说：“又来了？”

斯汀问道：“两者有关联吗？或者我们只是要从头再提一遍去年那个可怕的事件？我烦了。”

发孚不为所动，他说：“昨天和前天的爆炸性发展，始于有人在弗罗伦纳图书馆查询有关太空分析的参考书。对我而言，这就是足够的关联。让我们看看，我是否能让你们几位也接受这个关联。我要从涉及图书馆案件的三个人开始说起，拜托，不要打断我，让我好好说几句话。

“第一个人是个镇长，他是三人中最危险的一个。当初在萨克上，他拥有极佳的记录，是个聪明而且忠诚的人才。不幸的是，现在他拿这些能力转而对付我们。他无疑要对这四件凶杀案负责，对任何人而言，这都是个不简单的记录。想到四人之中包括两名巡警，以及一名萨克人，对一个当地人来说，实在令人不敢置信。而且他还没有被抓到。

“第二个牵涉本案的人是个当地女子。她没受过教育，而且完全无足轻重。然而，过去两天以来，对这个案子在各方面展开广泛调查的结果，使我们知道了她的背景。她的双亲是‘蓟荋灵魂’的成员，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人记得，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，一个颇为可笑的农民谋反组织，后来毫不费力就扫平了。

“而这就引出了第三个人，他是三人之中最不寻常的。这第三个人是个普通的厂工，而且是个白痴。”

玻特深深吐出一口气，同时斯汀发出尖锐的吃吃笑声。巴里的双眼依然紧闭，鲁内则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。

发孚说：“‘白痴’这两个字不是比喻。国安部已经无所不用其极，可是他的背景只能追查到十个半月之前。那个时候，他在弗罗伦纳最大的都会附近一个村镇被人发现，处于心智完全空白的状态。他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，甚至不能自己进食。

“现在请注意，他首度出现时，正是那个太空分析员失踪几周之后。此外还请注意，在几个月之内，他就学会了说话，甚至在蓟荋加工厂找到一份工作。什么样的白痴能学得那么快？”

斯汀近乎热切地接口道：“哦，真的，如果他是受到适当的心灵改造，就可以做到这样……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
发孚以讽刺的口吻说：“在这一方面，我想不出更伟大的权威。然而，即使没有斯汀的专家意见，我也早有同样的想法，那是唯一的可能解释。

“而心灵改造只能在萨克或弗罗伦纳的上城进行。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我们清查过上城每一间诊所，却没找到任何非法使用心灵改造器的迹象。然后，我们的一位调查员想到，应该查查那白痴出现后才去世的医生所保有的记录。冲着他能想到这点，我就一定要给他升职。

“在那些诊所中某一家，果然发现那个白痴的一份记录。大约六个月前，有个农家女，就是上述三人之一，曾带他去做身体检查。这显然是个秘密行动，因为她那天休工，用的根本是另一个借口。医生为那个白痴做了检查，记录下心灵遭到改造的确切证据。

“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一点。那位医生的诊所属于那种双层的，同时对上城和下城营业。他是个理想主义者，这种人认为当地人也该享有一流的医疗。他还是个有条不紊的人，一切记录都有完整的两份，分别放在两间诊所内，以避免不必要的上上下下。他不将萨克人和弗罗伦纳人的档案隔离，在我看来，这也能满足他的理想主义。可是那个白痴的记录只有一份，而且是唯一没有副本的记录。

“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假如基于某种原因，他主动决定不要复制这个特殊的记录，它为什么偏偏夹在上城的记录中？为什么不和下城的记录放在一起？毕竟，那人是个弗罗伦纳人，带他去求医的也是个弗罗伦纳人，而且是在下城诊所接受检查的。这一切，都明明白白记录在我们找到的那份记录中。

“这个奇特的谜题，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。那个记录本来的确有两份，可是某人毁掉了下城档案中那一份，而他却不知道上城诊所还有一份。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下去。

“在那个白痴的检查记录中，附有一个明确的注记，写明在下次呈交国安部的例行报告里，要把这个病历中的发现包括在内。那是完全正确的，任何与心灵改造有关的病历，都可能牵涉到罪犯甚至颠覆分子。可是这个报告一直没有做出来，因为不到一个星期，他就死于一场交通意外。

“这么多巧合堆在一起，简直令人忍无可忍，对不对？”

巴里张开眼睛：“你告诉我们的是个侦探惊悚故事。”

“没错。”发孚以满意的口气喊道，“是个侦探惊悚故事。此时此刻，我就是那名侦探。”

“那么谁是被告？”巴里疲倦地悄声问道。

“还没出场，让我再多扮一会儿侦探。”

在这场他视为萨克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，发孚突然发觉自己玩得开心极了。

他说：“让我们再从另一头来探讨这个故事。我们暂且忘掉那个白痴，记起那个太空分析员来。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人，是他对运输局发出通知，说他的太空船很快就要着陆。他在早些时候发出的一封电讯，其中包括了这个通知。

“那个太空分析员始终未曾抵达，我们在近太空到处都找不到他。非但如此，太空分析员发出的那封电讯，后来转交运输局保存，结果竟然不见了。分析局声称是我们蓄意隐藏这封电讯，国安部则相信分析局是为了宣传而捏造出一封虚构的电讯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我们两方都错了。那封电讯确实曾经送达，但并非被萨克政府隐藏起来。

“让我们创造一个人物，暂且称他为X。X有办法接触运输局的记录，因此获悉那个太空分析员的存在，也知晓了他所发的电讯。而且他有足够的头脑和能力，足以采取迅速的行动。他设法将一封秘密的次乙太电报送到太空分析员的船上，引导那人降落在某个小型私人着陆场。太空分析员照做了，而X就在那里等他。

“太空分析员那封有关劫数的电讯，X把它带在身上。这样做也许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借着消灭这份证据，使得可能展开的侦查摸不着头绪；第二，或许带着它，就能赢得那个疯狂太空分析员的信任。假如那个太空分析员觉得只能对自己的上司报告，而他很可能真的有这种感觉，X可以通过证明自己已经掌握事实的梗概，让太空分析员逐渐把他当成自己人。

“那个太空分析员一定说了，这点毫无疑问。不论说得多么语无伦次，多么疯狂，听来多么不可能。X意识到它可作为极佳的宣传武器，于是寄出勒索信给五大大亨，也就是我们。他的行事步骤，照他当初的计划，大概正是我以前怀疑川陀将采取的行动。假使我们无法与他达成协议，他就打算利用末日即将来临的谣言，使弗罗伦纳的生产陷于瘫痪，直到我们被迫投降为止。

“可是不久之后，出现了他的第一次失算。有件事把他吓到了，我们待会儿再讨论究竟是什么。无论如何，他研判必须等一阵子才能继续。然而，等待牵涉到一个麻烦。X不相信那个太空分析员的故事，可是太空分析员自己无疑极其认真。X必须做出妥善的安排，好让太空分析员愿意让他的‘劫数’等一等。

“这点太空分析员绝对做不到，除非他执迷不悟的心灵停止运作。X或许杀了他，不过在我看来，他需要那个太空分析员提供进一步的资料（毕竟，他自己对太空分析一窍不通，不能靠吓唬人就进行一次成功的勒索）。此外，万一X彻底失败，或许还能拿他换回自己的性命。反正，他动用了心灵改造器。经过改造之后，他掌握的不再是个太空分析员，而是个没有心智的白痴，一时之间不会带给他任何麻烦。而在一段时日之后，他的意识会逐渐恢复。

“下个步骤呢？那就是要确定，在这一年的等待中，那个太空分析员不会被人找到；没有任何重要人物会看到他，即使他只是个白痴。所以他采取一个高明的简单方法，把那人带到了弗罗伦纳。而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，那个太空分析员只是个心智鲁钝的当地人，乖乖地在蓟荋加工厂工作。

“我猜想在这一年间，他或者他亲信的部下，曾不止一次造访他‘安置’那个白痴的村镇，看看他是否安全，身体是否还算健康。在某次造访期间，他不知如何获悉那个白痴曾去看过医生，那个医生一眼就能看出心灵改造的手术。于是那个医生死了，他的记录也不翼而飞，至少下城诊所那一份如此。这就是X的第一次失算，他从未想到上城的诊所可能有份副本。

“然后又出现了他的第二次失算。那个白痴恢复意识的速度太快了点，那个镇长又有足够的头脑，看得出问题没那么简单。或许照顾白痴的那个女孩，将心灵改造的事告诉过那个镇长，这点只是猜测。

“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。”

发孚强壮的双手互相紧握，等待着其他人的反应。

鲁内最先做出回应。他身旁的区域已经大放光明，此时他坐在那里，一面眨眼一面微笑。“这是个中等沉闷的故事，发孚。要是在黑暗中再待一会儿，我就会睡着了。”

“在我看来，”巴里缓缓说道，“你创造的这个故事，和去年那个一样无稽，有九成都是臆测。”

“无聊透顶！”玻特说。

“无论如何，X到底是谁？”斯汀问，“如果你不知道X是谁，那一切都毫无意义。”他优雅地打了一个呵欠，用弯曲的食指盖住他一口小白牙。

发孚说：“至少我们其中之一看出了关键，X的身份是整个事件的核心。让我们考虑一下，假如我的分析正确，那么X必定拥有哪些特征。

“首先，X这个人在国务院有内应。此外，这个人能下令使用心灵改造器，这个人自认能安排一次强有力的勒索行动，这个人能将太空分析员毫无困难地从萨克带到弗罗伦纳，这个人有办法害死弗罗伦纳上一名医生。当然，他绝不是无名小卒。

“事实上，他百分之百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他一定是五大大亨之一，你们不这样认为吗？”

玻特从座位上一跃而起，头部立刻不见了，只好赶紧坐回去；斯汀冒出尖锐、歇斯底里的笑声；鲁内的眼睛半埋在周围的肥肉里，此时正射出狂放的精光；巴里则缓缓摇着头。

玻特呐喊道：“到底是谁受到指控，发孚？”

“目前还没有，”发孚保持镇定的态度，“没有特定的人。让我们这么说吧，疑犯就是我们五人。在萨克上，没有其他人能做到X做到的事。只有我们五个人，这点毋庸置疑。问题是，究竟是五人中哪一位？首先我要说，不是我自己。”

“我们可以相信你的话，不是吗？”鲁内发出冷笑。

“你们不必相信我的话。”发孚顶回去，“我是唯一没有动机的人，X的动机是想控制蓟荋产业，而我已经在控制它。我足足拥有弗罗伦纳土地的三分之一，我的加工厂、机械工厂以及货运船队具有压倒性优势，只要我愿意，足以把你们任何一人或是全部淘汰出局。我不必诉诸复杂的勒索手段。”

他大吼大叫，盖过其他四人加在一起的声音：“听我说！你们其他人都有动机。鲁内的大陆最小，占有率也最小。我知道他不满意，他无法假装对此满意。巴里拥有最古老的世系，过去有一段时间，他的家族曾统治整个萨克，他大概还没忘记。玻特在审议会中总是遭到否决，因此不能在他的领土上，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，以神经鞭和手铳经营事业，他对这点一直怀恨在心。斯汀有许多奢侈的嗜好，他的财务状况很糟，债务把他逼得很紧。所有可能的动机都在这里，嫉妒、觊觎权力、觊觎财富、渴求威望。好了，你们究竟哪个是X？”

巴里一双老眼陡然射出怨毒的光芒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这没有关系。现在听着，我说过在我们收到他第一封信之后，有件事吓着了X（让我们还是叫他X）。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吗？就是我在第一次会议中，鼓吹一致行动的必要性。X当时在场，X一直是我们的一员。他知道一致行动代表了他的失败。他原本指望赢过我们大家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对各洲自治有顽固的理想，会让我们死到临头还互不相容。他发觉自己错了，于是决定按兵不动，等急迫感消失后，他可以再继续进行。

“但他还是错了，我们仍会采取一致行动。既然X是我们其中之一，想要确实做到这点只有一个办法。各洲自治不能再继续，它已是我们无法承担的一项奢侈。因为倘若X的计谋得逞，要不就是我们其他人通通破产，要不就是导致川陀的介入。我，我自己，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。所以从现在起，由我领导一个统一的萨克。你们同意吗？”

其他人纷纷起身，拼命大喊大叫。玻特挥舞着拳头，他的嘴角冒出少许唾沫。

实际上，他们什么都做不到。发孚不禁微笑，每个人都隔着洲际距离，他大可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看着他们龇牙咧嘴、口沫横飞。

他说：“你们没有选择。自从我们召开第一次会议后，这一年以来，我也在做自己的准备工作。当你们四位静静地开会的时候，听我说，忠于我的军官已经接掌了舰队。”

“叛变！”众人咆哮道。

“对各洲自治的叛变，”发孚反驳，“对萨克的忠诚行为。”

斯汀的手指神经质地互相缠绕，红润、铜色的指尖是他全身皮肤唯一有色彩的部分。“但元凶是X。即使X是我们其中之一，另外三人却是清白的。我不是X，”他以狠毒的眼光环顾四周，“X是其他三人之一。”

“你们之中那些清白的，若是愿意的话，可以加入我的政府，根本没有任何损失。”

“可是你不会说谁是清白的，”玻特怒吼道，“根据这个X的故事，你会将我们全部拒于门外。根据这个……根据这个……”他喘不过气来，只好就此打住。

“我不会那样做。二十四小时后，我就会知道X是谁。我还没告诉你们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个太空分析员已经在我手中。”

其他人沉默下来，以保留与怀疑的目光互相凝望。

发孚咯咯笑了几声。“你们在纳闷哪位会是X。其中一个人知道，这点可以确定。而二十四小时后，我们大家都会知道。现在牢牢记住，诸位，你们全都无能为力，能作战的船舰都是我的。再见！”

他做了一个解散的手势。

众人的影像一个个消失，就好像显像板上远方的星光突然被一艘遇难的船舰所遮掩。

斯汀是最后一个离开的。“发孚。”他以颤抖的声音说。

发孚抬起头来。“什么事？现在只剩我们两人，你准备招认了？你就是X？”

斯汀的脸孔扭曲，露出极度惊骇的表情。“不，不，真的。我只是想问问，你是否真是认真的。我是指各洲自治和其他的一切。真的吗？”

发孚望着墙上的古老精密时计。“再见。”

斯汀轻声啜泣，抬起手来按下开关，他的身影随即消失。

发孚面无表情、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。会议业已结束，危机的最高潮已成过去，沮丧的情绪遂将他攫获。在他宽大的脸庞上，不见嘴唇的嘴巴像一道深深的伤口。

所有的计算都源自一项事实：那个太空分析员是个疯子，根本没有什么劫数。可是在一个疯子周围，却已经发生那么多事。分析局的琼斯会花一年时间寻找一个疯子吗？他会如此锲而不舍地追查一个无稽的故事吗？

这点发孚从未告诉任何人，他自己也几乎不敢面对。假如那个太空分析员根本没有疯，那该怎么办？假如蓟荋的世界危在旦夕，那又该怎么办？

弗罗伦纳籍秘书悄然来到发孚大亨面前，他的声音细微而干涩。

“阁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接贵千金的太空船已经着陆。”

“太空分析员和那个当地女子没事吧？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“我不在的时候，不要进行任何问话。在我抵达之前，不准他们见任何人……有没有弗罗伦纳来的消息？”

“有的，阁下。那个镇长已被拘捕，目前正送往萨克。”

# 第十三章 游艇玩家

随着暮色渐深，航站的灯光逐渐明亮。无论在任何时刻，整体照明都保持在黄昏时分的亮度。九号航站像上城其他游艇航站一样，终日维持白昼的状态，与弗罗伦纳的自转无关。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，光度或许有明显的增强，不过那只是唯一的变化。

马其斯・坚若之所以知晓白天已成过去，是因为当他走进航站时，城中的七彩光芒通通被留在外面。在渐深的夜幕背景中，那些光芒也相当明亮，但它并未试图制造白昼的假相。

坚若在航站大门内侧停下脚步。马蹄形航站内有三十六个棚库，以及五个发射眼，但他似乎都没有放在眼里。航站是他的一部分，是任何经验丰富的游艇玩家的一部分。

他取出一根长条形香烟塞进嘴里，那根香烟外表呈紫色，尖端贴着极薄的银色蓟荋。他用双手罩住裸露烟草的尖端，深深吸了一口，看着它发出绿色的光焰。这种香烟燃烧很慢，而且没有烟灰。不久，一股翠绿色的烟雾从他鼻孔钻出来。

他喃喃道：“一切如常！”

一名游艇委员会的成员快步向坚若走来，刻意避免显得慌慌张张。那人穿着游艇装，只有短袖上衣某颗扣子的上方，绣着几个既得体又高雅的字，以显示他是委员会的成员。

“啊，坚若。为何不该一切如常呢？”

“嗨，多提。我只是在想，现在外面乱七八糟，可能哪个聪明人会想到把航站通通关闭。感谢萨克，幸好没有。”

那名委员正色道：“你可知道，真有可能会这样。你有没有听说最新的消息？”

坚若咧嘴笑了笑。“你怎能分辨最新的和次新的消息？”

“嗯，你有没有听说那个当地人此时此刻的动向？那个凶手？”

“你是说他们抓到他了？我没听说这件事。”

“不，他们还没抓到他。可是他们知道他不在下城！”

“不在下城？那他在哪里？”

“哈，在上城，在这里。”

“得了吧。”坚若张大眼睛，然后又眯起来，露出深疑的目光。

“不，真的。”那委员显得有点难过，“我有事实为证。好些巡警奔驰在蓟荋公路上，他们包围了城中公园，还用中央竞技场当调度中心。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。”

“好吧，也许没错。”坚若的目光在各棚库中的游艇间来回游移。“我想，我有两个月没来九号航站了。这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游艇？”

“没有。嗯，有的，希欧第西的‘焰矢号’。”

坚若摇了摇头：“我看过那艘。全是铬金属，没有其他东西。我真不愿想象最后我得自己设计一艘。”

“你要卖掉‘彗星五号’吗？”

“卖掉或丢掉都行。我厌倦了这些新型游艇，它们太过自动。有了自动继动器和轨道电脑，等于毁了这项运动。”

“你可知道，我听一些人说过同样的话。”那委员表示同意，“告诉你怎么办，要是听到有人出售状况良好的旧型游艇，我立刻通知你。”

“谢了。介不介意我到处逛逛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请吧。”那委员咧嘴一笑，挥挥手，便快步走了开。

坚若慢慢四下巡视，剩下一半的香烟垂在一侧嘴角。他在每个使用中的棚库前驻足良久，以精明的眼光评估着其中的游艇。

在二十六号棚库前，他表现出高度的兴趣。他从低矮的栅栏外向内望，同时喊道：“大亨？”

这是一声很礼貌的询问，可是等了一阵子没有回音，他就不得不再叫一声。这回口气比较坚决，也比较没礼貌。

应声而出的那位大亨，外貌实在令人不敢恭维。一来他没穿游艇装；二来他需要刮脸了。而且他那顶相当惹人厌的无边帽往下猛拉，似乎盖住他一半脸孔，那是最过时的一种戴法。此外，他的态度过分谨慎，使人忍不住生疑。

坚若说：“我叫马其斯・坚若。这是你的船吗，阁下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”这是个既缓慢又紧张的回答。

坚若没有理会。他将头向后仰，仔细打量这艘游艇的外形。接着他从嘴角取下烟蒂，随手弹到半空中。烟蒂尚未达到抛物线最高点时，就在一闪之后消失无踪。

坚若说：“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让我进去？”对方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让到一边，坚若便进了棚库。

他说：“这艘船用什么种类的发动机，阁下？”

“你为何要问？”

坚若个子很高，皮肤与眼珠的颜色相当深，一头卷发剪得很短。他比对方高出半个头，微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。他说：“非常坦白地讲，我准备买一艘新游艇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你对这艘有兴趣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或许是像这样的一艘，如果价钱合适。不过，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让我看看控制台和发动机？”

那位大亨站在那里默然不语。

坚若的声音变得有点冰冷。“当然，随你的便。”

他转身准备离去。

那位大亨说：“我也许会卖。”他在口袋中摸了摸，“这是驾照！”

坚若以经验丰富的目光，迅速看了看驾照正反两面，然后还了回去。“你是狄蒙？”

那位大亨点了点头。“如果有兴趣，你可以进来。”

坚若瞥了一眼航站的大型时计，现在是日落后第二个小时的开始。这种时计的指针能放出冷光，即使在白昼下也会闪闪发亮。

“谢谢你，你不带路吗？”

那位大亨又在口袋里乱翻一阵，最后掏出一叠钥匙条。“你先请，阁下。”

坚若接过那叠钥匙条。他一条条翻过去，寻找着印有“艇身印记”小型标志的那条。对方没有试图帮他的意思。

最后他终于说：“我想是这条？”

他顺着短小的斜梯走到气闸口，开始细心地检视气闸右侧的细缝。“我找不到……哦，在这里。”他走向气闸另一侧。

闸门慢慢地、无声地敞开，坚若便走进一团黑暗中。随着闸门在他们身后关上，红色的气闸自动开启。接着内门打了开，而在他们进入艇身后，整条游艇全都亮起白色的光芒。

米尔林・泰伦斯毫无选择的余地，他早已忘记所谓的“选择”何时存在过。在漫长、难熬的三个小时中，他一直在狄蒙的游艇附近等待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样做未能导致情势发生任何改变；而他看不出除了被捕，这样做还能导致其他任何结局。

后来这个人来了，看上了这艘游艇。跟他打交道根本是疯狂，在这么近的距离，自己的冒牌身份不可能不被拆穿。话说回来，他也不可能一直待在原地。

至少游艇内可能有食物，奇怪的是他竟然未曾想到这点。

的确有。

泰伦斯说：“快到晚餐时间了，你想不想吃点什么？”

对方几乎没有回过头来。“啊，或许待会儿吧，谢谢你。”

泰伦斯没有勉强他，随他在游艇中四处参观。他自己颇感欣慰地吃了些罐装肉类，以及玻璃纸包的一份水果，并且牛饮了一番。厨舱对面的走廊尽头有间浴室，他锁起门来冲了一个澡。能除掉紧箍的无边帽实在愉快，至少暂时如此。他甚至找到一个浅壁柜，可以从中拣些干净的衣服。

坚若走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恢复了许多信心。

坚若说：“嘿，你介不介意我试飞这艘游艇？”

“我不反对。你会驾驶这种型号吗？”泰伦斯装出一种十足无所谓的口气。

“我想没问题，”对方露出浅浅的微笑，“我总是自夸会驾驶任何正规的型号。无论如何，我已经自作主张联络了控制塔，有个发射眼是空的。这是我的游艇驾照，在我接手前，也许你想看看。”

泰伦斯草草望了一眼，就像坚若刚才所做的那样。“控制台交给你了。”他说。

游艇缓缓滑出棚库，好像半空中的一条鲸鱼，反磁艇身飘浮在发射场的厚实土壤上方三英寸处。

泰伦斯望着坚若以精准的动作操纵控制台。在他的触摸下，游艇成了活物。随着每一下细微的开关动作，显像板上具体而微的发射场不断挪移与变化。

游艇终于停下来，对准一个发射眼的顶端。艇首逐步加强反磁磁场，开始转向正上方。驾驶舱开启万用水平自由平衡环，以平衡逐渐改变方向的重力，使泰伦斯幸免于感受到这个令人难过的变化。接着，游艇后缘庄严地卡进发射眼的沟槽。现在游艇站得笔直，艇首指向天空。

发射眼底部的铝合金罩滑进凹槽中，露出一百码深的中和衬层，它将吸收超原子发动机的第一波推进能量。

坚若与控制塔一直交换着不知什么内容的资料。最后，他终于说：“十秒钟后升空。”

一根石英管内逐渐上升的红色条纹，标示着时间一秒一秒流逝。十秒钟之后，发射开关自动开启，第一股动力涌浪向后喷出。

泰伦斯感到体重增加，有股力量将自己压向座椅；一阵惊慌的情绪向他袭来。

他咕哝道：“好不好驾驶？”

坚若似乎对加速度无动于衷，他的声音几乎保持自然的音色。“还算好。”

泰伦斯靠向椅背，一面试图在压力下放松，一面望着显像板。随着上方的大气层越来越薄，显像板上的星辰越来越清晰明亮。紧贴皮肤的蓟荋传来冰冷与潮湿的感觉。

现在他们来到太空，坚若正以各种速度试验游艇的性能。泰伦斯无法做出第一手判断，但他能看到，随着这位游艇玩家细长的手指在控制台上来回游移，仿佛演奏某种乐器，群星便以稳定的步伐列队通过显像板。最后，一个庞大的橘色弧形体占满显像板的澄澈表面。

“不坏，”坚若说，“你把游艇保养得很好，狄蒙。它虽然小，可是自有优点。”

泰伦斯谨慎地说：“我想，你会希望测试它的速度和跃迁能力。如果你有兴趣，那就请便，我不反对。”

坚若点了点头。“很好。你建议我们飞到哪儿去？比如说——”他迟疑了一下，又继续说：“嗯，何不到萨克去？”

泰伦斯的呼吸变得急促些，他原本就指望如此。他几乎要相信自己住在一个魔幻世界，一连串事件驱策着他的行动，他甚至不必表示意见。现在不难说服他相信，促使这些行动的并非什么“事件”，而是注定的命运。他的童年浸淫在大亨灌输给当地人的重重迷信中，这种东西在长大后也难以尽除。在萨克上，有可能遇见逐渐恢复记忆的愚可，这场游戏还没有结束。

他粗暴地说：“有何不可，坚若？”

坚若说：“那么就是萨克。”

随着游艇速度的增加，弗罗伦纳这个球体从显像板的画面中滑落，远方的群星再度出现。

“你从弗罗伦纳到萨克最快飞了多久？”坚若问道。

“没有破纪录的表现，”泰伦斯说，“普通而已。”

“那么我想，你曾有低于六小时的纪录？”

“没错，偶尔。”

“反不反对我试图逼近五小时？”

“绝不反对。”泰伦斯说。

数小时之后，他们才远离受到恒星质量扭曲的空间结构，终于能进行跃迁了。

泰伦斯发觉无法成眠是一种折磨。这是他几乎或完全没睡的第三个晚上，而几天来的紧张更使他的困倦加倍。

坚若瞟了他一眼。“你何不上床睡一会儿？”

泰伦斯在松弛的脸部肌肉上硬挤出一个精神的表情。“这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

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，又露出歉然的微笑。那位游艇玩家转过身去操作仪器，泰伦斯的双眼再度变得呆滞无神。

太空游艇的座椅必须非常舒适；它必须提供适当的衬垫，帮助乘客抵抗加速度。即使不是特别疲倦的人，坐在上面也很容易进入甜美的梦乡。此时此刻的泰伦斯，甚至躺在碎玻璃上也睡得着，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失去神智的。

他睡了好几个小时。在他一生中，从没有睡得这么沉，甚至连一场梦也没有。

他始终未曾惊醒。当那顶无边帽从他头上摘下时，除了均匀的呼吸，他没有显现任何生命迹象。

泰伦斯迷迷糊糊地、慢慢地醒过来。有好几分钟的时间，他对身在何处没有一点概念，还以为回到了那间镇长住宅。真实的情状一步步逐渐浮现，最后，他终于能对仍在控制台上的坚若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我猜我是睡着了。”

“我猜你的确如此，萨克就在前面。”坚若对显像板上巨大的白色新月形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着陆？”

“大约一小时后。”

现在泰伦斯已足够清醒，能意识到对方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。然后他才发现，坚若手中那个青灰色物体竟是一柄针枪的枪筒，他有如冷水浇头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“怎么搞的……”泰伦斯一面说，一面站了起来。

“坐下。”坚若以谨慎的口吻说，他另一只手握着一顶无边帽。

泰伦斯抬手摸向头部，手指却抓到沙色的头发。

“没错，”坚若说，“这相当明显，你是个当地人。”

泰伦斯瞪大眼睛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坚若说：“在我还没登上可怜的狄蒙这艘游艇时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当地人。”

泰伦斯的嘴巴像塞着棉花那么干，他的双眼冒出熊熊烈火。他望着那个要命的细小枪口，等待一下突然的无声闪光。他已经走到这一步，这一步，却终归输掉这场赌博。

坚若似乎不慌不忙，他稳稳地握着针枪，他的话语平静而缓慢。

“你所犯的基本错误，镇长，是以为你真能永远智胜组织化的警力。即使如此，若非你不幸选择了狄蒙作你的目标，你的表现还会更好。”

“我没有刻意选择他。”泰伦斯以低哑的声音说。

“那就称之为运气吧。艾斯塔尔・狄蒙，大约十二小时以前，站在城中公园等他的妻子。他偏偏选在那里和她会面，除了情趣没有其他理由。他们最初就是在该处邂逅的，从此以后，每年的那一天他们都在那里约会。在年轻夫妻之间，这种仪式没什么特别新奇的地方，但对他们而言似乎很重要。当然，狄蒙从未想到，由于那个地点相当偏僻，而使他成为一名凶手的合适目标。在上城，谁会想到这种事呢？

“一般情况下，这种谋杀或许要好几天才会被发现。然而，那桩罪行发生后半小时内，狄蒙的妻子就抵达现场，丈夫不在那里令她十分惊讶。他不是那种人，她后来解释，不会因为她迟到一会儿就忿忿离去。她经常迟到，他多少会预料到这种事。她忽然想到，她的丈夫可能正在‘他们的’洞穴中等她。

“当然，狄蒙原本等在‘他们的’洞穴外。因此，那是距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个洞穴，他自然就被拖到那里头去。他的妻子走进那个洞穴，结果发现——嗯，你也知道她发现了什么。她设法透过我们国安部的办公室，将这个消息通知巡警团，虽然她由于惊吓过度、歇斯底里，说话几乎语无伦次。

“以冷血的手段杀死一个人，让他的妻子在充满他俩美好回忆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，镇长，这种感觉怎么样？”

泰伦斯险些窒息，他奋力喘过一口气，吐出满腔的愤怒与挫折。“你们萨克人杀害了数百万弗罗伦纳人，包括妇女和儿童。你们靠我们致富，这艘游艇……”这是他唯一能说的话。

“狄蒙出生时就是这种情况，他不该对此负责。”坚若说，“假使你生为萨克人，你会怎么做？放弃你的财产，去蓟荋田里工作？”

“好，那么发射吧。”泰伦斯一面扭动一面喊道，“你还在等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好急的，我有充分的时间讲完我的故事。我们本来对死者和凶手的身份都不确定，但猜想两者极可能分别是狄蒙和你。根据尸体旁边有堆巡警制服的灰烬这个事实，我们认为你显然扮成了一名大亨。我们进一步推测，你大概会前往狄蒙的游艇。不要把我们想得太愚蠢，镇长。

“事情仍旧相当复杂。你是个走投无路的人，光是追查到你于事无补。你拥有武器，假如身陷重围，你无疑会自我了断。自杀不是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；他们要在萨克上见到你，而且他们要见活口。

“对我而言，这是特别棘手的难题。我一定得说服国安部相信我能单独处理；我能不动声色而且毫无困难地把你送到萨克去。你必须承认，此时我正在这么做。

“告诉你一句实话，起初我还怀疑你究竟是不是我们要的人。你在游艇航站穿着普通的正式服装，这是不可思议的粗俗品味。在我看来，假扮游艇玩家而不穿游艇装，是任何人做梦都不会梦见的事。我以为你是故意送来的诱饵，你试图让自己遭到逮捕，而我们要的人则从另一个方向逃跑。

“我犹豫不决，于是用其他方法测验你。首先，我在错误的位置寻找钥匙孔。从来没有游艇的气闸设计成从右侧打开，钥匙孔一成不变地始终位于左侧。对于我犯的错误，你从未显现任何惊讶，一点都没有。后来我又问你，你的游艇有没有过在六小时内从弗罗伦纳飞到萨克。你说有过——偶尔。这实在不简单，最佳纪录也超过九小时。

“我判断你不可能是个诱饵，这种无知也太过头了。你一定不是装出来的，多半就是正确的目标。我只要等到你睡着了——从你脸上能明显看出你亟需睡眠——解除你的武装，悄悄地用适当的武器指着你。我拿掉你的帽子，最主要是出于好奇。我想看看萨克服装上冒出个红发头颅是什么样子。”

泰伦斯的眼睛紧盯着神经鞭。而坚若或许看到他的颚部肌肉隆起，也或许只是猜到泰伦斯在想什么。

他说：“当然我绝不能杀死你，即使你向我扑来，我也不能为了自卫而杀了你。别以为这会给你任何优势，只要动一动，我就会射掉你一条腿。”

泰伦斯的斗志瞬间消失了。他用双手的掌根按住额头，呆呆地坐在原处。

坚若轻声说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吗？”

泰伦斯没有回答。

“第一，”坚若说，“我相当乐于看你受折磨。我不喜欢凶手，尤其不喜欢杀害萨克人的当地人。我奉命将你活着送到萨克，但在给我的命令中从未提到我得让你有个愉快的旅程。第二，你需要对情势有全盘的了解，因为我们在萨克着陆后，下面的发展就全看你的了。”

泰伦斯抬起头来：“什么！”

“国安部知道你即将抵达。这艘船离开弗罗伦纳的大气层后，当地办公室立刻送出消息，这点你不必怀疑。可是我说过，我一定得说服国安部相信我能单独处理，而我的确做到了，这就改变了一切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泰伦斯绝望地说。

坚若以沉稳的态度答道：“我说‘他们’要在萨克上见到你，‘他们’要见活口。我指的‘他们’不是国安部，我指的是川陀！”

# 第十四章 变节者

沙姆林・琼斯从不属于冷静稳重型，一年来的挫折未曾使这点有任何改进。倘若将他的心摆放在不时震颤的平台上，他就无法细心品尝美酒。简言之，他不是路迪根・阿贝尔。

此时，琼斯刚结束一场愤怒的咆哮。他说不论川陀谍报网的情况如何，都绝不该允许萨克绑架并监禁分析局的成员。阿贝尔只是说：“我想今晚你最好在这儿过夜，博士。”

琼斯冷淡地答道：“我有更好的安排。”

阿贝尔说：“当然，老兄，当然。话说回来，如果我的人都会被轰死，萨克一定胆大包天。在今晚结束前，你很有可能发生什么意外。所以让我们等上一晚，看看新的一天会有什么发展。”

琼斯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。阿贝尔仍保持冷静且近乎漠然的态度，却突然开始装聋作哑。琼斯只好从命，让使馆人员礼貌而坚决地护送他到一间寝室。

他躺在床上，瞪着微微发光、映着图画的屋顶（那是冷哈登所绘“大角卫星之战”的复制品，临摹的功力还不赖），明白自己将无法成眠。然后，他就闻到一阵微弱的催眠气，遂在瞬间进入梦乡。五分钟后，强力抽风机将室内的麻醉剂清除干净，此时他所吸入的剂量，已足以维持八小时有益健康的睡眠。

琼斯在寒冷的清晨醒来，天色还是灰蒙蒙一片。

他冲着阿贝尔猛眨眼睛，问道：“现在几点钟？”

“六点。”

“太空啊。”他四下望了望，并将一双细瘦的腿从被单中伸出来，“你起得真早。”

“我一直没睡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的确感到睡眠不足，相信我。催醒剂对我的效力已经不能和年轻时相提并论。”

琼斯低声道：“请稍待一下。”

他果然一下子就完成了今天早上的梳洗工作。不久他就回到房间，一面束紧短袖上衣的腰带，一面调整磁力接缝。

“好啦？”他问，“不用说，你一定有什么事要告诉我。否则你不会整夜没睡，又在六点就把我叫醒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你说得对。”阿贝尔坐在琼斯睡的那张床上，仰头哈哈大笑，笑声尖锐但相当自制。他的牙齿露出来，在萎缩的牙龈上，那些坚固、微黄的塑胶假牙显得很不相称。

“请你原谅，琼斯。”他说，“我有点不对劲，药物导致的清醒让我有些头昏眼花。我几乎想要劝川陀派个较年轻的大使来取代我。”

琼斯问道：“你发现他们终究没抓到那名太空分析员？”他的语气在讥讽中夹杂着一点乍现的希望。

“不，他们做到了。我很抱歉，但事实如此。只怕我的好心情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情报网安然无事。”

琼斯很想说一句：“去你妈的情报网。”但总算忍住了。

阿贝尔继续说：“毫无疑问，他们知道柯洛夫是我们的情报员，他们可能还知道我们派到弗罗伦纳上的其他同志。那些都是小角色，萨克人知道这点，一向认为只要监视他们就好，根本不值得有进一步的行动。”

“他们杀了一个。”琼斯立即指出。

“他们没有，”阿贝尔反驳道，“是那名太空分析员的同伴之一化装成巡警干的。”

琼斯瞪大眼睛。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这是个相当复杂的故事。陪我吃早餐好吗？我饿坏了。”

喝咖啡的时候，阿贝尔开始叙述过去三十六小时所发生的事。

琼斯听得目瞪口呆。他放下自己的咖啡杯，虽然只喝了一半，却再也没有拿起来：“就算他们偏偏选上那艘太空船偷渡，他们仍然可能没被发现。如果在它着陆时，你派些人去接应……”

“唉，你自己明明知道，现代太空船一律能侦测出超额的人体热量。”

“可能会被忽略。仪器或许万无一失，但人可不一样。”

“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听我说，在那艘太空船航向萨克的同时，根据数份极可靠的报告，发孚大亨正和五大大亨其他几位在开会。这些洲际会议通常极少召开，相隔得像银河间的恒星那么遥远。这是巧合吗？”

“为讨论一名太空分析员而召开洲际会议？”

“没错，这个题目本身并不重要，可是我们使它身价百倍。分析局以锲而不舍的态度，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寻找他。”

“不是分析局，”琼斯坚持道，“是我自己，我一直以几乎非正式的方式进行。”

“那些大亨不知道这一点，即使你告诉他们，他们也不会相信。此外，川陀也表示了兴趣。”

“在我的要求之下。”

“他们同样不了解这一点，而且不会相信。”

琼斯站了起来，他的椅子立刻自动从餐桌前移开。他将双手紧握在背后，在地毯上大步踱步。他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不时以严厉的目光瞥向阿贝尔。

阿贝尔面无表情，开始喝他的第二杯咖啡。

琼斯说：“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？”

“一切什么？”

“每一件事。那名太空分析员何时与如何偷渡；那位镇长以什么方式逃脱追捕。你的目的难道是要欺骗我吗？”

“亲爱的琼斯博士。”

“你已经承认，除了帮助我之外，你还派另一批手下注意那名太空分析员的下落。昨天晚上，你设法让我安全地置身事外，不容有任何闪失。”琼斯突然想到那一阵催眠气。

“我花了一个晚上，博士，不断和我的一些情报员联络。我所做的和我所获悉的，我们可以说，都是属于机密事件。你必须置身事外，但要安全无虑。我刚才告诉你的，都是我的情报员昨晚告诉我的。”

“想要获悉那些事，你需要有间谍在萨克政府里工作。”

“嗯，自然如此。”

琼斯猛然转向大使：“唉，得了吧。”

“你觉得惊讶？说实在话，萨克政府的稳定，以及萨克人民的忠诚，在银河都是有口皆碑。理由相当简单，因为即使最穷的萨克人，和弗罗伦纳人比较之下也是贵族，而且可以自认是统治阶级的一员，不论这种想法多么牵强。

“不过，你想想看，萨克并非如银河大多数人想象中那样，是个由亿万富翁组成的世界。你在萨克上住了一年，一定已经对这点了然于胸。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，他们的生活水准和其他世界不相上下，而且不比弗罗伦纳的水准高多少。总是有些萨克人，在吃不饱的情况下，会厌恶那些显然享尽富贵的少数人口，而情愿为我所用。

“数世纪以来，萨克政府只将叛变视为弗罗伦纳的专利，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，他们忘记注意自己的内部。”

琼斯说：“这些微不足道的萨克人，就算他们存在，也无法对你有多大贡献。”

“若是单打独斗，的确没什么用；但对我方更重要的成员而言，将他们统合起来，就会成为有用的工具。甚至在真正的统治阶级中，也有些成员将过去两个世纪的教训铭记在心。他们深信川陀终将统治整个银河，而我相信，这个信念十分正确。他们甚至觉得在他们有生之年，就有可能见到银河的统一，因此宁愿预先倒向赢家这边。”

琼斯做了个鬼脸。“你把星际政治说成一场非常龌龊的游戏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可是反对龌龊并不能去除龌龊，而且并非每个层面都是一成不变的龌龊。想想那些理想主义者；想想在萨克政府卧底的那几位，他们效命川陀既不为钱也不是为将来的权力，只是因为他们真心相信，一个统一的银河政府能为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，而唯有川陀才能建立这样的政府。萨克的国家安全部就有个这样的人，是我手下最优秀的一员。此时此刻，他正把那位镇长带到这儿来。”

琼斯说：“你是说他被捕了。”

“被国安部逮捕，没错。但那人既是国安部的人，同时也是我的手下。”一时之间，阿贝尔皱起眉头，变得暴躁起来，“从今以后，他的用处将大不如前。一旦他让那位镇长逃脱，最好的情况是降级处分，最坏的情况是成为阶下囚。唉！”

“你现在打算如何？”

“我没什么概念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获得那位镇长。我只能确定他会抵达太空航站，之后会发生什么……”阿贝尔耸了耸肩，在他的颧骨上，衰老、焦黄的皮肤像羊皮纸般撑开。

然后他补充道：“五大大亨也在等那位镇长，他们以为他已经在他们手中。在我们其中一方掌握他之前，不会再发生什么事。”

但是这句话没有说对。

严格说来，在银河各个角落，所有外国大使馆都拥有治外法权，范围涵盖大使馆所在地与邻近区域。在一般情况下，这无异于痴心妄想，除非母星的力量足够强大。而实际上，这代表只有川陀能真正维持其使节的独立自主。

川陀大使馆占地将近一平方英里，在这个范围内，随时都有穿着川陀制服、佩戴川陀徽章的武装人员四处巡逻。除非受到邀请，任何萨克人不得进入；带武器的萨克人则一律不准入内。老实说，在一支萨克装甲兵团的全力进攻下，馆内的人员与武器顶多只能抵抗两三小时，可是在这支小小的军队后面，藏有百万世界的正规军随时能发动的报复力量。

因此它从未受到侵犯。

它甚至能与川陀保持直接的实质联系，无须借用萨克的航站进出。“行星太空”与“自由太空”的交界是与地表距离一百英里的球面，一艘川陀的母舰始终徘徊在边界外不远处。母舰上载着许多小型回旋飞船，它们备有推进叶片，可用最少的动力在大气内飞翔。这些回旋飞船随时能出现在萨克上空，再对准使馆内的小型航站俯冲（一半顺势而下，一半靠动力驱动）。

然而，如今出现在使馆航站上空的回旋飞船，既不是川陀的飞行器，也没有列在时间表上。馆内的小型军队立即毫不留情地展开备战，一尊针炮将喇叭状的炮口对准天空，力场屏幕也升了起来。

无线电讯急速往返，顽强的警告乘着脉冲向上传递，惶急的回答则顺波而下。

卡姆朗中尉从仪表板上回过头来。“我不明白。他声称如果我们不让他降落，在两分钟内就会被射下天空。他声称请求政治庇护。”

伊利奥队长刚走进来，他说：“当然。然后萨克就会宣称我们干涉内政，而如果川陀决定让事件扩大，你我就成了牺牲品。他到底是谁？”

“不肯讲。”中尉相当愤怒地答道，“说他必须和大使通话。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队长。”

短波接收机匆匆响起，一个近乎歇斯底里的声音说：“有人在吗？我马上就要降落，就是这样。真的！我告诉你们，我不能再多等一刻。”通话在一阵吱吱声中结束。

那队长说：“太空啊，我认得那个声音。让他下来！我负全责！”

命令送了出去。那艘回旋飞船垂直下降，比正常的最大速度更快，那是驾驶员既不熟练又惊慌失措的结果。

针炮始终瞄准着目标。

队长与阿贝尔取得直接联络，大使馆立刻进入全面紧急状态。那艘回旋飞船降落后不到十分钟，一队萨克飞船就来到大使馆上空，虎视眈眈地盘旋了两小时才终于离去。

此时他们正在共进晚餐，包括阿贝尔、琼斯与那位不速之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阿贝尔仍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泰然，扮演一位毫无好奇心的主人。几小时以来，他一直未曾问起，五大大亨之一为何也需要政治庇护。

琼斯的耐性差得多，他压低声音对阿贝尔说：“太空啊！你准备拿他怎么办？”

阿贝尔回敬他一个微笑。“什么也不做，至少得等我确定自己是否已掌握那位镇长。在我将筹码丢到桌上之前，我先要知道拿的是怎样一副牌。而且既然是他来找我，等待将使他比我们更沉不住气。”

他说得没错。那位大亨两度准备打开话匣子，阿贝尔每次只是说：“亲爱的大亨！空着肚子谈论严肃的题目当然不会愉快。”他文雅地微微一笑，并命令手下准备晚餐。

喝饭后酒的时候，那位大亨又试了一次。他说：“你会想知道我为何要离开斯汀大陆。”

“我无法想象任何理由，”阿贝尔承认，“会让斯汀大亨成了萨克飞船的猎物。”

斯汀谨慎地望着他们。他心中正在盘算，细小的身子与瘦削、苍白的脸孔都随之绷紧。他的长发仔细扎成许多束，用好些小型发夹夹起来，每当他转头的时候，那些发夹就会互相摩擦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仿佛要人注意他对萨克目前流行的发型不屑一顾。此外，他的皮肤与衣裳都散发出淡淡的香气。

阿贝尔并未忽略琼斯稍微收紧的嘴唇，以及这位太空分析员轻抚自己蓬乱短发的快速动作。他心想，假使斯汀以更典型的面貌出现，脸颊搽上胭脂，指甲涂成铜色，不知道琼斯的反应会多么有趣。

斯汀说：“今天召开了一次洲际会议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阿贝尔说。

阿贝尔仔细聆听那场会议的经过，表情未曾显露丝毫变化。

“我们本有二十四小时，”斯汀愤慨地说，“现在剩下十六小时了。真的！”

“而你就是X，”在斯汀讲述的时候，琼斯变得越来越坐立不安，现在终于喊出来，“你就是X。你会来这里，是因为他抓到了你。嗯，这样也好。阿贝尔，他可以证明那名太空分析员的身份，我们能利用他迫使对方交出那个人。”

在琼斯雄厚的男中音掩盖下，斯汀细弱的声音让人难以听得清楚。

“真是的，我说，真是的，你疯了。停止！让我说话，我告诉你……尊贵的阁下，我记不得这人的名字。”

“沙姆林・琼斯博士，大亨。”

“好吧，沙姆林・琼斯博士。我这辈子从没见过那个人，不管他是白痴或太空分析员或其他任何东西。真的！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荒唐的事。我当然不是X，真的！如果你能不用那个愚蠢的字眼，我会很感激你。想想看，怎么会有人相信发孚的三流荒诞剧！真是的！”

琼斯坚持自己的想法。“那你为什么要逃跑？”

“萨克啊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哦，我会窒息，真的！听我说，你看不出发孚在做什么吗？”

阿贝尔轻声打岔道：“如果你要解释，大亨，没有人会打断你的话。”

“嗯，至少我谢谢你。”他带着尊严受损的神态，继续说，“其他人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因为我看不出把时间浪费在文件、统计图表，以及所有那些无聊的细节上有什么意义。可是，真的，我倒想知道，五大大亨如果不能做真正的大亨，又要国务院做什么用？

“话说回来，虽然我好逸恶劳，你该知道，并不表示我是个傻子。真的！也许其他人都瞎了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发孚对那个太空分析员其实毫不关心。我甚至认为他根本不存在；发孚只是一年前想到这个主意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一直在策划这件事。

“他把我们当傻瓜和白痴耍。真的！而其他人正是那样，令人作呕的傻瓜！什么白痴和太空分析那些百分之百荒唐的事，全都是他一手安排的。那个据说杀了十几个巡警的当地人，假使只是发孚的特务戴着红色假发冒充的，我也绝对不会惊讶。而如果他是真正的当地人，我想就是发孚花钱雇他干的。

“我不会认为发孚做不出这种事，真的！他会利用当地人对付自己的同胞，他就是那种人。

“总之，显然他只是利用这件事作借口，想要毁掉我们几个，使他自己成为萨克的独裁者。你们不认为这很明显吗？

“根本没有什么X，到了明天，除非有人阻止他，否则他会利用次乙太将一切阴谋散布开来，并宣布进入紧急状况，然后他就会自立为领袖。在我们萨克上，已经五百年没有领袖了，但这点不会阻止发孚。他会毫不犹豫地葬送这个制度，真的！

“只有我意图阻止他，这就是我必须离去的原因。假使我仍待在斯汀大陆，我注定会遭到软禁。

“今天会议结束后，我马上查了查我的私人航站，结果你可知道，竟然已被他的人接管。这明明是不把各洲自治当一回事，这是无赖的行为。真的！可是他虽然阴险，却不怎么聪明。他以为我们有人或许会试图离开这颗行星，因此派人监视各个太空航站。然而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他露出狡猾的笑容，并发出微弱的吃吃笑声，“他没想到监视回旋飞船航站。

“或许他以为，在这颗行星上，我们逃到哪里都不会安全。但我想到了川陀大使馆，这就比其他人高明。他们真令我厌烦，尤其是玻特。你认识玻特吗？他粗野得可怕，实际上可以说是肮脏。他总是对我冷嘲热讽，好像保持清洁、散发香气有什么不对似的。”

他将指尖放在鼻端，轻轻吸了一下。

当琼斯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动时，阿贝尔将一只手轻放在他的手腕上：“你把一家人都抛下了，有没有想过发孚仍能拿着武器威胁你？”阿贝尔说。

“我无法把所有的美人儿都送进我的回旋机，”他稍微涨红了脸，“发孚不敢碰她们。何况，我明天就会回到斯汀大陆。”

“怎么回去？”阿贝尔问。

斯汀万分惊讶地望着他，两片薄唇张了开来：“我是在提出同盟的提议，尊贵的阁下。你不能假装川陀对萨克毫无兴趣；你当然会告诉发孚，任何想要改变萨克体制的企图，都必将导致川陀的介入。”

“我简直看不出如何能做到这点，即使我觉得我的政府会支持我。”阿贝尔说。

“怎么会做不到这点？”斯汀愤慨地问道，“假如他控制了整个的蓟荋贸易，他会提高价格，要求租借地以加速货运，还会提出其他各种要求。”

“价格不是由你们五人控制吗？”

斯汀猛然靠向椅背：“唉，真是的！我可不知道每一项细节。下一步你就会问我数据，天啊，你和玻特一样坏。”他随即恢复正常，吃吃笑了笑。“当然，我只是在逗你。我的意思是，没有发孚从中作梗，川陀就可能和我们其他人达成协议。为了回报你们的帮助，我们会让川陀获得特惠的待遇，甚至贸易中的小小利润。”

“我们又要如何避免让这种干涉发展成银河级战争？”

“哦，真是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简直和光天化日一样明白。你们不是侵略者，你们只是在预防萨克发生内战，以免蓟荋贸易中断。我会宣称是我向你们求助的，那简直和侵略天差地远，整个银河都会站在你们这一边。当然，如果川陀事后因此获利，哈，别人根本就管不着。真的！”

阿贝尔将瘦骨嶙峋的手指放在一起，仔细审视了一番：“我无法相信你真心加入川陀的阵营。”

在斯汀微带笑容的脸上，迅速掠过一个恨意十足的表情。他说：“宁要川陀不要发孚。”

阿贝尔说：“我不喜欢以动武作威胁，我们不能等一等，让事态再发展一点……”

“不，不。”斯汀叫道，“一天都不能等。真的！现在，就是现在，如果你们不强硬，那就太迟了。一旦过了期限，他将骑虎难下，再要收手会把老脸丢尽。如果你们现在帮我，斯汀大陆的人民都会支持，五大大亨其他三位也会加入我的行列。即使你只等一天，发孚的宣传工厂也会开始运转，我会被抹黑成变节者。真的！我！我呀！一个变节者！他会利用他能煽动的一切反川陀的偏见，你可知道，我无意冒犯，但那种成见可大着哪。”

“假如我们要求他，让我们见一见那名太空分析员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”

“那样做有什么好处？他会玩弄两手策略。他会告诉我们那个弗罗伦纳白痴是个太空分析员，但也会告诉你那个太空分析员是个弗罗伦纳白痴。你不了解这个人，他太厉害了！”

阿贝尔一面思量这一点，一面低声哼着歌，手指还轻轻打着拍子。然后他说：“你可知道，我们得到了那位镇长。”

“什么镇长？”

“杀了数名巡警和一名萨克人的那位。”

“哦！真是的！发孚眼看就要接收整个萨克，你以为他会关心那件事吗？”

“我认为他会。重点并非那位镇长在我们手中，而是他被捕时的经过，你懂了吧。我想，大亨，发孚会听我的话，而且会表现得非常谦逊。”

琼斯认识阿贝尔那么久，头一回觉得这位老者声音中的沉着冷静减少了些，取而代之的是心满意足，几乎可说是胜利的喜悦。

# 第十五章 俘虏

对莎米雅・发孚这位贵妇而言，感到挫折不是十分寻常的事。如今她的挫折感持续了好几小时，这简直史无前例，甚至令人无法想象。

这座太空航站的指挥官还是瑞斯提船长。他表现得非常客气，几乎有点谄媚；他露出凝重的表情，一面表示他的遗憾，一面否认有任何反对她的意思。但是对她明白提出的期望，他则一丝一毫也不通融。

最后，她被迫撤回她的期望，改以普通萨克人的身份要求她的权利。她说：“我想身为一位公民，只要我有这个意愿，就有权迎接任何一艘船舰。”

她其实很讨厌这么说。

指挥官清了清喉咙，皱脸上的痛苦表情似乎变得更清楚、更明显。最后他终于说：“事实上，大小姐，我们绝没有不准您进来的意思。只不过我们接到大亨，也就是令尊的特殊命令，禁止您迎接那艘太空船。”

莎米雅以冰冷的口吻说：“那么，你是在命令我离开这座航站？”

“不，大小姐。”指挥官十分乐意妥协，“我们并未奉命将您拒于航站之外，如果您希望留在这里，您大可这样做。可是，启禀大小姐，您不能再向那些着陆眼接近一点，否则我们必须阻止您。”

说完他就走了，留下莎米雅坐在华而不实的私家地面车中。那辆车停在航站里面，距离最外围入口只有一百英尺。他们原本就在等待她、监视她，多半还会继续监视下去。只要她再向前推进一个轮距，她忿忿地想，他们或许就会将她的传动装置切断。

她咬牙切齿。父亲这样做实在不公平；这是他们对待她的一贯方式，总是把她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。然而她当初却以为他已经懂了。

他走下座椅迎接她，自从母亲过世后，已没有其他人能获得这种礼遇。他紧紧拥抱她，让她几乎喘不过气，而且还为她暂停一切工作。他甚至把秘书赶到别的房间，因为他知道当地人僵硬、苍白的面容会引起她的反感。

几乎像是回到了旧日时光，当时祖父仍然健在，父亲尚未成为五大大亨之一。

他说：“米雅，孩子，我一小时一小时算着时间，我从不知道弗罗伦纳离这儿那么远。当我听到那些当地人躲在你的太空船上——就是我为了确保你的安全，特别派去接你的那一艘，那时我几乎要发狂了。”

“爸爸！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

“没有吗？我险些派出整个舰队到半途接你，再以全面备战的警戒把你带回来。”

说到这里，父女两人笑成一团。好几分钟后，莎米雅才能把话题转回她满脑子在想的那件事。

她以不经意的口吻说：“您要怎么处置那两个偷渡者，爸爸？”

“你为什么想知道，米雅？”

“您不会认为他们计划要行刺您，或是诸如此类的事吧？”

发孚微微一笑。“你不该有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。”

“您不会这么认为，对不对？”她坚持问道。

“当然不会。”

“太好了！因为我和他们谈过，爸爸。我就是不相信，他们如果不是两个可怜而无辜的人，还能是什么。我不管瑞斯提船长怎么说。”

“这两个‘可怜而无辜的人’触犯了好多条法律，米雅。”

“您不能把他们当成普通的罪犯，爸爸。”她的声音在惊慌中逐渐升高。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“那个男的不是当地人，他来自一颗叫做地球的行星。他曾受过心灵改造，他不该对那些事负责。”

“好吧，亲爱的，国安部会了解这一点，你该把这件事交给他们处理。”

“不，这件事太重要，不能交给他们了事。他们搞不懂，除了我以外，谁都搞不懂！”

“整个世界上只有你，米雅？”他以溺爱的口气问道，同时伸出一根指头轻抚一束垂到她额头的卷发。

莎米雅中气十足地说：“只有我！只有我！其他人都会认为他是疯子，但我确定他不是。他说弗罗伦纳和整个银河有个很大的危机；他是个太空分析员，您知道他们专精宇宙学，他会知道这种事！”

“你怎么晓得他是个太空分析员，米雅？”

“他这么说的。”

“那个危机的详细情形如何？”

“他也不知道。他受过心灵改造，难道您看不出来，那就是最佳的证据吗？他知道得太多，有人却希望一切保密。”她的声音本能地压低，变得沙哑而神秘兮兮。她按捺住回头望一望的冲动，又说：“如果他的理论是假的，难道您看不出来，就根本不需要用心灵改造器对付他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杀掉他，假如真是这样的话？”发孚立刻后悔提出这个问题，捉弄这个女孩根本没意义。

莎米雅想了一下，没想出任何结果。然后她说：“如果您命令国安部让我跟他谈，我就会查出来。他信任我，我知道他信任我。我能比国安部问出更多内情，请告诉国安部让我见他，爸爸，这事非常重要。”

发孚轻轻捏着她握紧的拳头，对她微微一笑。“现在不行，米雅，现在不行。几小时之后，第三个人就会落到我们手中。那个时候，也许可以。”

“第三个人？犯下所有凶杀案的那个当地人？”

“正是他。再过一小时左右，载着他的太空船就会着陆。”

“在此之前，您不会对那个当地女子和那个太空分析员怎样吧？”

“绝对不会。”

“太好了！我去迎接那艘太空船。”她站了起来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，米雅？”

“到航站去，父亲，我有好多话要问另外那个当地人。”她笑了几声，“我会向您证明，您的女儿可以是个相当不错的侦探。”

可是发孚并未回应她的笑声，他说：“我希望你别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人抵达的时候，航站不可以有任何不寻常，这点极为重要。你在那里会太显眼了。”

“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我不能对你解释国家大事，米雅。”

“国家大事，呸。”她向他倚过去，在他的额头正中很快啄了一下，然后掉头就走。

如今她在航站内，一筹莫展地坐在车里。而在天空中，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大的斑点，在接近黄昏的阳光下，它看来是黑色的一团。

她按下开启车内用品隔间的按钮，掏出她的观赛眼镜。这种眼镜的普通用途，是追望参加平流层球赛的单人高速飞车所做的回转动作，不过也能用在更严肃的场合。她戴起这副眼镜，坠落的黑点就变成一艘具体而微的太空船，连船尾冒出的红光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当太空船内的人离去时，她至少看得见他们，可借着视觉尽可能收集有用的情报。事后总有办法，总有办法，再来安排一次会晤。

萨克占满了显像板，包括一块大陆与半个海洋。由于下方有些棉絮般死寂的白云，画面并不十分清晰。

坚若说：“太空航站不会有重重警卫，这也是因为我的建议。我说这艘太空船抵达时，若有任何不寻常的准备，就可能使川陀警觉到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还说这次行动的成功，全靠川陀从头到尾都蒙在鼓里，直到一切变作既成事实。好啦，别管这些。”他的语气稍有不稳，显示他大部分的心思都放在面前的控制台上。

泰伦斯绷着脸耸了耸肩。“有什么差别？”

“太多了，对你而言。我将使用最靠近东门的着陆眼，一旦着陆后，你立刻从后面的安全门出去，然后快步走向那个大门，但也别走得太快。我这里有些证件，或许可以让你通行无阻，也或许不行。如果发生任何问题，你得自行采取必要的行动。根据过去的记录，我判断这点我能信任你。有辆车等在大门外，会把你载到大使馆去，就是这样。”

“你怎么办？”

萨克从一个毫无特征，只是闪耀着褐色、绿色、蓝色与云白色的巨大圆球，逐渐转变成了比较有生气的地表，上面有蜿蜒的河流与皱褶的山脉。

坚若露出沉稳而冰冷的笑容。“你担心的事可由你自己解决。当他们发现你跑掉时，也许会把我当成叛徒射杀；可是如果发现我完全无能为力，根本无法以行动阻止你，他们也许只会把我当成笨蛋降级了事。我想，后者是比较好的结果。所以我拜托你，在你离开之前，给我一记神经鞭。”

镇长说：“你知道挨神经鞭是什么滋味吗？”

“相当了解。”他两侧太阳穴冒出许多细小的汗珠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趁机杀了你？我是杀害大亨的凶手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杀掉我对你没有帮助，只会浪费你的时间。这点风险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。”

在显像板上，萨克的表面正逐渐扩大，边缘冲出了显像板的范围；而中心处继续越变越大，新的边缘再度冲出画面。某座城市中，一个类似彩虹的结构已清晰可见。

“我希望，”坚若说，“你没打算单枪匹马闯出去，萨克不是那种地方。等着你的不是川陀就是大亨，记住了。”

现在，画面上明显是一座城市。近郊一块绿褐相间的区域渐渐扩展，变成一座太空航站。在他们看来，它正以缓慢的节奏向上飘浮。

坚若说：“如果一小时内川陀没接到你，那么在今天结束之前，你将落入那些大亨的手中。我不能保证川陀会给你什么待遇，但我可以保证萨克会怎样对付你。”

泰伦斯曾在国务院待过，他知道萨克会怎样对付杀害大亨的凶手。

航站的画面稳稳映在显像板上，但坚若再也不望一眼。他转而操作飞行仪器，让脉动束指向下方。太空船在一英里高的空中慢慢转身，最后变成尾部朝下。

在距离着陆眼一百码的上空，发动机发出隆隆巨响。坐在液压弹簧上，泰伦斯能感到它们正在打颤，遂开始觉得头晕眼花。

坚若说：“拿起神经鞭，赶快行动，每一秒钟都很重要。紧急闸门会在你离去后关上；他们会花五分钟纳闷我为何不开主闸门，再花五分钟硬闯进来，然后还要五分钟才能找到你。你有十五分钟的时间走出大门，坐上那辆车子。”

震颤陡然停止，在凝重的静寂中，泰伦斯知道他们已经登陆萨克。

控制改由转向反磁磁场接管，游艇庄严地倾身向下，侧面缓缓贴向地表。

坚若说：“动手！”汗水湿透了他的制服。

泰伦斯仍旧头昏脑涨，双眼几乎无法聚焦，但他还是举起神经鞭……

泰伦斯感到了萨克秋季的寒意。他曾在这种恶劣的秋冬待了许多年，直到几乎忘记弗罗伦纳上四季如夏的气候。此时，国务院那些日子瞬间涌回脑海，仿佛他从未离开这个大亨世界。

只不过现在他成了亡命之徒，身上背着罪大恶极的罪状——谋杀一名大亨。

他随着心跳的节奏迈开步伐。那艘太空船在他身后，闸门于他离去后已轻轻关上；坚若仍在太空船内，在剧痛中动弹不得。他走在一条宽广的柏油路上，周围有许多劳工与机工，每位都有自己的工作与自己的问题。他们不会停下来盯着某人的脸，他们没有理由那样做。

有没有任何人确实看到他走出太空船？

他告诉自己答案是否定的，否则现在早已传来追捕的喧嚣。

他摸了摸自己的帽子，它仍拉到遮住耳朵的程度。现在帽子上多出一枚圆形小徽章，摸起来相当光滑。坚若说它是个辨识标志，那些为川陀工作的人，只会注意这枚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徽章。

他可以摘掉它，自己找路溜走，设法寻找另一艘太空船——总有办法的；设法离开萨克——总有办法的；设法逃脱追捕——总有办法的。

太多的“总有办法”！在他心中，他明白自己已走到终点，正如坚若所说的，不是川陀就是萨克。他痛恨且畏惧川陀，但他知道不论如何选择，都不可能也不可以选择萨克。

“你！就是你！”

泰伦斯僵住了，惊骇之余缓缓抬起头来。大门还在一百英尺外，假如他拔腿就跑……但他们不会让一个狂奔的人通过。那是他不敢做的事，他一定不能跑。

叫他的年轻女子坐在一辆车里，正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。泰伦斯虽然在萨克待过十五年，却从没见过那样的车辆，它同时闪耀着金属与半透明珠宝的光泽。

她说：“过来这里。”

泰伦斯的双腿将他慢慢带向那辆车。坚若曾说川陀派来的车子会等在航站外，他真这样说过吗？他们会派一名女子执行这种任务吗？事实上，她只是个女孩，一位肤色颇深、容貌美丽的女孩。

她说：“你是搭那艘刚着陆的太空船来的，对不对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

她变得不耐烦：“别装了，我看到你离开那艘太空船！”她拍了拍那副观赛眼镜，他认得那是什么东西。

泰伦斯喃喃答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

“那么上车吧。”

她为他打开车门。车内的装潢甚至比外表更豪华，座位非常柔软，散发着香气与新车特有的味道，而且那女孩十分美丽。

她说：“你是那艘太空船的组员吗？”

她在试探他，泰伦斯猜想。他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。”他举起手来，指了指那枚徽章。

没有听见任何驱动的声音，那辆车就开始倒车与转向。

到了大门口，泰伦斯蜷缩在椅背上，紧贴着柔软冰凉的蓟荋椅套。但他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小心，女孩以蛮横的口吻说了一句，他们就顺利通过。

她说的是：“这人跟我一起，我是莎米雅・发孚。”

疲惫的泰伦斯花了几秒钟，才听见并听懂这句话。当他狼狈地从座位上探出头来，车子正以时速一百英里奔驰在快速车道上。

在航站内一座建筑外，一名工人抬起头来，对着他的翻领喃喃说了几句，然后便走进那座建筑，回到他的工作岗位。他的监工皱了皱眉头，暗自决定要在上司面前告他一状，说他每次出去抽烟都会逗留半小时之久。

停在航站外的一辆车里坐着两个人，其中一人困惑不解地说：“跟一个女孩上了车？什么车？什么女孩？”尽管他穿着萨克服装，他的口音却明明属于川陀帝国的大角众世界。

他的同伴是个萨克人，对各类新闻都如数家珍。当那辆车通过大门、在加速中开始转弯、冲上快速车道的时候，他几乎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大叫道：“那是莎米雅贵妇的车子，绝对没有第二辆。银河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跟上去。”另外那人简短有力地说。

“可是莎米雅贵妇……”

“她对我没有任何意义，对你也不该有任何意义。否则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他们的车子也转了个弯，爬上宽广而几乎空旷的车道，上面只准许最快速的地面车行驶。

那萨克人咕哝道：“我们无法追上那辆车。一旦她发现我们，她就会踢开阻速挡，那辆车能开到时速二百五十。”

“她目前保持时速一百。”那大角人应道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她不是要去国安部，这点可以确定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她也不是要去发孚宫。”

再过了一会儿，他再说：“如果我知道她要去哪里，我会被射到太空里打转，她马上又要开出城去。”

那萨克人说：“我们怎么知道杀害大亨的凶手真在里面？我猜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。她并未试图摆脱我们，而她若是不想被人跟踪，就不会用这样一辆车，你在两英里外都不会跟丢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发孚不会派他的女儿引开我们，一队巡警能做得更好。”

“也许贵妇其实不在里面。”

“我们会查出来，老兄。她正在慢下来。加速超过她，停在一条弯路上！”

“我要跟你谈谈。”那女孩说。

泰伦斯判定这不是他最初想象的那种常见的陷阱。她的确是发孚贵妇，她一定就是，她似乎未曾想到有任何人可以或可能妨碍她。

她从未向后望一眼，看看是否被人跟踪。他们在转弯时，他前后三次注意到同一辆车跟在后面，与他们保持固定的距离，既不靠近，也不落后。

那肯定不是一辆普通的车。它可能是川陀派来的，如此甚好；它也可能属于萨克政府，果真如此的话，这位贵妇就是上好的人质。

他说：“请开始吧。”

她说：“你搭的那艘太空船，就是把那个当地人从弗罗伦纳带来的那艘吗？那个犯下所有凶案的通缉犯？”

“我说过没错。”

“很好。我把你带到这里，是为了避免受到任何打扰。在前来萨克的途中，那个当地人接受过审讯吗？”

泰伦斯想，这般天真不可能是装出来的；她的确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。他谨慎地答道：“有的。”

“审讯时你在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很好，我就知道。对了，你为什么离开那艘太空船？”

这一点，泰伦斯想，其实该是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。

他说：“我是要送一份特别报告给……”他故意犹豫了一下。

她迫不及待地帮他接下去。“给我父亲？别担心这件事，我会好好保护你，我会说是我命令你跟我走的。”

他说：“这样就好，大小姐。”

“大小姐”这几个字撞击着他的意识深处。她是一名贵妇，是世上最尊贵的女子，而他只是个弗罗伦纳人。一个能够杀害巡警的人，很容易学会如何杀害大亨；同理，一个杀害大亨的凶手，可以毫无顾忌地面对一位贵妇。

他望着她，目光严厉而尖锐。接着他又把头抬高俯视着她。

她非常美丽。

由于身为世上最尊贵的贵妇，她并未察觉他凌厉的目光。她说：“我要你把审讯的内容一五一十告诉我，我要知道那个当地人告诉你的一切，这点非常重要。”

“我能否请问您为何对那个当地人有兴趣，大小姐？”

“不可以。”她断然答道。

“遵命，大小姐。”

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。他一半的意识在等待那辆跟踪的车子追上来，另一半则越来越注意身旁这位美丽女子的脸蛋与身躯。

在国务院工作以及身为镇长的弗罗伦纳人，理论上而言，每一位都是独身。实际上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大多数人都会规避这条禁令。而在他的胆量范围内，以及条件许可时，泰伦斯也做过这方面的尝试。然而，那些经验从来未曾令他满足。

基于上述理由，此时此刻意义尤其重大。过去他从未在如此隔绝的情况下，在如此豪华的车辆中，与一位美丽的女子如此接近。

她正在等他开口，一双黑眼睛（如此美丽的黑眼睛）闪烁着浓厚的好奇，丰满红润的双唇因期待而微微张开，蓟荋衣裳将她的身形衬托得更加美丽。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人——任何人——可能胆敢对发孚贵妇心存歹念。

他等待跟踪者的那一半意识逐渐淡去。

他突然了解到，杀害一名大亨根本不算罪大恶极。

他不太清楚自己已经采取行动，只知道自己的双臂抱住了她娇小的身躯，只知道她全身僵硬，刚喊出半声，他就用嘴唇将她的叫声封住……

他感到一双手搭上他的肩膀，车门被打开，寒冷的空气吹到他的背上。他摸索身上的武器，不过太迟了，到手的武器立刻被扯脱。

莎米雅发出无言的喘息。

那萨克人以憎恶的口气说：“你看到他的手段了？”

那大角人说：“别管了！”

他将一个小型黑色物件放进口袋，再用手将袋缝压合。“带他走。”他说。

那萨克人化悲愤为力量，用力将泰伦斯拉出车来。“而她竟然让他那样做，”他喃喃道，“她竟然让他那样做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莎米雅突然有力地叫道，“是我父亲派你来的吗？”

那大角人说：“别问任何问题，拜托。”

“你是个外国人。”莎米雅气呼呼地说。

那萨克人说：“奉萨克之名，我该把他的脑袋打进脖子里。”他竖起拳头。

“住手！”那大角人一面说，一面抓住那萨克人的手腕，硬把他的拳头拉开。

那萨克人沉着脸咆哮道：“凡事都有限度。我可以接受杀害大亨的行为，我甚至自己也想杀几个，但是站在一旁，眼睁睁看着一个当地人做那种事，却超过了我能忍受的极限。”

莎米雅以不自然的尖锐声调说：“当地人？”

那萨克人弯下腰来，不怀好意地扯掉泰伦斯的帽子。镇长脸色发青，却一动也没动。他仍以坚定的目光望着那个女孩，微风将他沙色的头发微微吹动。

莎米雅无助地向后退，尽可能退到车座另一端。然后，她迅速用双手掩住脸庞，在十指的压力下，她的肌肤开始泛白。

那萨克人说：“我们要拿她怎么办？”

“什么也不做。”

“她看到我们了。我们还没走出一英里，她就会叫整个行星捉拿我们。”

“你准备杀掉发孚贵妇吗？”那大角人以讽刺的口吻问。

“这个嘛，不是啦。但我们可以弄坏她的车，等她找到无线电话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远走高飞。”

“没有这个必要，”那大角人弯下腰，上半身凑进车里，“大小姐，我的时间不多。您能听我几句话吗？”

她一动不动。

那大角人说：“你最好给我听着。很抱歉在这么温柔的时刻打扰你，但幸好我善用了这一刻。我当机立断，用三维照相机录下了这场戏。不是吓唬你，我离开这儿几分钟后，就会把底片送到安全的地方。今后，你要是妨碍到我们，我只好对你不客气，我确信你了解我的意思。”

他转过身来。“今天的事她一个字也不会说，一个字也不会。跟我来吧，镇长。”

泰伦斯跟他们走了，他无法回头望向车里那张藏在十指后面的苍白脸孔。

不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，至少他已经完成一项奇迹。曾有那么片刻，他亲吻了萨克上最高傲的贵妇，浅尝到她柔软、芬芳的双唇。

# 第十六章 被告

外交工作拥有自家的一套语言与态度。主权独立国家的代表们，假如严格遵照外交礼节行事，彼此间的关系将流于形式化与僵化。例如“不愉快的结果”变成“战争”的同义词，而“适当的调整”则代表“投降”的意思。

在他能做主的场合，阿贝尔宁愿将外交辞令抛到脑后。当他用密封私人波束与发孚联络时，他好像只是个普通的老者，一面喝酒一面亲切地闲谈。

他说：“你可真难找，发孚。”

发孚微微一笑，他似乎轻松自在而心平气和。“这是忙碌的一天，阿贝尔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听说了一点。”

“斯汀吗？”发孚随口问道。

“一部分来自他，斯汀在我们这里差不多七个小时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也是我自己的错。你在考虑将他交还给我们吗？”

“只怕没有。”

“他是一名罪犯。”

阿贝尔一面咯咯笑，一面转动手中的高脚杯，凝望着缓缓上升的气泡：“我想我们可以设法使他成为政治难民，星际法会保护他在川陀疆域内安然无事。”

“你的政府会支持你吗？”

“我想它会的，发孚。我在外交领域干了三十年，不会不知道川陀支持什么和不支持什么。”

“我能让萨克要求将你召回。”

“那样做有什么好处？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，而且你对我非常熟悉，我的继任者可能是任何人。”

顿了一下之后，发孚那张狮子般的脸皱了起来。“我想你心中有个提议。”

“我的确有，你手中有个我们的人。”

“你们的什么人？”

“一名太空分析员，他原籍地球。顺便提一句，那颗行星是川陀疆域的一部分。”

“斯汀告诉你的？”

“他告诉我的还不止这点。”

“他有没有见过这个地球人？”

“他没说他见过。”

“好，他没见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怀疑你是否能相信他的话。”

阿贝尔放下酒杯，双手放在膝部轻轻交握着。“还是可以，我确定真有这个地球人。我告诉你，发孚，我们应该为这件事碰个面。我手中有斯汀，而你有那个地球人，就某种意义而言，我们势均力敌。在你继续目前各个计划之前，在你的最后通牒期限来临、你的军事政变发动之前，何不就蓟荋的一般情势召开一场会议？”

“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。如今萨克上所发生的事，全然是个内部问题。我个人十分愿意保证，此地发生的这些政治事件不会干扰到蓟荋的贸易。我想，这就应该能阻止川陀用这个名义来染指。”

阿贝尔呷着酒，似乎是在动脑筋。然后他说：“我们似乎又有了第二个政治难民，一个奇特的个案。顺便告诉你，他是你们的弗罗伦纳子民；是一位镇长，他自称米尔林・泰伦斯。”

发孚突然眼露凶光。“我们原本就在怀疑。奉萨克之名，阿贝尔，川陀对这颗行星的公开干预该有个限度。你绑架的这个人是一名凶手，你不能把他当成政治难民。”

“好吧，你想要这个人吗？”

“你心中有个交换条件？是吗？”

“我刚才提到的会议。”

“只为一个弗罗伦纳籍凶手，当然办不到。”

“可是这位镇长设法逃到我们这边的方式，却是相当不寻常的。你也许会有兴趣……”

琼斯一面在地板上踱步，一面使劲摇头。夜已经相当深，他很希望能睡一觉，可是他知道，今晚又需要催眠剂才能入睡。

阿贝尔说：“我原本可能必须威胁要动武，正如斯汀所建议的。那样做是下策，风险非常大，而结果不可预期。但在那位镇长抵达之前，我想不到其他办法，除非什么都不做。”

琼斯猛力摇了摇头：“不，必须做点什么，但那样做无异于勒索。”

“技术上而言，我想是的。当初你会要我怎么做？”

“正是你所做的。我不是伪君子，阿贝尔，或者说我试着不做伪君子。当我打算充分利用你的成果时，我不会谴责你的方法。话说回来，那女孩怎么样？”

“只要发孚信守承诺，她就不会受到伤害。”

“我为她感到难过。了解到萨克贵族在弗罗伦纳上的所作所为，我就越来越不喜欢他们，但我仍忍不住为她感到难过。”

“就她个人而言，没错，可是真正的责任在萨克本身。我问你，老朋友，你曾在地面车里亲吻过女孩子吗？”

琼斯的嘴角微微绽出一丝笑容。“有的。”

“我也是，不过我想，我得比你多回忆好些年才能想起来。此时此刻，我最小的孙女大概正在这么做，我不会怀疑的。无论如何，除了表达银河中最自然的情感，地面车中的偷吻还能有什么目的？

“听我说，老友。我们讨论的那个女孩，公认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，由于阴错阳差，她竟然和——让我们这么说——和一名罪犯同处一辆车中。他趁机吻了她，那是由于一时冲动，而且未经她的同意。她该有什么感受？她的父亲又该有什么感受？愤恨？也许吧；懊恼？当然；生气？不悦？羞辱？所有这些反应都有可能。可是丢脸呢？不！因为感到十分丢脸，为了不使此事曝光，而甘愿危及重要的局势？简直荒唐。

“但那正是目前的情形，这种事只可能发生在萨克上。莎米雅贵妇的过错顶多是任性和有点天真。我确定她以前曾被人吻过，假如她再跟某人接吻，假如她跟某人接吻无数次，只要对方不是弗罗伦纳人，就没有人会说半句话。可是她的确吻了一个弗罗伦纳人。

“当初她不知道他是弗罗伦纳人，可是这点并不重要；当初是他强吻她的，这点同样不重要。我们要是把莎米雅贵妇在那个弗罗伦纳人臂弯中的照片公开，将使她和她的父亲以后没法做人。当发孚瞪着那个再生影像时，我看到了他的表情。其实，根本无法确认那位镇长是个弗罗伦纳人，他当时身穿萨克服装，一顶帽子遮住他的头发。他的肤色很淡，可是那算不上什么证据。话说回来，发孚十分了解，许多对丑闻和号外有兴趣的人会乐于相信这个谣言，而那张照片会被视为一项铁证。而且他也知道，他的政敌将尽一切可能利用这个机会。你可以称之为勒索，琼斯，它也许的确是，可是在银河其他任何一颗行星上，这种勒索都不能生效。是他们自己的病态社会系统，为我们制造出这个武器，我这样做心中毫无愧疚。”

琼斯叹了一口气。“最后是如何决定的？”

“我们将于明天中午会面。”

“那么，他的最后通牒押后了？”

“无限期押后，我将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。”

“那是必要的冒险吗？”

“不能算什么冒险，会有许多目击者。而且你找了那么久的那名太空分析员，我也急着要以真身亲自见见他。”

“我会出席吗？”琼斯焦急地问。

“哦，对。还有那位镇长，我们需要他指认那名太空分析员。此外，当然少不了斯汀。你们其他人都将以三维化身出席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这位川陀大使忍住一个呵欠，又对琼斯眨了眨水汪汪的眼睛。“现在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已经有两天一夜没合眼了。只怕我的老骨头再也不能承受催醒剂，我必须睡一会儿。”

随着三维化身技术日趋完美，重要的会议已经很少面对面召开。以真身出现在老大使面前，令发孚强烈地感到尊严受损。他浅褐色的面容谈不上阴沉下来，但其上的皱纹都蕴含着沉默的怒意。

他必须沉默，他什么也不能说。他只能沉着脸，瞪着这些面对自己的人。

阿贝尔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糊涂，身后却有百万个世界做后盾。

琼斯！一个皮肤黝黑、头发卷曲的搅局者，他用自己的毅力催化了这场危机。

斯汀！这个叛徒！不敢接触他的目光！

那个镇长！望向他是最困难的一件事。他就是用身体玷污自己宝贝女儿的那个当地人，但躲在川陀大使馆的围墙内，他却仍能安然无事。现在若是单独一人，发孚定会咬牙切齿，并且猛敲他的办公桌。他的面部肌肉每一条都不敢动，虽然它们已经悄悄拉到了极限。

假如莎米雅没有……他抛开了那个念头。是他自己的疏忽养成了她的任性，现在他不能因此责怪她。事后，她并未试图辩解或为自己脱罪。她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了他，包括她私下想扮演星际间谍的企图，以及结局如何可怕。羞愧且痛不欲生的她如今完全仰赖他的谅解，而他不会令她失望。他不会令她失望，即使那代表他的苦心经营将毁于一旦。

他说：“我被迫出席这场会议，看不出有什么好说的，我在这里是要当个听众。”

阿贝尔说：“我相信斯汀希望首先发言。”

发孚以充满轻蔑的目光射向斯汀。

斯汀以呐喊回应，他说：“你逼我倒向川陀，发孚。你违反了自治原则，你不能指望我乖乖就范。真的！”

发孚保持沉默，阿贝尔说：“言归正传，斯汀。你曾说你有话要说，说啊。”他的口气也多少带点轻蔑的成分。

斯汀原本苍白的面颊，此时未涂胭脂也红起来。“我会的，现在就说。当然，我不像发孚大亨那样自称是侦探，可是我能思考，真的！而我一直都在思考。发孚昨天讲了一个故事，全是有关一个他称之为X的神秘叛徒。我看得出那只是一大堆借口，目的是让他能宣布进入紧急状况，我一分钟也没被唬到。”

“没有X吗？”发孚心平气和地问，“那你为什么要逃跑？没有其他指控值得一个人逃跑。”

“是吗？真的？”斯汀叫道，“嗯，即使放火的不是我自己，我也会从一座失火的建筑中跑出来。”

“说下去，斯汀。”阿贝尔说。

斯汀舔了舔嘴唇，又对自己的指甲仔细审视一番。然后他一面轻抚着指甲，一面说：“但我随后想到，他为什么要编造那样一个故事，所有复杂的情节都巨细靡遗？那不是他的行事方法，真的！那不是发孚的行事方法。我了解他，我们都了解他，他根本没有想象力。尊贵的阁下，他是个可憎的人！几乎和玻特一样坏。”

发孚脸色大变。“他在论述什么吗，阿贝尔？还是在胡言乱语？”

“说下去，斯汀。”阿贝尔说。

“我会的，只要你还让我说。我的天啊！你到底站在哪一边？后来我对自己说——那是在晚餐后——我说，像发孚这样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会编造像那样的一个故事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编不出来，他的脑袋没这个本事。所以那是真的，一定是真的。当然啦，确有几名巡警被杀，不过发孚颇有办法安排那种事。”

发孚耸了耸肩。

斯汀继续进逼：“问题是X是谁？不是我，真的！我知道不是我！而我也会承认，X只能是五大大亨之一。但无论如何，五大大亨中哪位对这件事知道得最多？一年以来，哪位一直试图利用那个太空分析员的故事，恐吓其他四位接受他所谓的‘一致行动’，也就是我所谓的向发孚独裁政权投降？

“我会告诉你们X是谁，”斯汀猛然站起来，头顶擦到接收范围的边缘，最上面的一英寸立即被削掉。他伸出一根颤抖的手指，继续说：“X就是他，就是发孚大亨。当初那个太空分析员就是他发现的。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中，他发觉其他人对他愚蠢的言论都无动于衷，于是让他销声匿迹。而在他完成一场军事政变的准备之后，又把他搬了出来。”

发孚转向阿贝尔，露出厌倦的神情。“他说完了吗？如果说完了，就把他给请走。对任何一位高尚的人而言，他都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侮辱。”

阿贝尔说：“对于他所说的，你有没有任何评论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根本不值得评论。这人已经走投无路，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”

“你不能这样推得一干二净，发孚。”斯汀喊道。他的眼睛眯起来，鼻头因紧张而泛白。他四下望了望其他人，然后继续站着发言。“听好。他说，他的调查员在某位医生的诊所找到一些记录。他说，该医生在诊断出那个太空分析员受到心灵改造后，就在一场意外中丧生。他还说，那是X下的毒手，好让那个太空分析员的身份继续保密。这些都是他说的，问问他，问问他这些是不是他说的。”

“如果我承认呢？”发孚问道。

“那么问问他，除非他始终保有那些记录，否则那名医生死了、埋了好几个月，他怎能从他的诊所拿到那些记录。真是的！”

发孚说：“简直愚不可及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们可以浪费无限多的时间。另一名医生接下那个死人的业务，连同他原有的记录。难道你们有任何人认为，医疗记录会跟死去的医生合葬？”

阿贝尔说：“不会，当然不会。”

斯汀结结巴巴说了几句，然后坐了下来。

发孚说：“下一位是谁？你们哪一位还有话要说？还有指控吗？还有任何花样吗？”他的声音低沉，透出恶毒的口气。

阿贝尔说：“好，以上是斯汀的发言，我们暂且搁下。现在轮到琼斯和我，我们是为另一件事来的，我们想见见那名太空分析员。”

发孚的双手原本放在办公桌上，现在那两只手举起再放下，抓住桌子的边缘。他的两道黑眉毛则靠到了一块儿。

他说：“我们拘留着一个弱智的男子，他自称是个太空分析员。我这就派人把他带进来！”

在瓦罗娜・玛区的一生中，她从未、从未梦想到世上竟有许多这么不可思议的事物。自从她降落这颗名叫萨克的行星，一天以来，每件事物都显得神奇无比。就连分别关着她与愚可的那两间牢房，也似乎如梦幻般华丽。例如只要按一个钮，就有水从一根管子的尽头流出来。虽然外面的空气冷得超乎她的想象，但室内的墙壁会冒出热气。此外，每个跟她说话的人都穿着十分美丽的衣裳。

她前后待过几个房间，里面各种东西都是她前所未见的。现在这间比先前的都要大，可是几乎空无一物。不过房里倒是有不少人，包括一位坐在办公桌后面、表情严肃的男士；一位坐在椅子上、年纪很大且满脸皱纹的老者，此外还有三个人……

其中之一是镇长！

她一跃而起，向他冲过去：“镇长！镇长！”

但他并不在那里！

他站了起来，拼命对她挥手：“别过来，罗娜，别过来！”

她整个人穿过了他。她原本伸出手，想要抓他的衣袖，他却避开了。于是她向前猛冲，脚步踉跄，整个人就穿过他的身体。一时之间，她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。镇长已经转过身来，再度面对她，但她只能低头瞪着自己的双腿。

她两条腿都刺入镇长座椅的厚重扶手，她看得清清楚楚，它的颜色与质感都像真的一样。那个扶手环绕着她的双腿，可是她感觉不到。她伸出一只颤抖的手，五根手指沉入椅套足足一英寸，却同样没有任何感觉，而且每根指头依然清晰可见。

她尖叫一声，随即跌倒在地。她最后意识到的，是镇长自然而然地向她伸出手，但她从他的臂弯中跌了出去，仿佛那双手臂是两块肉色的空气。

等到她恢复知觉时，她又坐在一张椅子上。愚可紧紧抓住她一只手，那位满脸皱纹的老者则倾身凑向她。

他正在说：“别害怕，亲爱的小姐。那只是个影像，你该知道，就是一种相片。”

瓦罗娜环顾四周，镇长仍然坐在那里，不过并未向她望来。

她伸手指了指。“他不在那里吗？”

愚可突然说：“那是个三维化身，罗娜。他在别的地方，但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他。”

瓦罗娜摇了摇头。如果愚可这样说，那就错不了。但她还是垂下眼睑，她不敢望向又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那些人。

阿贝尔对愚可说：“所以你知道三维化身是什么，年轻人？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对愚可而言，这也是非比寻常的一天。不同的是瓦罗娜觉得越来越眼花缭乱，他则发现许多事物越来越熟悉、越来越容易理解。

“你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在……在我遗忘之前就晓得的。”

在瓦罗娜・玛区发狂似的冲向镇长的过程中，发孚始终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未曾移动半步。

他板着脸说：“很抱歉我不得不把这个歇斯底里的当地女子带进来，以致打扰了这场聚会。那个所谓的太空分析员坚持要她在场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阿贝尔说，“但我注意到，你那位弱智的弗罗伦纳人，似乎对三维化身相当熟悉。”

“我猜，他曾受过良好的训练。”发孚说。

阿贝尔问：“他来到萨克后，有没有接受过审讯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

“结果如何？”

“没有新的资料。”

阿贝尔转向愚可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愚可是我唯一记得的名字。”愚可平静地说。

“你认识这里哪些人？”

愚可毫无畏惧地一一打量众人的脸孔：“只有镇长，当然还有罗娜。”

“这位，”阿贝尔一面说，一面对发孚做个手势，“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亨。他拥有这整个世界，你对他有什么看法？”

愚可大胆地说：“我是个地球人，他管不着我。”

阿贝尔转头对发孚说：“我认为一个成年的弗罗伦纳当地人，不会没有教养到这般藐视你。”

“即使动用心灵改造器？”发孚轻蔑地反驳。

“你认识这位先生吗？”阿贝尔再度询问愚可。

“不认识，阁下。”

“这位是沙姆林・琼斯博士，他是星际太空分析局的一位重要官员。”

愚可仔细望着他。“那么他该是我的长官之一。可是，”他以失望的口吻说，“我不认识他，也或许只是我记不得了。”

琼斯沮丧地摇了摇头：“我从来没见过他，阿贝尔。”

“这倒值得大书特书。”发孚喃喃道。

“现在听好，愚可，”阿贝尔说，“我准备告诉你一个故事。我要你全神贯注听我说，并且用心想一想，好好想一想！你明白我的话吗？”

愚可点了点头。

阿贝尔说得很慢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他的话语是室内唯一的声音。他说到一半时，愚可就合上眼睛，而且紧紧闭起来。他使劲抿着嘴，双手举到胸前，头部则向前倾。一看就知道，他处于巨大的痛苦中。

阿贝尔一路说下去，将发孚大亨当初报告的许多事件重组起来。他提到那封有关大难的电讯，提到它被截收，提到愚可与X相遇，提到心灵改造器，提到愚可如何被发现、如何被带到弗罗伦纳，提到那位替他做过诊断而旋即去世的医师，还提到他逐渐恢复的记忆。

他说：“这就是整个的经过，愚可。我把它原原本本告诉了你，有没有哪件事听来是熟悉的？”

愚可缓缓地、痛苦地说：“我记得最后一部分，你知道的，就是最后几天。我也记得更早的一些事，或许是那名医生，那是我刚开始说话的时候。这些记忆非常模糊……可是也只有这些了。”

阿贝尔说：“但你的确记得更早的事，你记得弗罗伦纳的危机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那是我记起的第一件事。”

“那么你不能记起之后的事吗？你在萨克着陆，遇到一个人。”

愚可呻吟道：“我不能，我记不起来。”

“试试看！试试看！”

愚可抬起头，苍白的脸孔被汗水湿透。“我记得两个字。”

“什么字，愚可？”

“它没有意义。”

“反正告诉我们就是。”

“它和一张桌子联想在一起，那是很久、很久以前，非常模糊。我想我是坐着，也许吧，另外一个人也坐着。然后他站起来，低头望着我，就冒出了那两个字。”

阿贝尔很有耐心。“什么字？”

愚可双手握紧，悄声道：“发孚！”

除了发孚之外，每个人都站了起来。斯汀尖叫道：“我早就说过。”接着便发出尖锐的咯咯大笑。

# 第十七章 原告

发孚极力控制着怒火，说道：“让我们结束这场闹剧吧。”

他原本一直在等待，目光凌厉而毫无表情，直到众人在期待落空后纷纷坐下，他才终于重新开口。此时愚可垂下头来，双眼痛苦地紧闭，正在探索自己发痛的心灵。瓦罗娜将他拉向她自己，试着让他的头靠在她肩上，并轻抚着他的面颊。

阿贝尔颤声道：“你为何说这是一场闹剧？”

发孚答道：“不是吗？当初我会同意和你会面，只是因为你用特殊的手段威胁我。即使如此，倘若我早知道这个会议是打算审判我，并由变节者和凶手扮演检察官和陪审员的双重角色，那我仍会断然拒绝。”

阿贝尔皱起眉头，以流于形式的冰冷口吻说：“这不是一场审判，大亨。琼斯博士今天出席，是为了寻回分析局的一名成员，这是他的权利与义务。我今天出席，是为了在这个动荡时期保护川陀的权益。我认为这名男子，愚可，就是那名失踪的太空分析员，这点毫无疑问。假如你同意将此人交还琼斯博士，以便为他做进一步、包括生理特征的身体检查，我们可以立即结束这项讨论。我们自然会请求你提供进一步协助，帮我们找到那个心灵改造元凶，并且帮助我们建立警卫系统，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重演。毕竟，分析局是个星际机构，与区域性政治一向没有瓜葛。”

发孚道：“说得真好！但明显的事实依旧是明显的事实，你的计划太容易看透了。假如我放弃这个人，那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在我想来，分析局会设法问出它想问出的一切。它声称是个星际机构，和区域性政治没有牵扯，但它的年度预算有三分之二由川陀捐献，这是事实，对不对？我不信有哪个理性的政治观察家，会认为它在今日银河中真正中立。它从此人身上获得的发现，一定会符合川陀帝国的利益。

“而那些发现会是什么呢？那也很明显。此人的记忆将慢慢恢复，分析局会发表每日公报。他会一点一滴记起越来越多必要的细节，首先是我的名字，接着是我的样子，接着是我说的每一句话。分析局会郑重其事地宣称我有罪，会向我提出赔偿要求，而川陀将不得不暂时占领萨克，然后随便找个名义，暂时的占领就成了永久的占领。

“任何勒索都有其极限，超过这个极限勒索就自动失效。大使先生，你的勒索到此为止。假如你想要这个人，让川陀派一支舰队来要他。”

“根本谈不上动武，”阿贝尔说，“但我注意到，你一直刻意避免否认这位太空分析员最后一番话的暗示。”

“没有任何暗示需要我用否认以正视听，他记得两个字，或者声称他记得，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这件事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？”

“一点都没有。在萨克上，发孚这个姓氏是个大姓。即使我们假定这个所谓的太空分析员说的是真话，他也有一年的机会在弗罗伦纳上听到这个姓氏。他来到萨克时，乘坐的是接我女儿的那艘太空船，途中他更有机会听到发孚这个姓氏。这两个字渗入他薄弱的记忆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？当然，他也许并不诚实，此人一点一滴的吐露很可能是早已预演好的。”

阿贝尔想不出该说什么。他望了望其他人，琼斯眉头深锁，右手手指正慢慢搓揉着下巴；斯汀正在一面假笑，一面喃喃自语；那位弗罗伦纳镇长则茫然瞪着自己的膝盖。

接下来发言的竟是愚可，他从瓦罗娜的臂膀中挣脱，猛然站了起来。

“听着。”他苍白的面孔扭曲变形，双眼反映出内在的痛苦。

发孚说：“我看又要吐露一点了。”

愚可说：“听着！当时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，茶里下了药。我们曾有争执，我不记得为什么。然后我就不能动了，只能坐在那里；我不能说话，只能思考。太空啊，我被下了药。我想要大喊大叫，拔腿逃跑，可是我做不到。然后另外那人，发孚，走了过来。他原来一直在对我吼叫，现在却停了，他已经没必要那样做。他绕过桌子向我走来，像座山那样站在我面前。我什么也不能说，什么也不能做，我只能试着抬眼向他望去。”

愚可说完，仍然沉默地站在原处。

沙姆林・琼斯说：“另外那人是发孚？”

“我记得他的名字是发孚。”

“好，他是不是那个人？”

愚可并未转头，他说：“我不记得他的样子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”

“我一直在尝试。”他突然发作，“你不知道这有多困难。痛啊！就像烧红的尖针，深深插进来！插在这里！”他双手按在头部。

琼斯轻声说：“我知道这很困难，可是你必须尝试。你看不出来吗，你必须继续尝试。望着那个人！转过头去望着他！”

愚可转身面对发孚大亨，他凝视了片刻，然后转过头来。

琼斯说：“现在你记起来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

发孚露出冷笑。“你的人忘记台词了吗？还是如果他在下一场戏才记起我的长相，这个故事会显得更加可信？”

琼斯气急败坏地说：“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，也从未跟他说过话，我们没有安排什么阴谋来陷害你。我烦透了你在这方面的指控，我要找的只是真相。”

“那么，我能否问他几个问题？”

“请便。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这点我能确定。喂，你——愚可，不管你的真名叫什么……”

他以一名大亨的身份，对一个弗罗伦纳人说话。

愚可抬起头来，答道：“阁下。”

“你记得某人从桌子的另一侧向你走来。当时你坐在那里，被下了药而动弹不得。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“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，是这个人低头望着你。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“而你抬头望向他，至少试图那样做。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“坐下来。”

愚可依言照做。

一时之间发孚未有任何行动。他那几乎没有嘴唇的嘴巴或许绷紧了些，两颊与下巴的肌肉在青黑色胡楂下隆起少许。然后，他从座椅上滑了下来。

滑下来！仿佛他在办公桌后面屈膝跪下。

但他随即走出来，明明是双脚着地。

琼斯感到头晕目眩。这个人在座位上如此相貌堂堂、如此威风凛凛，此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突然变成一个可怜的侏儒。

发孚畸形的双腿在下面努力挪动，载着不成比例的躯干与头部向前走。他面红耳赤，但双眼依然射出原有的高傲目光。斯汀狂放地吃吃大笑，那对眼睛立即转向他，硬逼他把笑声咽下去。其他人都看呆了，全都默默坐在原处。

愚可张大眼睛，看着他一步步逼近。

发孚说：“我是不是那个绕过桌子向你走来的人？”

“我不记得他的长相，阁下。”

“我不是要你记得他的长相。你能忘记这个吗？”他展开双臂，比了比自己的身形，“你能忘记我的样子，我走路的方式？”

愚可可怜兮兮地说：“我似乎不该忘记，阁下，但是我不知道。”

“可是当时你坐着，他站着，而你抬头望向他。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“他低下头望着你，事实上，是像座山那样站在你面前。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“至少你记得这一点？你确定吗？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两人现在已面对面。

“我低下头望着你吗？”

愚可说：“没有，阁下。”

“你抬起头望着我吗？”

坐着的愚可与站着的发孚面对面、直勾勾地彼此瞪视。

“没有，阁下。”

“我可能是那个人吗？”

“不可能，阁下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”

“你仍说你记得的那个名字是发孚吗？”

“我记得那个名字。”愚可倔强地坚持。

“那么，不论他是谁，他拿我的名字做掩饰？”

“他……他一定是。”

发孚转过身来，以威严、缓慢而吃力的步伐走回办公桌后面，再爬上他的座椅。

他说：“我成年之后，从未允许任何外人见到我站在办公桌前面。这场会议有任何理由继续下去吗？”

阿贝尔同时感到尴尬与懊恼。目前为止，这次会议大大地弄巧成拙。不论在哪个阶段，发孚总能设法证明自己有理，而对方的指控错误。发孚已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难者，他受到川陀的勒索，被迫出席这场会议，并且成为错误指控的对象。在他的驳斥下，那些指控立刻崩溃。

发孚必定会让他自己对这场会议的回忆传遍整个银河，而他无须扭曲太多的事实，就能使它成为极佳的反川陀宣传。

阿贝尔很希望能减轻损失。如今对川陀而言，那名受到心灵改造的太空分析员已经没用了。从今以后，他的任何“记忆”不论看来多么真实，都会被人嗤之以鼻，会被视为荒诞无稽。世人将公认他是川陀帝国主义的工具，而且是个残破的工具。

但他迟疑不决，首先开口的是琼斯。

琼斯说：“在我看来，有个非常好的理由让我们不该就此休会，我们尚未确定动用心灵改造器的究竟是谁。你曾经指控斯汀大亨，而斯汀也反过来指控你。即使你们两位都搞错了，其实两人都是清白的，你俩仍旧相信作案的是五大大亨之一。那么，到底是哪位呢？”

“有什么关系吗？”发孚问，“我确定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要是川陀和分析局未曾出面干涉，现在这个问题早已解决。我终将找出那个叛徒，别忘了，那个心灵改造者不论是谁，他原本的意图是要垄断蓟荋贸易，所以我不太可能让他跑掉。一旦确认并处置了那个心灵改造者，你的人就会毫发无损地还给你。这是我唯一能做出的提议，而且是个非常合理的提议。”

“你会把那个人怎么样？”

“那纯粹是我们自家的事，与你毫无关系。”

“但它的确与我有关，”琼斯中气十足地说，“这不只是一位太空分析员受害的案子，还牵涉到一件更重大的问题，我很惊讶它到现在还没被提出来。这位愚可会受到心灵改造，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个太空分析员。”

阿贝尔不确定琼斯的意图为何，但他决定助其一臂之力。他以温和的口吻说：“琼斯博士所指的，当然是这位太空分析员最初的警告电讯。”

发孚耸了耸肩。“据我所知，直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人认为这点有何重要，包括追查了一年的琼斯博士在内。然而，你的人就在这里，博士，问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他自然不会记得。”琼斯忿忿地反驳，“心灵改造对于记忆中偏重知性的推理过程最有效，此人也许永远无法恢复工作上这方面的记忆了。”

“这么说它消失了，”发孚道，“那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？”

“一件非常明确的事，这就是重点所在。还有一个人知道详情，就是那个心灵改造者。他本人也许不是太空分析员，他也许不知道精确的细节，然而，愚可在心智完好时曾和他谈过。他应该打听到很多，足以让我们在正轨上迈出一大步。假使他打听得不够多，他就不敢毁掉他的资料来源。不过，为了留下记录，我还是要问愚可，你是否记得？”

“只记得有一场危机，而它和太空原子流有关。”愚可喃喃答道。

发孚说：“即使你找出答案，对你又有什么用？那些病态太空分析员不断提出的各种惊人理论，究竟又有多么可靠？他们有多少人自认了解宇宙的奥秘，实际上却病入膏肓，甚至几乎无法读取仪器数据。”

“也许你说得没错。你怕不怕让我找出答案？”

“任何可能影响蓟荋贸易的惑众传言，不论是真是假，我都一律反对。你不同意我的话吗，阿贝尔？”

阿贝尔内心七上八下。发孚正处心积虑占取最有利的位置，这样一来，由于他自己的政变而导致的蓟荋断货，可以全部归咎于川陀的行动。但阿贝尔是个很好的赌徒，他冷静地、不动声色地提高了赌注。

他说：“我不同意，我建议你听听琼斯博士怎么说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琼斯说，“好，你刚才说过，发孚大亨，不论谁是那个心灵改造者，一定是他杀害了检查过愚可的那名医生。这意味着愚可待在弗罗伦纳上那段时期，那人一直以某种方式在监视愚可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那种监视一定有迹可寻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你认为那些当地人会知道谁在监视他们。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

发孚说：“你不是萨克人，所以才会犯这种错误。我向你保证当地人个个安分守己；他们不会接近大亨，而如果大亨接近他们，他们明白应该两眼紧盯脚趾头。他们对于被人监视一无所知。”

琼斯气得全身明显地打颤。专制统治在这些大亨心中如此根深蒂固，竟使他们觉得公开谈论没有什么不对，也没什么好羞耻的。

他说：“普通的当地人或许如此，但我们这里有个不寻常的当地人。我想，他已经对我们相当彻底地证明，他不是个毕恭毕敬的弗罗伦纳人。目前为止，他对这场讨论未曾发表任何意见，现在是问他几个问题的时候了。”

发孚说：“那个当地人的证词毫无价值。事实上，我要趁这个机会再度提出要求，请川陀将他交给萨克法庭接受公平审判。”

“让我先跟他谈谈。”

阿贝尔和气地插嘴道：“我想，问他几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害处，发孚。如果他表现得不合作或不可靠，我们也许会考虑你的引渡请求。”

在此之前，泰伦斯一直痴痴凝视着交握双手的指尖部分，此时他抬了一下头。

琼斯转向泰伦斯，对他说：“自愚可在弗罗伦纳上被发现之后，他就一直待在你的镇上，对不对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这段时期你始终在镇上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没作过任何长期公务旅行，是吗？”

“镇长从不作公务旅行，他们的公务就在镇上。”

“好的。放轻松点，不要激动。我想，知悉任何大亨可能到镇上来，是你们公务的一部分。”

“当然，当他们要来的时候。”

“他们来过吗？”

泰伦斯耸了耸肩。“来过一两次，纯粹是例行公事，我向你保证。大亨不会让蓟荋弄脏他们的手，我是指未经处理的蓟荋。”

“放尊重点！”发孚咆哮道。

泰伦斯望着他说：“你有本事让我做到吗？”

阿贝尔赶紧打圆场。“我们让这个人和琼斯博士谈，发孚，你我只当个旁观者。”

琼斯对镇长傲慢无礼的态度很感兴趣，但他仍说：“请回答我的问题，不要随便发表评论，镇长。我问你，过去一年间，究竟有哪些大亨造访过你的村镇？”

泰伦斯凶巴巴地说：“我怎能知道？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大亨是大亨，当地人是当地人。我或许是个镇长，可是对他们而言，我仍是个当地人。我不会等在镇口询问他们的姓名。

“我会收到一封信，如此而已，收信人是‘镇长’。上面写着某一天会有一次大亨视察，命我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。然后，我必须确定厂工都穿上他们最好的服装；加工厂收拾整齐且正常作业；蓟荋的库存充足；每个人看来都满足和快乐；每间房舍打扫干净，并在街上部署警卫；找些舞者待命，以备大亨心血来潮，想看看有趣的当地舞蹈；也许还要几位美丽的姑……”

“别管那些了，镇长。”琼斯说。

“你从来不管，我可要管。”

有了与国务院的弗罗伦纳人接触的经验，琼斯发觉这位镇长像冰水一样令人神清气爽。他暗自下定决心，不论分析局能发挥多少影响力，都要用来阻止这位镇长落入大亨手中。

泰伦斯继续说下去，口气变得较冷静。“反正那是我的职责。当他们来到时，我和其他人排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也不跟他们交谈。”

“那名城中医生遇害之前一周，有没有任何这样的视察？我猜你该知道那件事发生在哪一周。”

“我想我曾经从新闻幕上听到过。我记得那时没有任何的大亨视察，但我可不敢发誓。”

“你的土地属于哪位大亨？”

泰伦斯使劲抿起嘴巴。“属于发孚大亨。”

斯汀突然改用吊儿郎当的口气发言，不禁令人有些讶异。他说：“哦，听我说。真是的！你以这种方式发问，简直正中发孚的下怀，琼斯博士。你看不出来根本问不出任何结果吗？真是的！难道你以为，倘若发孚想要看牢那边那个家伙，他会不辞辛劳、亲自前往弗罗伦纳看着他吗？巡警是干什么用的？真是的！”

琼斯显得有些狼狈。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整个世界的经济，甚至可能包括它的存亡，全部系于某人脑中的资料，心灵改造者自然不想将守护的工作交给巡警。”

发孚打岔道：“即使在他将那个脑袋洗得干干净净之后？”

阿贝尔伸出下唇，同时皱起了眉头。他眼看这场赌博将与前几场一样，又要输在发孚手里。

琼斯再试了一次，以迟疑的口气说：“有没有哪位特定的巡警，或是一群巡警，总是在附近徘徊不去？”

“我从来不知道，他们在我眼中只是制服。”

琼斯转头望向瓦罗娜，大有猛然扑过去的气势。刚才她的脸色变得惨白，双眼瞪得老大，琼斯并未忽略这一点。

他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，姑娘？”

但她只是无言地摇了摇头。

阿贝尔难过地想道：没有什么能做的了，一切都已经结束。

此时瓦罗娜却站了起来，双腿还微微发颤。她以沙哑而细弱的声音说：“我要讲一件事。”

琼斯说：“讲啊，姑娘，什么事？”

瓦罗娜一面喘息一面开口，她脸上每一条皱纹、手指每一次神经质的抽动都透出明显的恐惧：“我只是个乡下女子，请不要生我的气，只不过似乎这些事只有一个解释。我的愚可真有那么重要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像你们所说的那样？”

琼斯柔声道：“我认为他当初非常、非常重要，我认为现在仍是如此。”

“那就一定像你说的那样，不论是谁把他放到弗罗伦纳上，都不敢将眼睛移开哪怕只有一分钟。对不对？我的意思是，万一愚可被加工厂的监工殴打，或是遭小孩丢石头，或是患病死去，那该怎么办。他不会被无助地留在田野，否则可能还没被发现就死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不会以为光凭运气就能保他安然无事。”现在她的话说得极其流畅。

“说下去。”琼斯望着她说。

“因为有个人的确从一开始就看着愚可。他在田野间发现他，安排由我照顾他，保护他不发生意外，而且每天了解他的状况。他甚至知道有关那位医生的一切，因为我告诉过他。就是他！就是他！”

在她高亢的尖叫声中，她的手指坚定地指向米尔林・泰伦斯——那位镇长。

而这一回，就连发孚的超人定力都瓦解了。当他猛然转头望向镇长时，他的双臂硬邦邦撑在桌面上，将他粗壮的身躯从座位上足足举起一英寸。

# 第十八章 胜利者

一时之间，仿佛众人的发声系统全部瘫痪。就连愚可也只能木然瞪着瓦罗娜，后来又转向泰伦斯，眼中透出不敢置信的目光。

然后，传来斯汀尖锐的笑声，沉默才终于打破。

斯汀说：“这话我相信，真的！我一直都这么说，我说那个当地人受雇于发孚。这就让你们认清发孚是怎样的人，他会雇用当地人去……”

“这是个恶毒的谎言。”

说话的不是发孚而是镇长。他站了起来，双眼闪烁着怒火。

阿贝尔似乎是其中最镇定的一位，他问道：“哪一句？”

泰伦斯瞪了他片刻，起初没听懂他的意思，然后才激动万分地说：“大亨刚才所说的——我并未受雇于任何萨克人。”

“那女孩说的呢？也是谎言吗？”

泰伦斯用舌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。“不，那是真的，我就是那个心灵改造者。”他又赶紧说，“别那样望着我，罗娜。我没有打算伤害他，后来发生的事都不是我的本意。”说完他再度坐下。

发孚说：“这是某种奸计。我不知道你图的究竟是什么，阿贝尔，可是从表面看来，这名罪犯没办法把这项特殊罪状算在自己的账上。只有五大大亨才能拥有必要的情报和管道，这点可以确定。还是你急着要替你的斯汀脱罪，才会安排这个假口供？”

泰伦斯双手紧紧交握，在座椅中倾身向前。“我同样没有拿川陀的钱。”

发孚不理会他。

琼斯是最后一个回过神的。前后有好几分钟，他都无法调整心态，接受镇长并非真正与他同在一个房间，而是在大使馆中另一个角落；他能见到的只是他的影像，那其实不比发孚更为真实，而后者远在二十英里外。他想要走到镇长面前，抓住他的肩膀，单独与他交谈，可是他做不到。他说：“在我们让这个人自白之前，争论根本毫无意义。让我们听听细节如何，假如他就是心灵改造者，我们亟须知道那些细节；假如他不是，他试图提供的细节会证明这一点。”

“如果你们想知道事情的经过，”泰伦斯叫道，“我会告诉你们。隐瞒事实再也不会对我有任何好处，毕竟赢家不是萨克就是川陀，所以去你妈的太空吧。这样做，至少给我一个机会把一两件事公诸于世。”

他轻蔑地指着发孚。“这是五大大亨之一。只有五大大亨，正如其中这位大亨说的，才能拥有必要的情报和管道，做到那个心灵改造者所做的事。而且，他真心相信这点。可是他知道些什么？任何一个萨克人又知道些什么？

“经营政府的不是他们，而是弗罗伦纳人！是国务院里那些弗罗伦纳人。他们领取文件，他们填写文件，他们收存文件，是那些文件在治理萨克。当然，我们大多数都温驯得甚至不敢啜泣，但你们可知道，如果我们要做的话，即使在那些该死的大亨面前，我们也能做到什么吗？嗯，你们看到我做到了什么。

“一年前，我在太空航站充当临时交通管制员。那是我接受的训练之一，这有记录可查。不过你们得花点工夫才挖得到，因为台面上的交通管制员是个萨克人。他拥有那个头衔，但由我执行实际工作。在标示着‘当地人员’那个部分，可以找到我的名字。萨克人都不想看那一部分，免得污染了他们的眼睛。

“那天，当地分析局将那个太空分析员的电讯送到航站，并且建议我们派辆救护车去接他的太空船，收到那封电讯的是我。我把安全的部分转告有关单位，关于弗罗伦纳的毁灭则秘而不宣。

“我安排那个太空分析员在郊外的小型航站着陆，并且亲自去接他。我能轻易做到这件事，操纵萨克的绳索都系在我的指尖。别忘了，当时我在国务院。我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五大大亨哪个也休想办到，除非他命令某个弗罗伦纳人替他执行；而我不需任何人帮助就能独力完成。有关情报和管道的问题，我的解释到此为止。

“我接到了那个太空分析员，将他藏在萨克和分析局都找不到的地方。我尽可能从他口中套出有关的资料，并开始利用这些资料帮助弗罗伦纳对抗萨克。”

发孚勉强吐出几个字。“第一封信是你写的？”

“第一封信是我写的，大亨。”泰伦斯平静地说，“我以为能逼你们将大部分蓟荋田交到我手中，好让我有足够的筹码和川陀打交道，把你们赶出那颗行星。”

“你疯了。”

“也许吧，反正没有成功。我曾经告诉那个太空分析员，说我就是发孚大亨。我必须那样做，因为他知道发孚是该行星上最有影响力的人；而且只要他以为我是发孚，他就会愿意言无不尽。他还以为发孚渴望尽一切力量帮助弗罗伦纳，我知道后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“不幸的是，他比我更没耐性。他坚称损失一天就是一场大祸，而我却明白，我和萨克打交道比任何事更需要时间。我发觉难以控制他，最后不得不动用心灵改造器。我有办法弄到一台，我曾在医院中看过怎样使用，我对这种仪器有些了解，遗憾的是了解得不够。

“我设定好改造器，准备消除他心灵表层的焦虑。那是个简单的手术，我至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想那些焦虑一定藏得很深、很深，改造器自然而然追了下去，将大部分意识层一起挖出来，剩下的就是个心智全无的白痴……我很抱歉，愚可。”

愚可一直在专心聆听，此时他悲伤地说：“你不该那样对我，镇长，但我十分了解你的感受。”

“没错，”泰伦斯说，“你在那颗行星上住过，你了解巡警和大亨，以及下城和上城的区别。”

他继续述说他的故事。“所以在我手中的，是个完全丧失心智的太空分析员。我不能让任何可能查到他身份的人发现他；我也不能杀掉他，我确信他的记忆将会恢复，而我仍然需要他的知识，更遑论杀了他便无法获得川陀与分析局的善意回应，那是我终将需要的。此外，在那个时候，我还下不了这种毒手。

“我安排自己调回弗罗伦纳去当镇长，我利用伪造的文件带着那个太空分析员同行。我安排他被人发现，我挑选瓦罗娜照顾他。从此没有任何危险，例外的只有被那名医生发现的那次。为此我不得不闯进上城的电厂，这并非不可能，那些工程师虽然是萨克人，不过守卫都是弗罗伦纳人。在萨克的时候，我学到足够的电机工程知识，懂得如何令一条输电线短路。我花了整整三天，才找出破坏输电线路的正确时间。从此以后，我杀人就容易多了。不过，我从来不知道，那名医生在上下两间诊所各保存一份记录，我真希望未曾疏忽。”

泰伦斯能从他的座位看到发孚的精密时计：“后来，一百小时之前——似乎就像一百年前——愚可开始恢复记忆。整个故事就是这样，现在你们都知道了。”

“不，”琼斯说，“还没有。这位太空分析员说的有关行星毁灭的故事，它的细节究竟如何？”

“你以为我了解他说的那些细节吗？那是一种——对不起，愚可——疯话。”

“不是，”愚可火了，“不可能是疯话。”

“这位太空分析员有艘太空船，”琼斯说，“现在它在哪里？”

“早就送到废物堆去了。”泰伦斯说，“遵照一道命令办的，命令由我的上司签署。当然，萨克人从来不读公文，我毫无困难就把它报废了。”

“那么愚可的文件呢？你说他给你看过一些文件！”

“把那个人交给我们，”发孚突然说，“我们会问出他知道的一切。”

“不，”琼斯说，“他最初的罪行是与分析局为敌。他绑架一名太空分析员，并且损伤他的心灵，他应该是我们的。”

阿贝尔说：“琼斯说得对。”

泰伦斯道：“给我听好。要是没有安全保证，我一个字也不会说。我知道愚可的文件在哪里，不论萨克人或川陀人都永远找不到。如果你想得到那些文件，你必须承认我是个政治难民。我所做的都是出于爱国心，出于我们行星的需要。萨克人或川陀人都能自称是爱国者，弗罗伦纳人又为何不可？”

“大使曾经说过，”琼斯道，“会把你交给分析局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们不会将你移交萨克。由于你曾经迫害这位太空分析员，你将因此受到审判。我无法保证结果如何，但如果你现在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就会从轻发落。”

泰伦斯以凌厉的目光望向琼斯，然后说：“我愿在你身上碰碰运气，博士……根据那个太空分析员的说法，弗罗伦纳的太阳正处于爆前新星阶段。”

“什么！”除了瓦罗娜，其他人都发出这声或类似的惊叹。

“它就快要‘砰’的一声炸成灰烬了。”泰伦斯以讥讽的口吻说，“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弗罗伦纳上所有的一切将被气化，像是化作一缕轻烟。”

阿贝尔说：“我不是个太空分析员，但我曾经听说，根本没有办法预测一颗恒星何时会爆炸。”

“那是事实，至少直到目前为止。愚可有没有解释他为何会这么认为？”琼斯问道。

“我想他在文件中有所说明，我能记得的只是它跟碳原子流有关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当时一直在说：‘太空碳原子流，太空碳原子流’，此外还有‘催化效应’，就是这些了。”

斯汀吃吃傻笑，发孚皱起眉头，琼斯睁大双眼。

然后琼斯低声道：“失陪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他走出接收空间的范围，随即消失无踪。

十五分钟后，他又回到原位。

琼斯回来之后，立刻慌慌张张四下张望。除了阿贝尔与发孚，其他人都不见了。

他说：“他们到……”

阿贝尔立刻打断他的话：“我们两人在等你，琼斯博士。那位太空分析员和那个女孩正在前往大使馆的途中，这场会议已经结束。”

“结束！银河啊，我们才刚开始呢。我一定得解释一下新星形成的可能性。”

阿贝尔在座位上不安地来回挪动。“没有必要那样做，博士。”

“非常有必要，有绝对的必要，给我五分钟的时间。”

“让他说吧。”发孚一面说，一面露出微笑。

于是琼斯说：“我得从头说起。在银河文明最早有案可查的科学文献中，人类已经知道恒星的能量来自它们内部的核反应。此外人类还知道，在已知的恒星内部物理条件下，刚好只有两种核反应可能产生必需的能量，两者的结果都是氢核转化为氦核。第一种是直接的反应：两个氢核和两个中子结合，形成一个氦原子核。第二种是间接的反应，包括数个步骤，最后的结果仍是氢核变为氦核，但在几个中间步骤有碳核参与。这些碳原子核不会被用掉，在反应进行中会重新产生，因此微量的碳核可一用再用，而将大量的氢核转化成氦核。换句话说，碳原子核扮演一种催化剂的角色。这些理论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，追溯到人类局限于一颗行星的时期，倘若真有这样一个时期的话。”

“如果这些大家都知道，”发孚说，“我就要说你这番话毫无用处，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。”

“但我们知道的就只有这些。恒星究竟使用哪一种核反应，或是两者同时使用，这点从来没人能够确定。长久以来，支持两种可能性的学派都一直存在。通常大多数意见偏向直接的氢─氦转化，因为它是两者中较简单的一种。

“好，愚可的理论一定是这样：氢─氦直接转化是恒星能量的正常来源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，碳核催化作用的重要性增加，加速了间接转化过程，使恒星的温度升高。

“太空中有许多原子流，这点你们都很清楚，而其中有些是碳原子流。通过这些原子流的恒星会吸取无数原子，然而恒星所吸引的原子总质量，与恒星本身的质量简直无法相比，根本不会造成任何影响。只有碳原子例外！要是通过一道含碳浓度非比寻常的原子流，恒星就会变得不稳定。我不知道需要经过多少年、多少世纪，或是需要几百万年，碳原子才能扩散到恒星内部，不过大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这就意味着碳原子流必须够宽，而恒星的轨迹与它的交角必须够小。总之，一旦浸透至恒星内部的碳原子超过某个临界值，恒星的辐射量就会突然暴涨。在不可思议的剧烈爆炸中，恒星的外层将尽数崩溃，这就形成了新星。

“你们明白了吗？”

琼斯等着他们的反应。

发孚说：“根据镇长记忆中那个太空分析员一年前讲的几句空话，你就在两分钟内想通这一切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，这根本没什么好惊讶的。太空分析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，即使愚可没有提出这个理论，也很快会有别人提出来。事实上，以前就有类似的理论出现，可是从未受到正视。那些理论是在太空分析技术发展之前提出来的，当时无人能解释那些恒星如何突然获得过量的碳核。

“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太空中有碳原子流，我们可以画出它们的路径，找出过去一万年来有哪些恒星与这些路径相交，再用我们的新星形成及辐射变化记录核对这些结果。愚可做的一定就是这项研究，他试图对镇长说明的一定是他的计算与观测。不过这些全都不是眼前的重点。

“现在必须安排的是立即开始疏散弗罗伦纳。”

“我就知道结论会是这样。”发孚神色自若地说。

“我很抱歉，琼斯，”阿贝尔道，“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

“弗罗伦纳的太阳什么时候会爆炸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愚可一年前就急得不得了，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多少时间。”

“但你不能定出一个日期？”

“当然不能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能定出一个日期？”

“根本无法保证。即使我们拿到愚可的计算，还需要从头到尾检查一遍。”

“你能保证结果将证明那位太空分析员的理论正确无误？”

琼斯皱起眉头。“我本人十分确定，但是没有科学家能预先为任何理论担保。”

“那么就是说，你要我们疏散弗罗伦纳，纯粹是根据一项臆测。”

“我认为整个行星的人命不是可以拿来冒险的。”

“假使弗罗伦纳是个普通的行星，我会同意你的话。可是弗罗伦纳是整个银河的蓟荋来源，所以这件事办不到。”

琼斯气呼呼地说：“这就是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和发孚达成的协议吗？”

发孚加入讨论，他说：“让我来为你解释，琼斯博士。萨克政府绝不会同意疏散弗罗伦纳，哪怕分析局声称拥有这个新星理论的确实证据。而川陀也无法强迫我们，整个银河虽有可能为维持蓟荋贸易而支持对萨克开战，却绝对不会支持一场结束蓟荋贸易的战争。”

“正是如此，”阿贝尔说，“只怕我们自己的同胞也不会支持这样一场战争。”

琼斯觉得内心泛起一阵强烈的反感。与经济的必要性比较之下，整个行星的人命根本不算什么！

他说：“听我解释，这并非一颗行星的问题，而是攸关整个银河。如今银河每年足足产生二十颗新星；此外在银河千亿颗恒星中，约有两千颗的辐射特征会出现极大变异，使周围的可住人行星变得不适于人类居住。人类目前分散在银河内一百万个恒星系中，这就代表平均每五十年，某处一颗住人行星就会变得太热而无法再维持生命，历史记录中这种事例比比皆是。而平均每五千年，某颗住人行星就有一半的机会在新星爆炸中化为气体。

“假如川陀对弗罗伦纳不闻不问，让上面的居民和它一起气化，那等于对银河全体人类发出一道讯息：当他们自己大难临头时，如果救援他们会阻挠少数权贵的经济利益，他们就休想指望有人会伸援手。你能冒这个险吗，阿贝尔？

“反之，如果对弗罗伦纳伸出援手，你就证明了川陀将它对银河黎民的责任置于维护财产之上，川陀将赢得武力绝对无法赢得的人心。”

阿贝尔低下头来，又以困倦的动作摇了摇头。“不行，琼斯。你说的话令我心动，可是它不切实际。任何终止蓟荋贸易的企图所必将引发的政治效应，我不能指望靠情感来化解。事实上，我认为避免调查这个理论或许才是聪明的。光是想到它可能是真的，便足以造成莫大的伤害。”

“但如果它的确是真的呢？”

“我们必须根据否定的假设行事。我猜，刚才你离开一下，是去和分析局联络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想川陀会有足够的影响力终止他们的调查。”

“只怕未必，这些调查不会终止。两位先生，我们很快就会得到廉价蓟荋的秘密。在一年内，不论是否真有新星存在，蓟荋的垄断将不复存在。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场会议现在才讨论到真正的重点，发孚。在所有的住人行星中，蓟荋只在弗罗伦纳生长。在其他各处，它的种子只能产生普通的纤维素。就几率而言，在所有的住人星系中，目前或许只有弗罗伦纳的太阳处于爆前新星阶段。而且，或许在它刚进入碳原子流的时候，大概在好几千年前，它就变成了一颗爆前新星，只要两者的交角足够小。如此看来，蓟荋与爆前新星阶段似乎很可能同出一源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发孚说。

“是吗？为什么蓟荋在弗罗伦纳上是蓟荋，而在别处就是棉花，这点必有个中缘由。科学家在其他的行星，试了很多人工生产蓟荋的方法，但那些试验都是盲目的，所以他们总是失败。现在，他们将知道爆前新星是关键因素。”

发孚以轻蔑的口吻说：“他们曾经试过复制弗罗伦纳之阳的辐射性质。”

“利用特制的弧光，没错，但那只能复制可见光与紫外线光谱。红外线和更远端的辐射又如何呢？磁场又如何呢？电子发射又如何呢？宇宙线效应又如何呢？我不是物理生化学家，所以可能还有我根本不知道的因素。可是全银河的物理生化学家马上会开始研究，不出一年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他们就会找到答案。

“现在，经济情势站到了人道这一边。全银河的人都想要廉价的蓟荋，要是他们找到了，甚至只是猜想不久便能找到，他们就会希望弗罗伦纳疏散一空。这并非只是出于人道考量，也是由于他们亟欲扳倒靠蓟荋敛财的萨克人，这一天终于给他们等到了。”

“你别吓唬人！”发孚咆哮道。

“你这样想吗，阿贝尔？”琼斯追问，“假如你帮助那些大亨，那么在世人眼中，川陀不会是蓟荋贸易的救主，反而是垄断蓟荋的帮凶。你能冒这个险吗？”

“川陀能冒着战争的危险吗？”发孚反问。

“战争？荒唐！大亨，一年之内，不论有没有新星，你在弗罗伦纳上的产业都将一文不值。卖掉吧，卖掉整个弗罗伦纳，川陀买得起。”

“买下一颗行星？”阿贝尔惊慌失措地说。

“有何不可？川陀有这个钱，而且因此赢得的天下人心，将值回上千倍的代价。如果告诉他们你在拯救数亿生灵还不够，那么再告诉他们你会为他们带来廉价的蓟荋，那就一定行了。”

“我会考虑考虑。”阿贝尔说。

阿贝尔望向发孚，这位大亨垂下了眼睑。

顿了好一阵子，他也说了一句：“我会考虑考虑。”

琼斯发出刺耳的笑声。“别考虑得太久。蓟荋的秘密很快就会传开，没有任何办法挡得住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两人不会再有行动的自由，现在两位还能谈个较好的买卖。”

镇长似乎泄了气。“确定是真的吗？”他不断重复，“确定是真的？弗罗伦纳要消失了？”

“这是真的。”琼斯说。

泰伦斯展开双臂再垂下来：“如果你想要愚可的那些文件，它们藏在我的镇上，和人口统计资料放在一起。我特别选了一批尘封的档案，是至少一世纪前的记录，没有人会因为任何理由翻查那些资料。”

“听我说，”琼斯道，“我确定我们能和分析局达成一项协定。我们在弗罗伦纳将需要一个人，他必须了解弗罗伦纳的同胞，必须能告诉我们如何向他们解释这些事，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进行疏散，如何挑选最合适的避难行星。你愿意帮我们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要我这样将功赎罪？谋杀罪就这么一笔勾销？我会不答应吗？”镇长双眼突然涌出泪水，“但我终究是输了。我将失去我的世界，失去我的家园。我们全都输了，弗罗伦纳人输掉他们的世界，萨克人输掉他们的财富，川陀人输掉他们得到那笔财富的机会，根本没有任何赢家。”

“除非你了解，”琼斯柔声道，“在一个新的银河中——一个不受恒星不稳定性威胁的银河，一个人人都有蓟荋的银河，一个政治统一近在眼前的银河——终归会有许多赢家。一千兆个赢家，整个银河的人民，他们全都是胜利者。”

# 尾声 一年后

“愚可！愚可！”沙姆林・琼斯跑过航站着陆场，快步奔向太空船，他的双臂同时张开，“还有罗娜！我真认不出你们两人了。你们好吗？你们好吗？”

“我们好得不能再好了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收到我们发的信了。”愚可说。

“当然。告诉我，你们对这一切有何感想？”他们一同向琼斯的办公室走去。

瓦罗娜悲伤地说：“今天上午我们回到镇上，田野间空空荡荡。”现在她穿着帝国妇女的衣裳，不再像个弗罗伦纳的农妇。

“没错，对于在这儿生活过的人来说，看来一定十分荒凉。甚至连我也觉得越来越荒凉，但我会尽可能待久一点，弗罗伦纳之阳的辐射数据有极重大的理论价值。”

“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完成这么大规模的疏散！这显示了极佳的组织能力。”

“我们全力以赴，愚可。哦，我想我该用你的真名称呼你。”

“请别那样做，我再也不会习惯。我就是愚可，这仍是我唯一记得的一个名字。”

琼斯说：“你有没有决定是否要继续太空分析的工作？”

愚可摇了摇头。“我已下定决心，但我的决定是，不。我再也无法唤回足够的知识，那部分已经永远消失。不过，这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困扰。我准备回地球去……对了，我希望能够见到镇长。”

“恐怕办不到，他决定今天休一天假。我想他宁愿不跟你见面，他有罪恶感，我这么想。你对他不会怀恨在心吗？”

愚可说：“不会，他本无恶意，而且在许多方面，他都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好。比方说，让我遇到了罗娜。”他用一只手臂搂住她的肩膀。

瓦罗娜望着他微微一笑。

“此外，”愚可继续说，“他帮我治好一个毛病。我弄懂了自己为何要当太空分析员，也了解了为何将近三分之一的太空分析员招募自同一颗行星——地球。住在一个带有放射性的世界上，任何人必定都在恐惧与不安全感中成长。一失足就可能丧命，我们那颗行星的地表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。

“这就在我们心中形成一种焦虑，琼斯博士，一种对行星的恐惧。我们只有在太空中才会快乐，那是我们唯一能感到安全的地方。”

“现在你不再有那种感觉了，愚可？”

“我当然不会了，我甚至不记得曾有那种感觉。你看，这就对了。镇长当初设定那具心灵改造器，是为了除去我的焦虑，但他却忘了设定强度。他以为要对付的是个最近的、表面的问题，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焦虑已经根深蒂固，于是被他一股脑都给清掉了。就某个角度而言，的确值得把它清掉，即使许多其他的东西也会随之而去。如今我不必待在太空，我可以回到地球，我可以在那里工作。而地球需要人手，它永远需要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，”琼斯说，“我们为何不能像帮助弗罗伦纳那样帮助地球？没有必要让地球人在那种恐惧与不安全感中成长，银河大得很。”

“不，”愚可激动地说，“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。地球有它的过去，琼斯博士。很多人也许不相信，但我们地球人都知道，地球是人类的起源行星。”

“嗯，或许吧，我不敢说是对是错。”

“绝对没错。它是一颗不能离弃的行星，一定不能离弃它。总有一天我们会令它改变，将它的表面变回过去必曾拥有的面貌。在此之前——我们要留下来。”

瓦罗娜轻声道：“而我现在是个地球女子。”

愚可正望向地平线，上城鲜艳夺目依旧，可是居民都走光了。

他问：“还有多少人留在弗罗伦纳？”

“大约两千万。”琼斯说，“我们将进展逐步放慢，我们的撤离必须保持平衡。还没撤走的那些人，在这几个月里，必须始终维持一个完整的经济体。当然，重新安顿的工作还在最初阶段。撤离者大多仍住在邻近世界的临时收容营，会有一段无可避免的艰苦日子。”

“最后一个人将在何时离开？”

“永远不会，真的。”

“我不了解。”

“镇长非正式地申请留下来，他的申请已被批准，同样是非正式地。这件事不会留下公开记录。”

“留下来？”愚可十分震惊，“可是看在整个银河的份上，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本来不知道，”琼斯说，“可是我想你自己在谈到地球的时候提出了合理的解释。而他的感觉和你一样，他说他不忍心让弗罗伦纳孤独地死去。”

# 后记

《星空暗流》创作于一九五一年，于一九五二年首度发表。在那个时代，有关新星形成的天体物理学相当粗浅，因而我对“碳原子流”的臆测还算合理。天文学现在已有长足的进步，似乎已能肯定太空原子流的本质与新星形成毫无瓜葛（然而，事实上，如今星际气体尘埃云的分析变得更有趣，远超过我在一九五一年的想象）。这实在太糟了，因为我对太空原子流的臆测是如此巧妙（在我看来），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真理。话说回来，宇宙自有其行事方式，不会只为了对我的巧思致敬而改变心意。因此我只好请各位读者不要追究新星形成的真相，姑且依据本书的逻辑来欣赏（假设您的确欣赏）这个故事。

艾萨克・阿西莫夫